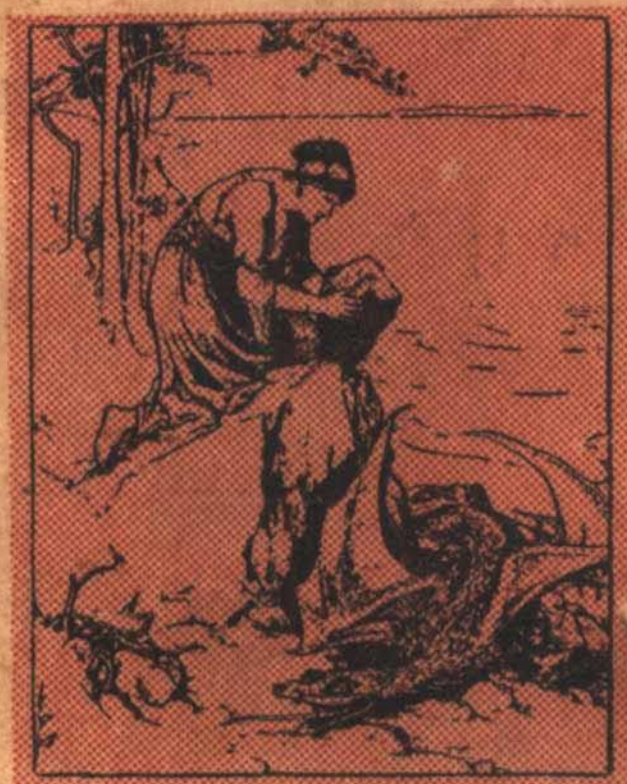


脚夫艳行记



季諾譯

天方夜譚

1

上海書局
冊數 1
售價 0.30

2000

16本



4

新 潮 出 版 社

脚夫艷行記

天方夜譚

1

季諾譯



新潮出版社

天方夜譚 第一輯

1 脚夫斃行記 (已出版)

2 神燈 (已出版)

3 醜夫·美妻 (印刷中)

4 小天方夜譚 (掛枝中)

5 海陸聯姻記 (翻譯中)

第二輯

6 怪指環 (出版)

7 顏如玉 (出版)

8 四大盜 (出版)

9 海中奇遇 (出版)

10 奇中奇 (出版)

出版次序或有更動

天方夜譚之一：

脚夫斃行記

編譯者 季

發行者

楊龍世 泉駙諾

出版者

新潮出版社
(上海郵箱2094號)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新大沽路六弄四號

總經售

聯合書報社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價金圓

總序

『千夜一夜故事集』(“Kitab Alf Lallah wa Lallah”)我們也把它喊作『一千〇一夜』。這書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寫作的，到現在還未能正確地知道，然而，要比這更多的，人底天真的幻想，比這更多的，猶如實際存在那樣的世界，由着各種形式而產生出來的故事集，却是時不分古今，地不問東西，可以說一句除此之外，便別無他書的存在了。如果以反實在的超自然主義底立場來說，我們底『西遊記』，或者還勉強可以和這一比，但是，『西遊記』却並不是純粹的故事集。

普通以『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的名稱而知名的這部巨大的故事集，本來是波斯底產物，好像是從第三世紀直到第七世紀的時期中，由波斯的文人所創作的。那以後，波斯淪落在阿拉伯人底手中，這書當然也移到阿拉伯人底書篋裏去了。那直到第十三世紀，巴格達德城市陷落為止，一向由阿拉伯人周密地加以保存，成爲阿拉伯人底故事，彙集起來編成一部書籍而廣爲流傳。那其間，自然又經過各種記錄者或是傳述者，作多樣的改訂或是增補的工作。

到十八世紀(一七〇四年)，由一位叫安托尼·加蘭德(Antoine Galland 1646—1715)的法國人，在他駐任君士坦丁堡大使任內，把它譯成法文，共計十二卷，這是傳到歐洲的開始。

但是，加蘭德底譯文，不但不是全譯，甚至還把故事大加刪改，使它合適歐洲人底口味，並且還加入了不少別國的傳說，因而，祇能說它是一種改譯。在加蘭德以後出現的是福斯志(Foster)以及部綏(Busse)等人的譯本，但任何一種的譯語或是文體，都洋溢着法國的氣息，更且，也沒有超過少年讀物的水準。

在加蘭德教授一世紀以後——也就是在一八〇〇年以後，所出版的主要的譯者是：

1. Dr. Jonathan Scott (1800)
2. Edward Worley. (1811)
3. Henry Torrens. (1838)
4. Edward William Lane. (1839)
5. John Pate (1885)

上面，托楞斯底譯本，並不和過去的英、法譯本同樣地帶着自國語文的臭味，那一點是進步的，可是譯者並未十分通曉原語，尤其是因為全然不知道埃及和波斯等地的方言，以致未能達到所期望的成就，而且又是中絕於十分之一，實在很為可惜。

蘭底譯本——我國最流傳的便是他的譯本——是以部拉克 (Barak) 版為原本譯出的，部拉克 版本來就多省略，而且在兩百以上的故事中文僅祇譯出一半，可是被殘留的一半却又是有許多很有興味的事，他底譯文出之過於高雅，在會客室中誦讀固很適宜，但不備之點依然太多。何況，蘭底譯本把每一夜都改成章節，而有些章還編入註解裏面，有些地方把詩譯成散文，有些詩篇又全然被他略去，裏面還有類似兒戲的誤譯。

其次是班底譯本——他是法國詩人威雅 (François Vilon 1431—1463) 底詩的英譯者——「一千一夜故事」，比起過去的譯本優美了不少。故事的數量多過加蘭德的四倍，其他的也多過三倍，雖也不是沒有缺點的，却不失為一部好的譯本。可是祇印行私版五百部，終於歸入希有書的一類裏去了。這裏應該特記的是，他在卷首附有呈給巴登的獻詞。

最後，我們要在這裏提到的，便是這一譯本的原譯者巴登 (Richard F. Burton)。

在巴登底譯本出版以前，每箇譯者底譯本都各有各的缺點，也因為譯者自身底觀點各有各的

主張——有的是任意選擇，有的主張個人創作，有的主張起源於波斯、印度，也有主張改成近代式的獨立的創作——但總之，這是一部以近東為中心的古代底地方故事，以各種形式彙合成的故事，所以很為複雜，在文學上有其特殊的價值，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因而，當巴登底忠實的全譯本出版以後，就大家公認他是最為完整的譯本。

巴登是英國的陸軍上尉，曾在東方各國旅行，着手翻譯是在一八五二年，直到一八八五年出版第一卷，至一八八八年方始全部刊完，共十七卷，計費時三十六年之久。但巴登底譯本也限定僅刊千部，所以很不容易到手，在出版當時已需十英鎊，現在的市價恐在百鎊以上罷，這在「千夜一夜」故事的愛讀者，實在是一件很不快的事情。當然，也有許多巴登譯本的剽竊版（Pirate Edition）在美國出版，但那是不完全的版本。

巴登譯本的表題是「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直譯是「千夜一夜」。全集的十七卷之中，七卷是補遺，第十卷卷末附有研究論文，將這故事的起源、阿拉伯的風俗、歐洲各種譯本的研究等等，加以精細探討，尤其是關於阿拉伯以及東方各國風俗的論文，不但是學術上貴重的研究資料，就是在並非專門家的讀者，也是頗饒興趣的讀物。

巴登譯本的優點是：並不像其他的譯本以每一故事為單位，而是依從原本以每一夜為區別，詩文並不譯作散文，依然譯成詩句；因而全文中將近萬行的詩句，並不刪除；阿拉伯人的形容詞等等依照原文譯出，所以洋溢着阿拉伯底情調；即使涉及兩性間的描寫，也毫不刪節；對於異版所有精緻的或是兩種各有異同都極可靠的故事時，便一併譯出附列，以供研究、參攷。僅此數點，也就可以知道巴登的譯本對原文是怎樣地忠實了。

現在我們這裏使用的原本，便是巴登底譯本，不過不同的是沒有分夜，而以每一故事為單位，那因為我們另有翻譯全譯本的計劃，這裏不過將裏面特殊優美的故事，選擇出來，印成單行

本，供給僅欲購某一故事的讀者閱讀而已。雖是如此，除去分夜之外，全文還是一句不刪地譯述出來的。

過去，我們已有的譯成中文的幾種『天方夜譚』，如商務印書館版奚若氏的譯本（文言），中華書局版瞿生氏的譯本，世界書局版彭兆良氏的譯本，以及亞東圖書館版汪原放氏的譯本『一千〇一夜』，都是依據蘭底節譯本翻譯的，也都是以兒童和青年為對象。現在我們的這個譯本，想引起一般讀者的注意，知道天方夜譚並不僅止於兒童的讀物，它在文學上有崇高的地位，是文學研究者必讀的一部文學作品，而發生探討與研究的興趣，那麼，我們這微弱的願望，算是獲得充分的滿足了。

我們預定是分十輯出版，每輯五冊，大約每月中總有一冊或兩冊可以和讀者見面。原書中的插圖，盡可能複製了插入，也搜集各種異版中的精美的插圖加入，有不易複製的圖畫時，更由畫家趙延年先生臨摹了製版，這，祇是爲了對原書忠實，與提高讀者的欣賞意趣而已。

無論譯文、插畫、裝幀以及其他等等的是否臻於完善，還請讀者的批評、指教！

譯記

「脚夫艷行記」的原名是：「巴格達德的脚夫和三個女人的故事」，故事裏面更包含了六篇故事。是原書中從第九夜下半夜起到第十九夜上半夜止所講的故事。

這在已譯成中文的奚著氏底文言譯本「天方夜譚」中，題爲「二黑犬」（即：巴格達德的脚夫和三個女人的故事）·「生壙記」（即：第一個托鉢僧的故事）·「樵遇」（即：第二個托鉢僧的故事）·「說姑」（即：嫉妬的人和被嫉妬的，底故事）·「金門馬」（即：第三個托鉢僧的故事）·「麥及教人化石」（即：第一個女郎的故事）·「蛇仙杯水記」（即：開門的女郎的故事）。而在汪原放氏底譯本「一千〇一夜」（依據蘭底刪節本）中，祇譯出「阿吉伯王子」（即：第三個托鉢僧的故事）一篇。

如果把蘭底譯本和這巴登底譯本參讀，我們可以看出那兩種譯本底內容，有了怎樣的不同。這指的是與原文的差異，和文學上的價值，至於蘭底譯本在兒童或少年讀物的價值上，當然，也自有其存在的特異的地位。

譯者在總序中已經說過，「千夜一夜」底故事裏面，有着許多詩篇，總數有萬行之多，獨特地放射出異彩。原譯者巴登對於東方語言以及東方文學，修有深邃的造詣，這汪溢在他底寸言片語的譯文之中，所以對於原作的浪漫底色彩，由於詩的音韻的表現，毫無遺漏地發揮了出來，完

全造成了繪畫的效果，也把阿拉伯人任何場合都以詩歌來表達內心的風習，充分地傳達出來了。真可以說一句：沒有詩的「千夜一夜」，就是等於沒有太陽的白天！

這一點，在這篇「脚夫斃行記」中，雖是經過譯者拙劣的重譯，與方塊字的簡陋的再現，不免會失去原詩的情調，但在讀者，我想總多少還可以觸摸到一些它底原來的風韻吧？

季 諾

註釋

古蘭經典

——猶如基督教底聖經，亦譯作可蘭經，計三十卷，一百十四章，六千六百六十六節，為穆罕默德之言行錄。要旨有三：（一）信仰唯一之眞神（安拉）；（二）穆罕默德為神所命之豫言者；（三）恪守嚴格之宿命說。原文為阿拉伯文，十六世紀初始有歐文譯本，我國以王靜齋氏譯本為最新。

拉

（Allah）——回教所信仰之唯一眞神，為天地萬物之主宰者。舊譯「阿拉」，今據王靜齋氏「古蘭經譯解」改譯。

禱

——「唯安拉有榮光，唯安拉有權力，啊啊，眞主啊！」這相當於佛教徒的誦唸「南無阿彌陀佛」，信為作此誦禱，可免一切災難。

主

——猶如羅馬法皇統治過西歐世界同樣，回教的教主（*Khaliifa* 意為大王）也統治過阿拉伯，作為宗教、政治、軍事上的統制者。但普通的政治支配者則稱蘇丹。

丹

（*Sultan*）——阿拉伯語，意為君王，對回教國君主的稱呼。

紗克

（*Rukh*）——阿拉伯及波斯傳說中的形似大鵬的怪鳥，具有神力。

厥

——阿拉伯女性不喜被人看到自己臉龐，因而常被一幅長一碼，闊度稍狹的麻紗布片，而在外出時，更為必須，若無必要，決不與陌生人見面。

——故事裏面常常有「昏厥過去」或是「失去神志」之類的形容，依據巴登的研究，阿拉伯人有很多是患癲癇病的，因而這不過是癲癇病的特作，但是，一

坟墓

般阿拉伯人却以為那是爲着魔神的作祟。
——阿拉伯人的坟墓上，習慣建築亭子形的圓蓋，於是旅客在晚間失去宿處的時候，便進入裏面度過一夜。

會面禮節

阿拉伯古代作爲忍耐的教訓，而種植在墓地上的草名。

——回教徒的會而禮節，在我們是頗爲奇妙的，最普通的是：（一）把右手按在胸前。那以下的動作，就要看對方所表示的敬意的程度，來作決定。（二）用右手碰到嘴唇、頭額或是所裏的頭布。（三）與前同樣，再微低其頭。（四）與前同樣，而再微曲其腰。（五）與前同樣而又用右手碰到前面的地面。以上五種動作之間，須作「祝你平安」的招呼，而對方也須回答「願神明（安拉）賜你平安、恩寵與祝福！」如果再要表示敬意時：（六）在對方底手上接吻。（七）在對方底衣袖上接吻。（八）在對方底衣裾上接吻。（九）在對方底足上接吻。（十）在對方前面的地上，或是所鋪的絨毯之類上面接吻。第六種禮節，是弟子或僕役對師長或主人、妻子對丈夫、子女對父母的動作。有時，也爲少年對老人的敬意，或是對學者與虔敬者的動作。最後的，是對國王或是王子的禮儀。

利馬摩斯

齊楞

（Moslem）——回教徒總稱。

（Magi）——古代波斯及印度等地之拜火教之神名，拜火教又稱祆教。

（Line）——果實名，味酸，形似檸檬而較小。

目次

巴格達德的脚夫和二個女人的故事	二
第一個托鉢僧的故事	三六
第二個托鉢僧的故事	四六
嫉妬的人和被嫉妬的人底故事	六二
第三個托鉢僧的故事	八五
第一個女郎的故事	一一五
開門的女郎的故事	一三〇



脚夫艷行記

巴格達德脚夫和三個女人的故事

從前，巴格達德有一個脚夫，他雖是個獨身漢，却老是不想娶妻子。有一天，他正呆呆地靠
在裝貨物用的竹籬上，站在街路旁邊的時候，有一個華麗的女郎走到他的前面來了。那女郎帶着
用金線刺繡和錦羅起邊的摩蘇爾絹製成的面紗。鞋尖上有金色花紋的裝飾，頭髮編得很長，垂向
下面。拿上面紗時，她底黑色雙瞳窺視在很長的睫毛之間，臉龐上雖然浮現出姣艷欲滴的美色，
但不知怎的，却好像有一種憂鬱的神情。她對住脚夫，用異常和婉的聲音喊：

「你帶着竹籬來罷！」

脚夫吃了一驚，現出有些不能信任她所說的話似的神色，但一邊却自言自語地說：

「啊啊，多麼幸福的日子啊！啊啊，神明是在多麼地保佑我啊！」

說着，趕緊掙起竹籬，跟在她的後面，不多一會兒，她走到一家門口，立停下來，嗒嗒的敲
了幾下門，就有一個拿撒勒的老人走了出來。她交出一塊金幣，拿回一瓶和橄欖油同樣清澄的
酒。

「你帶着竹籬，跟我來罷。」女的說着，就把那瓶酒輕輕地放進竹籬裏面。於是脚夫一邊掙
起竹籬，一邊這樣地說：

「今天的日子真是再好也沒有了，這樣好的日子，誰還能說什麼話呀！」

他一邊說，一邊跟住女的走到水果店的前面，站停下來。她在這店裏買了敘利亞的蘋果，土
耳其的檳榔，東阿拉伯的桃子，尼羅的胡瓜，埃及的利姆果，薩爾泰尼的橘子和枸櫞，此外是阿
雷平的素馨，香味幽雅的醬果，大馬色的睡蓮，山茶花和野菊花，赤紅的秋牡丹，紫蘿蘭，柘榴

花，薔薇和水仙等等，都放進腳夫的竹籬裏面，說：

「把這些都拿來罷。」

腳夫擱了走時，她又在肉店前面立停，說：

「一切十磅羊肉。」

她付了錢，肉店的把肉包在香蕉葉裏，她又放在竹籬裏面，說：

「好了，拿起竹籬來罷。」

那以後，女的又站在乾果舖的前面，買了在餐後必要的乾果、阿月渾子樹的核、麥哈馬的葡萄乾和去殼的巴旦杏等等食物，又對腳夫說：

「好，走罷。」

因而，他擱起竹籬跟着去時，女的又轉到點心舖去，先買好盤子，再買上許多美味的東西——例如說：飾上果品的糕食和油煎的麪香餅、石鹼蛋糕、檸檬麵包、蜜餞甜瓜、「撒擲字的雞冠形」(Zaynab's Combs)、「女人的手指」、「卡齊的一口酥」(Kazi's ut-uts)等等，完全都盛在那盤子裏，放進腳夫底竹籬裏面。腳夫看到那個情形，因為他原是個性情愉快的人，就這樣地說：

「早就那樣的說，咱就會牽來小馬或是駱駝，裝載這些買的東西了——」

女的微微地笑着，輕輕的拍了一下他底頭頸，說：

「啊，別多說話，走罷，我會付給你很多的脚力的。」

這一次，她站到香水店的門前來了。她在這店裏，買了用麝香加香的薔薇、桔子、睡蓮、柳花、紫蘿蘭、以及其他五種湊成十種的香水，兩塊砂精磚，灑香水的瓶，乳香，沉香木，龍涎香，麝香等等，再買了阿力克山大利亞的蠟燭。她把那些東西也完全放進那隻竹籬裏面，又重覆

地說：

「好，掙起竹籬，跟我來罷——」

他依着跟住了走，又走到食料店前面。再買了食鹽，油浸紅花和橄欖油，此外又買了莪蒿、乳脂乾酪、堅硬的敘利亞乾酪等等，放進竹籬，對他說出同樣的話：

「好啦，拿起貨物，跟我一起走罷。」

他這樣地跟住女的後面行走，終於走到一幢建造在廣大庭園中的華麗的住宅。那宏壯的房屋有着很大的圓柱，顯示出雄大高雅的情趣。他看那門時，是兩道籬上純金金板的紫檀大門。女的在那門前立停下來，除去面紗，用拳頭輕輕地敲打。那其間，腳夫直立在她的背後，一心想念着她底美麗與可愛的容貌。這當兒，兩道門向後面開放了；張眼眺望是誰開的門時，却原來是一位高五呎光景的女郎；她完全像是個艷美與愛嬌的總匯；姿態既柔麗婀娜，而那容貌呢，例如說，額角像花也似的潔白，臉頰像白頭翁花似的姣紅，而新月之眉下的眼瞳，宛如野生的幼小牝牛或是羚羊底眸珠，嘴是所羅門的指環，唇是珊瑚，牙齒不是真珠，便是野菊花的花瓣，咽喉使人以為是羚羊，胸膛和兩顆石榴相似，鼓起着猶如行將脹裂，衣服下面像是裹住錦絹似的肉體，而肚臍放出芳香，使人以為曾經盪過一兩安息香。那種艷美的形態，正如詩人所歌誦的情形同樣——

眺望着幽居宮苑的一日月一般的公主，

對那花容的皎光感到了無上歡樂；

且張開眼睛細細地觀賞罷——

她那柔潤的黑髮，她那潔白的頭額，

而那薔薇似的紅頰，正象徵着權力；

看望她輕移的玉步，也歡笑她底纖腰，

更注視她蟬翼似的輕羅，終使我喜淚盈眶，

要讚美公主嘛，却不知該用怎樣的詞句！

脚夫看到這個女郎，心情全然紊亂，有些神魂顛倒起來。於是，在頭上的竹籬危將落下之際，還在自言自語地說：

「咱自從出生以來，從未有過今天這樣幸福的日子！」

那時，那開門的女郎對採辦的女人說：

「到門裏面來，幫他把貨物卸下來罷。」

那採辦的女郎依着她的話，走進裏面，開門的女郎和脚夫跟在她的後面，走到樓下的大客廳裏來了。那是精巧得可驚的建築，用所有一切的色彩與彫刻，裝修得非常美觀，還附有高大的露臺和顯明的拱門，迴廊和壁櫥，以及懸有垂幕的小屋子等等。圍住正中精美的噴水的，是滿漾着水的大水池，上手的高處是滿撒寶石和真珠的杜松木臥床，那上面更罩有以榛實那樣的，或者是更大的真珠鑲邊的華蓋，宛如赤色綢緞的蚊帳似地低垂在那裏。那臥床上面，坐着一位姣艷得輝光的年輕的貴婦人。她那額上閃出智者底夢也似的光耀，她那眼睛具有巴培爾底塔的魔力，眉毛像弓一般地畫成弧形。還有，她那氣息猶如龍涎香底香水似地飄揚着芳香，唇片猶如甜蜜的砂糖，看去宛若紅瑪瑙那樣地美麗。身段嬌嫩修長，臉龐連正午的太陽也覺爲之減色。總之，她使人想起不是銀河，便是施上金色嵌鑲的圓天井，不是盛裝的新娘，便是阿拉伯貴族的千金。她正是詩人這樣稱讚的女人之一吧——

我看你在微笑的時候，猶如兩聯真珠，
是野菊的花蕾呢，還是凝霜的嫩枝？
你底烏黑的頭髮，使黑闇爲之退避，
而閃爍的眼瞳，也能使黎明含羞歛光！

這第三個女郎從臥床上起來，嫵媚地走到大客廳正中，對妹妹們這樣地說：

「爲什麼站在那裏呀？可憐見的，把竹籬從他的頭上卸下來罷！」

那時，採辦的女郎遞到前面，而開門的女郎站在後面，第三個女郎也動手幫助，從腳夫頭上把竹籬卸將下來。接着，她們就把各種物品從竹籬裏拿了出來，各各放到適當的地方收拾清楚。那完了之後，就拿兩塊金幣交給腳夫，一邊說：

「啊啊，腳夫，現在可以回去了。」

可是腳夫却不想回去，依然挺直地站在那裏，眺望住這些女郎，覺得她們都有勝過這世間任何女人的美貌，和快活的行動，而且還有着親切的性情。誠然不錯，他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看到過比她們更爲優美的女子。因此，腳夫仍然貪婪地眺望着上等的酒，芳香的草花和果實，以及此外各種各樣的物品。還有看到這地方並沒有一個其他的男人時，就感到異常驚訝，格外難以離去了。年齡最大的女郎看到他這種神情，就說：

「爲什麼不回去呢？一定是腳力不够吧？」說着，轉對採辦的妹妹說：「再給他一塊罷。——但是，腳夫這樣回答：

「不，決不是爲了腳力不够，咱的腳力，祇不過兩塊銀幣已經够了。實在說，對於你們，發

生了一些感想，因為你們都是獨身，沒有朋友，覺得很是奇怪。正像你們所知道的一樣，高塔若沒有四條柱子，是會倒坍的，你們正和那個情形同樣，缺少了第四件東西。因為沒有男人，女人的快樂不過是隔靴搔癢，詩人就會這樣的說——

世間奏的四種樂，必不可缺，

那是：豎琴琵琶、笛子簫樂；

還有呢，更須再添四種香味，

薔薇桃金娘，白頭翁紫蘿蘭；

若無下四種，八種亦難歡樂，

那是：醇酒黃金、青春美人。

「現在你們也祇有三個人，因而必需要一個第四的，既有見識也很謹慎，氣度寬大，而且是善守秘密的人。」

三個女的對於他這些話，覺得非常高興，一邊嬉笑着男子的可笑，一邊問他：

「那末，可有那種人呀？我們都是一些姑娘，很怕隨便的在人家前面打開秘密；何況，那伊本·亞爾斯孟在歷史書裏所歌唱的詩句，也會讀到過的——」

有祕事，休明說，

爲人知時，

無祕可言。

吾若能守祕密，
心胸永得安息，
復何慮漏洩？

而且，阿部·努瓦斯也唱過同樣的事情——

欲將祕事委人，
須在額上烙印。

脚夫聽了這話，就回答：

「咱對你們底生命起誓，咱便是一個既有見識也有思慮的人。何況，咱讀過不少的書冊，也會研究過歷史。知道美的事物應向世間宣揚，而醜的事情應加祕守，正和詩人說過的一樣——

爲人正直的，必善護祕密，
唯斯方能堅守一切；
祕密乃我禁錮之家，
啓鎖既無鑰，門戶更嚴密！

女郎們聽了這些詩句，就說：

「你也知道，我們現在化了不少的錢，雖然願意款待你，不過，你也能提出一些什麼東西

嗎？那樣的話，你便可以和我們在一起，作為飲酒的同伴，既不用化費多大的費用，又可以欣賞這樣美麗無比的美人。你可知道有一支這樣的小曲嗎？——

衣裳羞澀時，也請來妾處，
戀不為阿堵，情如小麥肥！

開門的女郎也接濟說：

「假使你帶着什麼的話，就不必說了，如果什麼都沒有時，便請回去罷，沒有你的份兒。」
可是，採辦的女郎替他說了情：

「啊，姊姊，你別那樣地對待他罷，真的，我今天替我做過不少的事情，假使是旁的人，恐怕不會肯那樣的忍耐的。他應付的費用，不論多少，一概由我來替他付罷。」

脚夫高興得飛跳起來，跪在她的前面，向地上接了吻表示感謝，一邊說：

「真的，這才是咱今天第一次賺到的錢呢！」

其餘兩個女郎聽了這話，就說：

「好罷，請坐，讓你在這兒就是了。」

但年齡最大的女郎爲了小心起見，這樣地關照：

「祇不過有一個條件，要是你能遵守，是毫無問題的，那是：與你自己無關的事情，不准詢問；假使強要違反的話，那麼，會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你的！」

「好的好的，咱可以用腦袋和眼睛來打賭、或者起誓的，——你瞧，咱便是個沒有舌頭而不愛說話的人！」

那時候，採辦的女郎站起身來，整理一下衣帶，在噴泉旁邊張開餐桌，也在瓶裏插上花朵和香味幽雅的草葉。然後，倒出酒，並列起酒瓶，準備好其他一切必需的用品。不多一會，她和兩個妹妹一起坐將下去，讓那好似在做夢一般地茫然失神的脚夫坐在正中。她首先拿起酒瓶，倒上第一杯，把它喝乾，重又同樣地喝乾了第二和第三杯。這才倒上第四杯酒，把那遞給一個妹妹；到最後，方才倒出滿滿的一大杯，一邊遞給脚夫，一邊這樣地唱着歌——

喝罷，盡量喝，
酒能消世憂！

脚夫感激地接過杯子，一口喝乾，表示衷心感謝，
唱出即興的歌唱——

喝酒須與酒友，
知己千杯不休；
願酒似風送香，
遇污勿傳惡臭！

他依然繼續下去——



美酒須得纖手斟，
杯固頑冥物，亦能感君情！

反覆地唱了這個對句之後，脚夫在女郎們底手上接了吻，一直喝到沉醉。然後，左右地撫動身子，重又歌唱——

酒有不淨血，
無唯葡萄酒；

啊，喝罷，喝罷，我可以賭咒：

若爲嬌媚眼，
父產何足惜！

這時，採辦的女郎在杯子裏倒滿酒，遞給開門的女郎，她道了謝把它喝乾。於是，重又倒一杯酒遞給坐在臥床上的最大的姊姊，再替脚夫倒上一杯。這樣，他在地面上接過吻，喝乾酒，表示，感謝，重又開始歌唱——！

優美的，多麼優美的，
渴念的杯，甜蜜的酒啊！
滿滿地漾溢在我底大杯能，

我要飲下這生命之泉！

然後，脚夫站在女主人前面，說：

「啊啊，女主人，咱是你底僕從。」

說着，又唱起歌來——

佇立君門前，

徘徊乞君憐；

疾念見艷影，

焉忍長別離。

女的對脚夫說：

「好，你喝罷，這一杯裏有着你底康健和幸福！」

於是，脚夫拿起杯子，在女的手上接了吻，唱出下面那樣的詩句——

他啊，給他喝下陳年的醇酒罷，

那酒，是她紅頰或是燃燒的焰！

她把杯子按在唇邊，微笑着問：

「你怎樣使你底臉頰神色不變？」

我回答：「喝了罷那是我底淚水，

正在杯子裏沸騰的，胸中底血。」

女的回答出下面那樣的聯句——

友啊，這爲我們而流的血淚，

你對生命起誓罷，把它喝乾。

不多一會兒，女的拿起杯子，祝頌兩個妹妹的康健。於是，又圍住脚夫，一起喝酒、跳舞、歡笑、唸詩、歌唱小曲，快樂得看不出要到什麼時候才止。那其間，脚夫和她們接吻，打趣，挽手，擁抱。一個把美味的食品拋進他底嘴裏去時，一個就拍着他底肩膀；這一邊撲打他底臉頰時，那一邊便對他丟過芳香的花朵，這種舉動，使脚夫好像已經處身在愉快的樂園裏面一般了。他底心境，覺得猶如被圍在天國的處女們之中，坐上了第七使徒的位置沒有兩樣。大家都那樣地在一起，使出酒醉後的如醉如癡的行動。於是，當酒意格外濃厚時，開門的女郎站起身來，脫去她自己全身的衣服；不過，她用長髮披住裸體，代替衣服，迅快地跳進水池裏面去，猶如戲水的鴨子那樣地游動，到處巡迴。她在嘴裏吸滿了水，便對脚夫噴灑，也不住地洗滌她自己底手足、胸膛、腿髀，和肚腹。不多一會，從水池裏出來，投身在脚夫底膝上，指住她自己底雙腿之間，這樣地說：

「噯，你可知道這叫什麼的？」

「克利脫里斯。」

他這樣回答時，那個年齡最大的女郎就走近他的旁邊，用力地敲打着回答：

「不，錯了！」

「噢，這不對嗎？」腳夫這樣說了之後，又繼續說出許多名稱，但無論他說的是那一種罷，却被打得格外厲害，結果，頭臂將起來，腫得非常地高。她們看到這個情形，大家都捧着肚子大聲地笑，可是男的終於忍不住了，就回問她們：

「那麼，你們是喊做什麼的呢？」

「是喊做『橋邊田地』的！」女的回答。

這樣，腳夫就高聲地喊叫：

「哦哦，多謝多謝！這才得了救了！啊啊，『橋邊田地』啊，救救我罷，你真是個可愛的東西哪！」

那以後，酒杯巡迴的更迅速了，酒瓶又倒空了一隻。看到這個光景，第二個女郎也站起身來，脫掉衣裳，照樣飛竄進水池裏去，和起先的一個女郎做出同樣的舉動。她從水池出來以後，也投身在腳夫底膝上，用手摸弄着她那自己底雙腿之間，這樣地問：

「噯，聰明的你，這叫做什麼名詞？」

男的和起先同樣地回答：「這是×呀！」

女的就攔住他底話，說着：「你說這種話，難道不害羞嗎？」一邊使大客廳都發出響聲那樣地狠狠地敲打，一邊還說：

「啊啊！還不閉住你的嘴！你倒隨隨便便的說得出口呀！」

腳夫好不容易想了起來，就回答：「是橋邊田地！」

但女的並不答應，依然拍打着他底後頸，說：

「不，不對！不對！」



他於是又說了許多盡他所能知道的名詞，女的還是說着：「不對！」

「一定是「橋邊田地」，不會錯的！」他那樣說時，她們三個人就同聲地笑得前俯後仰，愈加把他底頭頸打得厲害。

「不，不！那不是真的名詞！」

脚夫聽了這話，便大聲喊叫：

「那麼，你們究竟是喊做什麼的？」

「這叫做：『去殼的胡麻子』！」

然後，採辦的女郎穿上衣服，又繼續了一會酒宴；脚夫忍不住頭頸和肩上的疼痛，儘是喔喔的呻吟。那其間，酒杯暢快地在—桌之間來回交遞，又痛飲了一個小時光景。那以後，年齡最大也最美麗的女郎站起身來，脫去衣服，用這在脚夫底頭頸上摩擦一會，說：

「頭頸和肩膀上的一點兒，有什麼要緊呀？」

接着，她跳進水池裏去，游動，潛沒，戲耍，然後，洗了身子。一方面，脚夫靜悄悄地像是眺望月亮也似地注視着她那裸體的姿態，凝視住猶如滿月似的，或者是朦朦發光的黎明似的容貌。更仔細地守望那高貴的容態，以及每逢姍姍走動便提出細微顫動的肌膚。脚夫發出一「啊，啊！」的贊嘆之聲，唱出下面那樣的聯句對她稱讚——

你的艷姿，可說是綠色的樹，

不會錯誤的，我的這個比喻。

樹在濃綠的時光，

正如你脫去衣裳。

她聽到這些詩句，就從池水中上來，坐到他底膝上，一邊指着雙腿之間，這樣地問：

「噯，這是叫什麼的？」

「是「橋邊田地」囉！」

「不要這樣的說罷。」

「那麼，是「去穀的胡麻子」哪！」

「嘿——！」

這一次，他說了「是××！」女的就喊着：「閉嘴！難道不害羞嗎？」一邊在男的後頸上啪的拍打。那以後，無論男的說出什麼名詞，她儘是胡亂地撲打。脚夫終於忍不住了，就問她：

「那麼，你們究竟是怎樣地喊的？」

「叫做：「旅人休息之家」呀！」

「哈，哈，哈！上帝，這才得了救哪！啊啊，是「旅人休息之家」哪！」脚夫這樣地回答。

不多一會，女的穿好衣服，交遞了幾巡酒，這樣又過了一個小時光景。最後，脚夫站起身來，脫成赤裸裸的，飛跳進水池裏去，和女郎們同樣地游泳，洗了一下滿長毛鬚的下巴以及手臂；過了一歇，他跳出水池，投身在年齡最大的女郎底膝上，把一隻手放在開門的女郎底膝上，而把脚擱在採辦的女郎底膝上，一邊指着自己底那個話兒，問：

「各位，這究竟叫什麼東西呢？」

大家聽了這話，不覺一起大聲地哄笑起來。

一個回答：「這叫×！」

可是，男的說：「不，不對！」

他說着，咬着地當作說錯的處罰。於是，每逢說出各種名詞的當兒，他就把她們一個一個的緊緊地擁抱。

那三個姑娘雖然說出不少名詞，可是脚夫並不承認，儘是和她們咬嚙或者擁抱着打趣。姑娘們終於嘻嘻笑得不能再歡笑下去，就開口問他：

「愛，那末，這是叫什麼的呢？」

「你們不知道嗎？」

「不知道。」

「這個真正的名詞，是叫做：『粗齒的騾馬』；它是一種吃掉『橋邊田地』裏的嫩芽，再毫不客氣地咬掉『去殼的胡麻子』，更想到『旅人休息之家』去過夜的東西呀！」

在這話聲之下，大家笑得幾乎挺不起身子；接着又開始喝酒，直到將近黃昏的時候才止。到了黃昏的時分，女郎們就對脚夫說：

「好啦，現在可以穿上你那破舊的靴子，回家去哪。爲了表示離別之情起見，給我們看一下臉龐和廣闊的肩膀罷。」

「老實說，要和你們分別，還不如失去靈魂的好！算了，今天晚上就讓我在這裏一起過罷，到了明天早晨，再各自自由地分別，好不好呢？」脚夫那樣地要求。

因此，那個採辦的女郎便說：「那麼，就讓他在這裏過一夜罷，我們也可以把他大大的當做笑柄，格外地愉快一點。我們在一生之中，很不容易碰到這種人的。真的，他倒是一個快樂而又並不怎麼壞的壞蛋，而且，也還有一些小聰明——」

於是，女郎們就這樣地叮囑脚夫：

「那麼，今夜誰能讓你在這裏住在一起，可是有一個條件。這是，一定要遵守我們的命令；

覺呢，無論看到什麼事情，關於那事情的原因，是絕對不許詢問的。」

「好的，咱知道了。」

「那麼，你去讀一下寫在門上的話罷。」

因而，脚夫就站起來，走到門口去看，那上面用金色的文字這樣地寫着：

「談論非分之事者，其身必遭災殃。」

他看完了就這樣地說：

「你們瞧罷，對於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事情，咱是不會說的——」

不久，採辦的女郎站立起來，在大家的前面陳上食物，就一起開始膳食。完畢以後，撤去食桌，點好洋燈和蠟燭，燒上龍涎香和沉香木，再擺出新鮮的水果以及醇酒，重又開始酒宴，各人談說着自己情人的事情。那以後，又飲食了一個小時光景，一邊談說濟各種的話，也吃着乾果，不是嘻笑，便是打趣。正在這當兒，聽到了有人叩門的聲音。但那聲音，倒也不會驚擾各人的興趣。可是，她們中間的一個站起身來，去看望情形，便立刻回來這樣地說：

「真是的，今夜の今夜，才能算是我們的無上歡樂呢。」

「這是什麼意思呀？」其他的幾個問她。

「門的外面，站着三個連下巴的鬍鬚、頭頂的頭髮、眉毛都完全剃光的波斯托鉢僧，而且，他們三個人都瞎了一隻左邊的眼睛——真是奇妙極了。他們說是從盧姆地方來的旅人，因而看上去，臉上儘使出風塵僕僕的神色，也說今天第一次走到這巴格達德都城裏來。他們說所以敲門的原因，是爲了沒有住宿的地方。依照其中的一個人說來，倒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他說：——無論如何，請向這住宅的主人懇求一下，就在今天夜裏，不管是馬房也好，舊柵棚也好，希望能夠暫時借宿一夜。——那一定是到了夜間，心裏着了急，又是在陌生的土地，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吧？」

愛，姊姊，他們三個人都有一種很奇怪的樣子，讓他們進來，該可以使我們過上一些愉快的光陰的。」

她這樣很有興趣地說個不住，終於兩個姊姊允許了她的意見，說：

「那麼，就把他們帶到裏面來，告訴他們那個條件就是了：如果不想自討沒趣的話，那末，也就不准勸回和他們自己無關的事情。」

於是，女的就非常高興地走到大門那邊去，不多一會兒，帶回來了把毛髮和鬚鬚都剃得很乾淨的三個獨隻眼。他們爲了表示敬意，就在相離很遠的地方立停，打着招呼，三個女郎也站起身來表示歡迎，說述幾句很高興他們的到來，而請他們就坐。僧侶們眺望着屋子，覺得任何一處都收拾得很是整潔，既裝飾着花朵，也煌煌的點着燈火，而香爐底煙霧也在縷縷飄揚，因而身心感到異常舒適。不但餐桌上陳列着衆多的點心、水果和醇酒，而且還伴坐着使人以爲是青春處女的三個美人。

在這情景之下，三個僧人不覺異口同聲地喊：

「啊啊，這真是多麼壯麗舒暢的場所！」

然而轉眼看時，看到那兒坐着一個人，現出小丑的臉色，酒醉昏沉的，皮膚被打得通紅腫脹；於是，他們就以爲他也是同伴之一，就說：

「我們是些托鉢出家的僧人，但不知道你是阿拉伯人，或者是異國人——」

但脚夫聽到這話，就突地站立起來，狠狠地睨視着他們三個，大聲怒喝：

「別嚕嚕嘩嘩的多說話，閉住嘴坐着罷！難道你們沒有唸過那門上的句子嗎？不過是一些叫化的東西，那兒有資格說我們不我們的呀！」

「哦哦，老闆，請你原諒些罷，請你別生氣！」三個托鉢僧趕緊道歉。

女郎們對於這種爭論感到很有興趣，不多一會，就在托鉢僧和脚夫之間平息了對立的態度，使新來的坐到食桌旁邊，請他們進食。那以後，三個人也加入飲酒，在開門的女郎把酒之下開始乾杯。當酒杯熱鬧地巡迴時，脚夫就對募化的和尚說：

「嘩，兄弟，可能說一些能使我們高興的故事，或者是稀有的冒險經過嗎？」

那時，酒也已喝的很多，僧侶們希望有些樂器，因而開門的女郎就拿來了摩蘇爾的扁鼓，伊拉克的笛子，波斯的豎琴。這樣，他們就各人拿了一件，愉快地吹奏，女郎們也用姣艷的聲音歌唱，聲浪高漲得使在外面的人也能聽到那樣地鬧猛。大家正在那樣地愉快作樂之際，因為有了敲門的聲音，開門的女郎便站起身來，去窺望情形。

話說，來敲打這家的門的，陛下，却是這樣的情形：原來那時候的教主哈倫·阿爾拉喜德，是有常常要出去私行察訪的習慣的，剛巧在那一夜裏，也爲了散心而跑出城市，一方面也爲着想要見聞一些新的事物。教主自己扮成商人的模樣，而跟隨的兩個侍從呢，一個是宰相查法爾，一個是侍從武官長馬斯魯爾。他們三人在首都徘徊之間，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不知不覺地隨脚走到那三個女人的屋子前面來了。聽到那屋子裏面漏揚出來的樂音和歌聲，以及愉快的嘻笑之聲時，教主就對查法爾說：

「朕很想進去，聽一聽歌唱，也想看一下是誰在唱歌。」

查法爾便阻止他說：

「啊，忠良的臣底君王，他們一定是喝醉了酒的人，教主如果走到那種地方去，萬一發生了什麼意外，那就不得了哪——」

「單是進去看看，總沒有什麼關係罷。你想想進去的藉口便了。」

「是，陛下。」查法爾那樣地回答了，就叩起門來。那樣，開門的那個女郎便出現了。於

是，查法爾就走向前，在地上接着吻，這樣的說：

「啊，姑娘，我們是從提庇哩亞城市來的商人，在十天以前剛到這巴格達德，住在招待隊商居住的客棧裏，一邊已經把帶來的商品全部賣掉了。不過，今天晚上因為應約參加某一個商人的宴會，在他家裏吃了不少豐盛的菜餚，也喝上一個小時光景的酒，方才告辭出來。可是，因為天色已經晚了，在旅人的悲情中迷失了路徑，回不到住宿的客棧裏去了。因此，雖覺很是冒昧，想懇求你們發個慈悲，讓我們住宿一夜。那樣的話，上天總會保佑你們的！」

開門的女郎看到那商人模樣的，誠實而又正直的三個旅客底樣子，便回到姊妹那兒去，依照查法爾所說的話，重覆地說了一遍。女主人聽了那話，覺得很為同情，就說：

「讓他們進來罷。」

可是，當女的把門拉開的時候，他們還問着：「可以進去嗎？」得到的回答是：「是的，進來就是了。」

因此，教主帶着查法爾和馬斯魯爾一起進去。女郎們看到他們，就站起身來，叮嚀地招呼，挪出座位，招呼了一切之後，就這樣地說：

「客人，我們很高興能見到你們，祇不過，有一個條件，希望你們能够遵守。」

「那是什麼呢？」他們回問。

女郎的一個就把寫在門上的句子告訴他們，他們便欣快地回答：

「那一定遵命。」

那樣，大家就坐定下來，儘量地痛飲。不多一會，教主用神眺望那三個托鉢僧，留心到他們三個人之中，每個人都瞎掉了一隻左眼，不覺很是奇怪；而看緊那些女郎時，却又既美麗而又可愛，因而又感到驚訝。大家繼續喝着酒，互相談話，一方面也對教主勸酒：

「啊，你也請喝呀！」

可是教士辭退着回答：「我現在守着巡禮的戒律——」

那樣，開門的女郎就把縫有金箔的檯布鋪在教士前面，在那上面放上很大的磁杯，那裏面倒進柳花水，再放進一塊潔白的砂糖和一匙糖菓。教士道着謝，一邊在心裏這樣的想：「到了明天早晨，朕立刻要報答這親切的舉止。」其他的人們依然高興地一邊談話，一邊喝酒。經過相當長的時刻，酒也喝得有些醉意的當兒，那個是家長的年齡最大的女郎站立起來，向大家張羅一下，便握住採辦的女郎底手，說：

「好罷，我們做掉我們的工作罷。」

兩個妹妹也回答：「是的，我們做罷。」

於是，開門的女郎收拾掉食桌以及吃剩的殘物，重新燃起了香，清理好大客廳的中間。然後，使托鉢僧坐到壇邊的長椅子上，而使教士們坐到相反的那一邊，再喊過脚夫，這樣地說：

「你這個人真是的，倒實實在在是個老實人哪！你可並不是客人，嗯，你還不是這兒的人嘛！」

脚夫被她們這樣一說，便站起來，理了一下上衣，就回問她們：

「那麼，要做些什麼事情呢？」

「你等在這兒罷——」女的回答。

不久之後，採辦的女郎在屋子中間放上很低的椅子，打開壁櫥的門，喊着脚夫說：「好，幫一下罷！」

脚夫走過去時，看到那裏面有兩隻頭頸上帶住鏈條的黑色母狗。

「請你抓住這狗。」

脚夫說：

脚夫依從了帶到屋子正中，那個家長的女主人站起來，把衣袖捲到手彎上面，拿起鞭子，對



「你抓住那一端。」

脚夫用力抓住鏈條站到一旁時，那狗就發出悲鳴，搖着頭，看住女郎那邊。可是，女郎用鞭子抽打那狗底頭頂，不管那狗怎樣地啼叫，仍是像會要摔脫手腕似的着力地抽撻；接着丟開鞭子，便立即把那狗緊緊地抱在胸前，揩着淚水，在牠底頭上接吻。然後，又對脚夫命令：

「這一隻帶回去，再把那一隻帶過來！」

因此，脚夫順從了立刻帶將過來，女郎依然和剛才同樣地任性地痛打。教主看到這個情形，感到異常痛心，覺得心胸幾乎要漲裂開來了，忍不住在心裏那樣地想：爲了什麼，那兩隻狗非要遭到這樣殘酷的對待不可呢？於是，他對查法爾眨眨眼睛，想要使他詢問理由；可是宰相却對教主方面做出暗示：「這是不能查詢的。」再過一會，開門的女郎對女主人說：

「姊姊，現在你去坐下來罷，以後由我來替你做完工作就是了」

「好的。」她這樣說着，便回到滿塗金銀的杜松木臥床上去，對她們兩個人吩咐：「好罷，現在由你們做完工作罷。」

因此，開門的女郎坐到臥床旁邊的低席上，採辦的女郎走到小屋子裏，拿來了一隻綠邊而有

兩條金色垂纒的綢袋。她站在女主人前面，解開袋口，拿出一隻琵琶，校好弦子配合音調以後，和着聲音唱出下面那樣的詩句——

你是我底目標，也是我底希望，
能看到你的姿態時，

天國爲我開放門戶，

但失去你那影子時，

煉獄就在眼前顯現。

我既爲你瘋狂，也爲你歡暢，還有

爲你感到靈魂的恍惚震蕩！

正因爲愛你，我才不致恐懼，

才不致覺得羞恥、咎責、憎惡和怨恨。

心裏發生戀情的一天裏，

就被撕開我慎謹的服裝；

那服裝是爲戀愛而破裂了，

但同時也喪失掉我溫嫩的性情，

更給披上了疾病的衣裳，

又有誰知道那粉碎的形狀？

那是爲什麼啊？我的戀情與憧憬，

竟會化作高聲的呼喚，冀求你那雄偉的力！

沿住臉頰流淌的淚雨，

不但表白出我可憐的情狀，

更使人知道了所有隱祕，

也被人解答了一切謎意。

那麼，請替我治癒它罷，

你正是病源，也是回春的手，

那樣的，由了你底手，不單能治癒疾病，

尙能永久地消治悲哀與憂傷！

光的雨和閃耀的眼啊，你灼傷了我，

幻想的寶劍啊，你刺傷了我，

在那巨大的忿怒之中，

隱藏着多麼鋒利的愛之劍啊！

雖說如此，也未能中絕我的愛戀，

更不至對這情意，有一絲忘記。

戀愛正是我的康健，我的信仰，我的歡暢，

他人的是否知道和它的善惡，又有什麼關聯？

啊啊，愉快的眸瞳啊，

祇有你才能使我看到雄壯的你，

在閃爍的光中，呆呆地凝視着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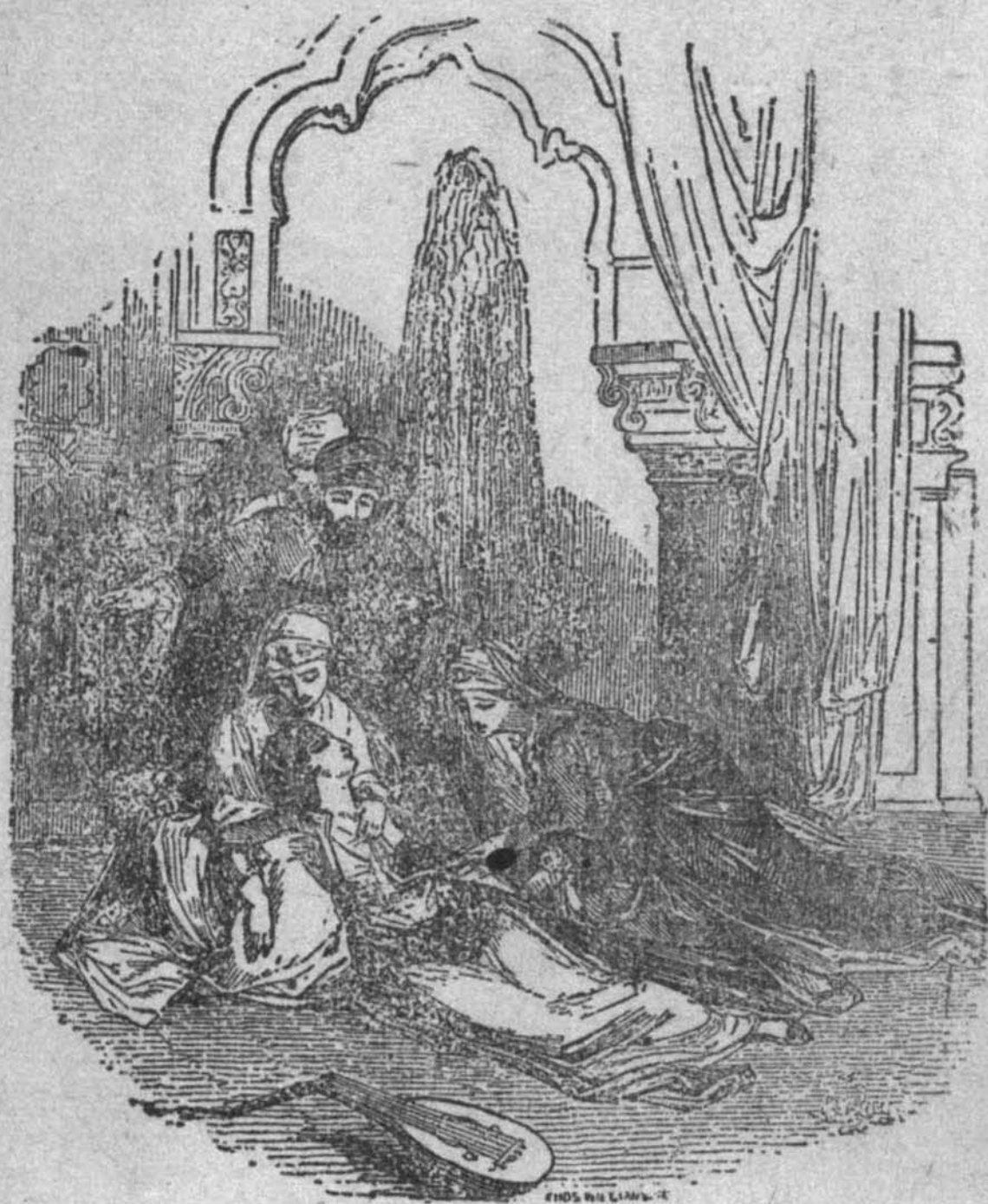
現在呢，我，這戀愛的僕從，

正將永久地呼喚出清淨的希望與心意。

女的聽到這支悲歌，

一邊「唉唉！唉唉！」的哭叫出來，一邊把衣服撕的粉碎，幾乎要氣厥也似地，倒向地面上去。這當兒，教主看到那姑娘的背上，留着用棕栢的棍棒或是鞭子抽打過的痕跡，不覺大為吃驚。那時，那開門的女郎站立起來，對倒在地上的女郎底身體上灑了水，拿來新的美麗的衣服掩在她的上面。衆人眺望着這種行動，心裏便發生了各種各樣的猜想，但再也想像不出這事情底詳細的情形。因此，教主就對查法爾說：

「你沒有看到那姑娘背上的傷痕嗎？假使不能知道那位姑娘的身世，以及此外兩個姑娘的情



形，還有那兩隻黑狗的祕密，我是不能這樣地安靜下去的！」

但是，查法爾的回答是這樣的：「啊，臣底君王，可是有着條件：不能過問與己無關的事，不然得自討沒趣！」

不多一會，開門的女郎說：「妹妹，請你做完工作罷。」

「啊，我知道。」採辦的女郎這樣回答，拿起琵琶，按在胸前，一邊奏動孩子，開始歌

唱——

久失的睡眠已回到這眼睛，

更告白了我理智所逃匿的場所，

他知道對你的戀情已借得住家，

睡眠便對我眼睛成了永久的仇敵，

人們說：「正視罷，誰是誘惑你底靈魂的？」

我說：「去罷，去向閃爍的眼瞼詢問。」

我所有的血，正完全由着他底意向流淌，

祇望他所有的煩惱，能自行在血中流光。

我底心鏡上，如果投射下太陽似的光線，那麼

濃厚的影子，便會在我生命中像火般燃燒。

生命之水，依從安拉的意志流瀉罷，

我底報酬，能有鮮紅欲滴的唇片已可滿足，

你得知，假使你要追求我底愛，

須用歎息、淚水、憐憫和力的憑藉，
在清淨的水中，他底面影正迎住你的眸瞳，
杯子既已碎裂，那有必要再需醇酒！

然後，女的從同一首詩中，抽出下面那樣的詩句歌唱——

我們喝的是酒——那他底一瞥，
他底脚步搖擺，眼已睡眠，
捉住我的是葡萄的精靈——那過去時日的執着，
使我倒下的是杯子——那神聖的恩寵。
我靈魂中充滿的是他底鬚髮；
他那冷酷的心意，使我底智慧瘋狂。

透了一口氣，女的繼續歌唱下去——

悲嘆戀人的他去，又有何用？
雖是苦痛而煩惱，將往何處？
固能託人傳送我的言語，
却無法表達戀人底悲愁。
即使是竭力的忍耐罷，

失戀後的戀人生命又怎知多久，

殘留在我這身上的，

祇有悲忿與怨恨，永久在頰上流淌的淚水，

唉唉，從這眼中逃脫的懷念的你啊，

而影却依然潛居在我底心中，

你怎不把兩人的誓言，守住了像不變的河流，

却忘去了被淚濡濕的戀之僕人，

現在我依靠着苦惱，成爲悲愁的囚犯，

哦哦，如果能到來互相見面，靠在側近的一天，

我將責罵你的薄情，指出你冷酷的心！

且說，開門的女郎聽到這第二首詩歌，就喊着：「哦哦！多麼優美的歌唱啊！」一邊抓住衣服，和起先同樣地撕得粉碎，氣息喘喘地倒在地面上。那時，採辦的女郎也替她灑了水，然後拿來了替換的衣裳。女的恢復神志之後，站起身來，對採辦的妹妹說：

「好，再唱罷。我的工作要請你出力幫助，因爲還有一支歌留着沒有唱呢——」
在那話聲之下，採辦的女郎重又拿起琵琶，開始唱出這樣的詩句——

要到那一天爲止啊，還無情、苦痛而連續的日子？

看到流淌的淚水，還不够解開你底心？

而在相見的時候，甚至還想逃避！

就是嫉恨的仇敵罷，也有回心轉意的時候，何況在這世上，有過一度誠心相愛的人？

就是嫉恨的仇敵罷，也不忍長夜看住流淚，

唉，你更應憐憫在你無情之下慘苦的人！

親愛的，現在正是你表示憐憫之意的時候，

唉，奪去我生命的你啊，我向誰去告白過錯？

可憐罷，祇有破棄真誠的人，才應受苦痛的情緒；

我對你戀慕之情，正在不絕地增長，

但追放的日子已很久長，遲延着不肯消滅，

啊啊，摩斯楞啊，爲了戀之僕人，才要求復仇的權力，

隱祕的戀情，已永久虛空，而欺詐的戀亦須埋却，

啊啊，戀之規律總能允許的啊，

擁抱在他的手臂中，別說「去罷」！

雖是如此，你在那境地中將享受多大的愉樂。

開門的女郎聽到這第三支歌唱，也高聲地喊叫起來，抓住衣服，幾乎連襖衣也都一起撕得粉碎，現出鞭打的痕跡，沉重地倒在地面上了。那時，三個托鉢僧說：

「還不如不到這屋子裏來，在街端的任何堤岸上打瞌睡來得好呢！看到這種要吞掉靈魂也似的情形，連到這裏來的原意都消失掉了。」

教主轉向他們那邊，說：「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被這種舉動，全然混亂了心境。」他們這樣回答。於是，教主又問：「你們都不是這一家人嗎？」

「不，不但如此，到現在的現在，甚至從未見到過這種家庭。」

教主聽了這個回答，大為吃驚，就說：「假使是那個坐在你們旁邊的人，總可以知道那個理由的吧？」說着，用眼看向脚夫。於是，大家便對脚夫詢問，可是，得到的回答是這樣的：

「的確，女郎們都浸沉在戀愛裏面。但是，咱雖是個出生在巴格達德的人，却從來不會到這種家庭的門口來過一次。和這



些女郎碰見，也是在一種奇突的情形之下呢！」

他們聽了這個回答，就說：「嗨，老實的說，我們還以為你是這兒的人呢，那末，也和我們是同樣的嗎？」

過了一歇，教主開口說：

「我們這邊是七個男子，而對方不過是三個女郎，此外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協助的人了；我們不起詢問一下理由嗎？假使並不回答，就用武力也可以使她們開口的了。」

大家雖然對那話表示同意，但查法爾一個人却表示反對，阻止着說：

「我無論如何難以表示贊成。對那些女郎既無關係，而我們又是客人，更何況她們的條件，

我們又是答應下來的。所以對於這件事情，我們還是不必作聲的好。而且，天色也快要黎明了，我們就各自回去罷。」說着，看住教主那邊，喊喊的說：「再過一個小時，天色就可以明亮了，明天就把那些女郎帶到您的前面去，那時候，您盡量的詢問就是了。」

但是，教主昂起頭來，很生氣地對查法爾怒喝：

「我可再也忍耐不下去，不去問那個原由；快些叫那托鉢僧開口詢問一下罷！」

「祇有這一點是很難遵命的。」查法爾回答。

於是，大家開始討論由誰首先發問，說話的聲音漸漸地高昂起來，終於決定由脚夫担任這個工作。因為爭論的聲音逐漸高大，連女主人也注意到了這個情形，就說：

「啊，各位！你們在吵鬧些什麼呀？」

那時，脚夫便站到她的前面去，恭恭敬敬地說：

「啊，貴婦人，實在是因了他們熱心地想要知道兩隻母狗的詳細經過，以及爲什麼要那樣殘酷地痛打，又爲什麼要抱住那狗痛哭，接吻，此外是你們姊妹底身體上，爲什麼會像男子那樣地，有着被棕栢枝打傷的痕跡？因而要我代表他們動問一下。希望安拉保佑你平安——」

這家的女主人聽了這話，便對衆客人問：

「他說的可是真話嗎？」

「是的。」大家都這樣回答。祇有一個查法爾却閉住了嘴並不說話。

女的聽了這話，便說：「哦哦，那真是麻煩極了。你們來的時候，我曾經再三地關照別過問和自己無關的事情，不然會自討沒趣的話嗎？在這家裏，吃到了最上等的飲食，不是已經可以充分滿足了嗎？雖然如此，過錯也並不全然是你們，首先第一，還是讓你們進來的人不好。」

然後女的捲起手腕上的衣袖，在地板上拍了三次，喊一聲：「快些來罷——」那時，後邊的

門忽然開了，出來了七個手提大刀的黑人奴隸。女的便對他們命令：

「把這些多嘴的東西，都反綁起手臂，排成一串罷！」

黑人依從命令，完畢以後，就問：

「啊，深於仁慈的女主人，預備斬去他們底腦袋嗎？」

「在斬頭之前，還想問一問他們的經過，暫時間就這樣讓他們站着罷。」

「唉，女主人，咱可以對安拉起誓——」脚夫大聲喊叫：「別因了他人犯的罪過也把咱殺死罷！他們都因為不會遵守條件而犯了罪，處罰是應該的，但咱却和他們不同。實在的話，如果這些瞎了眼睛的叫化和尙不來打擾的話，今天晚上我們該會多麼地快樂啊！可是，來了這些傢伙之後，鬧猛的街市都變成荒涼的荒野了。」

這樣說着，他反覆地唸出下面那樣的詩句——

猛烈的人，尙能仁慈而避免殺人，

那是多麼善良的心情，

若再憐憫荏弱的，就更顯和愛，

正因為我們之間有堅固的愛，

你總能寬恕莫須有的罪惡。

脚夫唸完那些詩句之後，女的就哈哈的笑將起來。那女的雖是生氣，聽了那脚夫的詩，也不覺好笑，於是她就走到大家的前面，說：

「你們底生命不過祇有一個小時了，把你們底身世告訴我罷；想來你們不會是貴族或是名門

的出身，不然總應更有禮貌遵守自己的約言；現在，快些說罷，以便從速結果你們。」

那時，教主說：「啊啊，查法爾，使你受到苦痛，真是很不過意，現在且把我們底身世明白地說出來罷，不然的話，不知會受到怎樣的副殺呢，趁在這還未十分受到苦痛之前，爽快地說罷。」

「可是，這是當然的報應。」查法爾這樣回答。

教主聽到這話，就大聲的說：「什麼！一個人雖有笑談的時候，但也應有誠實的時光呀！」

這時，女的向三個托鉢僧發問：「你們是兄弟嗎？」

「不，並不如此。我們不過是些托鉢僧，完全是些異國人。」

那樣，女的又對他們的一個問：「你生來就是一個獨隻眼嗎？」

「不，那裏的話。——我的瞎去一隻眼睛，全然是爲着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那經過如果用一刀刻在眼角上的話，足可成爲世間愚人的一種警告。」

女的再對第二第三個僧人問時，回答的話都可以和第一個僧人互相吻合。而且，他們還這樣地說：

「啊啊，女主人，我們雖然都是些異國人，但出生都是一些王子，曾經統率過多數的諸侯和各國的首都。」

女的聽了這話，便坐直身子，說：

「那麼，各人就依照次序，且把自己底身世，以及到這家裏來的經過，都說出來罷。假使你們說的有趣，便寬恕你們，讓你們回去。」

聽到這話，首先跑出來的，便是那個脚夫哈姆瑪耳，他說：

「啊，女主人，咱是個做腳夫的，被那位採辦的女郎雇着，先把咱領到酒店裏去。那以後是

到肉店，再到水果店，再到乾果舖，又到點心舖，和香水店，到上不少的路，最後方才到潭裏來的。而那以後的事情，你是完全知道的了。咱的經過就是這一點，希望你寬恕了大家罷！」

女的聽了，不覺哈哈的笑，說：

「還不趕快捧住頭，跑出去嗎！」

但脚夫却大聲的說：

「如果不給我聽到各人的談話，咱是決不走出這幢屋子的！」

那當兒，一個獨眼的僧人走向前面，開始說出下面那樣的故事。——

第一個托鉢僧的故事

啊，女主人，我的所以剷掉鬚鬚，瞎掉眼睛的原因，是這樣的：我底父親是個國王，但在另一國的首都裏，還有一個兄長，他也是個國王，生有一個兄弟。可是，那伯父底兒子——也就是我底堂兄弟，湊巧是和我同一天出生的，大家在歲月過去之下，都成長起來，我有時到伯父那兒去問候，有時也在那兒居留幾個月，那因為堂兄和我，大家都非常和愛。所以居住下來，也爲着堂兄常常非常親切地款待我。他爲我居掉最肥壯的羊，拿出最上等的醇酒，不是長時間地大家談話，便是愉快地舉行宴會。有一天裏，酒已經喝得很多，心境正感到異常舒暢的時候，堂兄這樣地說：

「我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要拜託你，而且，對於我要做的事情，決不能有一點加以阻擋的，你可能爲我做嗎？」

因而，我就回答：「無論什麼事情，我都高興爲你効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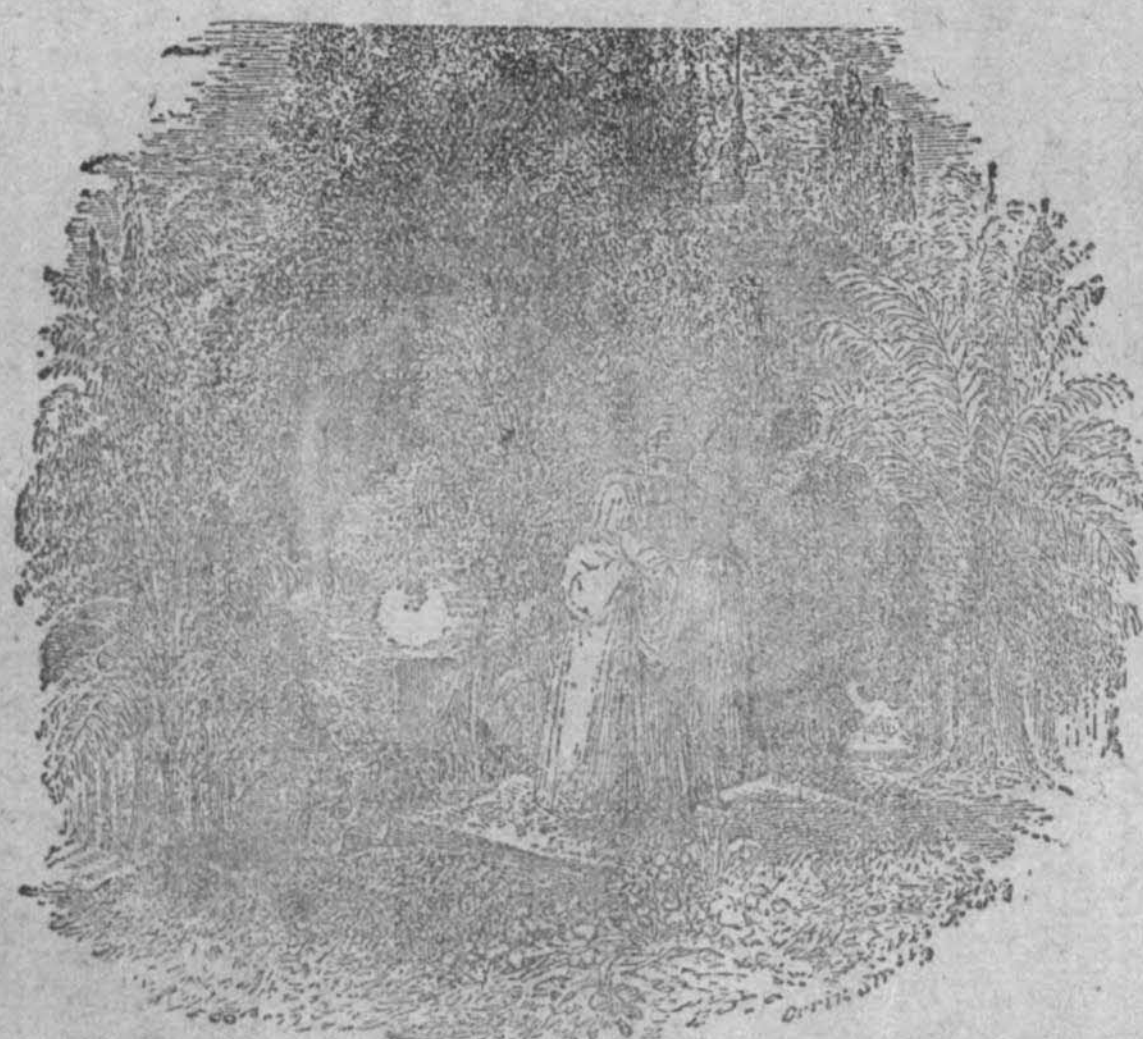
那以後，堂兄使我起誓決不背允許了的約言，就獨自走到外面去，不久之後，帶來一個女人，罩着面紗，穿着華麗的衣服，也裝飾着異常珍貴的首飾等等。堂兄立刻就對着我（這時候，那個女人站在堂兄的身後）說：

「你和她一起，先到某地方的墓地上去。」一邊，他把路徑告訴了我：「到了那裏，在墓場上等我到來就是了。」

因爲已經起過誓，我除去默然的依從他所說的話，便沒有了別的辦法。於是帶了那個女人走到墓地上去，走進墓場坐了下來，等候他的到來。沒有等到多大的工夫，堂兄來了，他手裏拿着

一隻滿盛清水的水鉢，和膠漆的布袋，以及一把和鋤頭相似的小斧頭。堂兄一直走向墓場正中的墓碑那兒去，用斧頭把墓碑撓倒，移到一旁，然後開始挖掘墓邊的泥土，終於掘到一塊像小門那樣大的鐵板。拿掉那塊鐵板，便看到那下面有圓旋形那樣的步階。堂兄對那個婦人說：

「好哪，這一次總應該下定最後的決心了。」



婦人聽說，立刻跨下步階，走到裏面去了。堂兄於是又轉對我說：

「啊，既承親切，等我下去到裏面以後，請你把蓋子蓋到原來的地方，掩上泥土；再要請你把布袋裏的膠漆和水鉢裏的水，均勻地攪好，塗在石塊相接的隙縫之間。那樣的話，無論給誰看到了，該會看不出是發掘過的古墓了。我在整整的一年之間，就從事着這個工作，除去神明之外，誰也不知道這件事情。不過，我更請你幫助的，也就是這一些事情。」然後，又迅快地說：「希望你別因了獨自一個人，以後常常

感到寂寞才好！」

堂兄那樣說了，就走下步階，消失了影子。我等到看不見他以後，便蓋上鐵板的蓋子，一切

都依從他所關照的話做好，再把墓碑移回原位。那時，我因為相當沉醉，所有一切事情，差不多是在無意識之中進行的。完了之後，就回到伯父的宮殿裏去。那時，聽說伯父剛巧出去打獵，那一夜終於沒有會到伯父，而到床上睡熟了。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想起昨夜的光景，以及堂兄的一切行動，覺得自己所作的事情太隨意，非常後悔。雖說如此，我也以為那是做夢，就向人詢問堂兄的情形，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因此，我又走到那墓地上去，找尋堂兄進去的那道墓碑，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找到。固然，我一直找到黃昏的時候為止，從這一道墓碑到那一道墓碑地到處巡迴注視，可是依然白費了時間。這樣，我沒有法子，祇得回到城市裏來，然而，咽喉裏却再也吃進飲食。對於堂兄此後的情形如何，胸中總是安定不下，那一夜，悲哀得幾乎不會閉起眼瞼。第二天，我又到墓地上去，一邊想着堂兄為什麼要做那樣的事情，一邊也悔恨着自己為什麼要聽從堂兄的話那樣地做，一邊把所有的墓碑一一地仔細檢視，可是依然找不到所要找的墓碑。那樣地過上七天。無論怎樣的找尋，也總是不能發見。我在良心的苛責之下，幾乎發起瘋來，結果，要忘去這種悲哀，除去出去旅行，回到父親那兒去以外，就沒有別的方法了。於是，立刻着手旅行的準備，踏上回到故鄉去的旅途。

剛跨進首都，我便受到一隊暴徒的襲擊，被他們網綁起來。可是，吃驚的是，我是蘇丹的王子，而網我的却是父王的臣下，而那裏面甚至還混雜着我底奴隸。我一邊非常不安於父親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一邊詢問他們為什麼要網綁我的理由，然而一個人也不肯回答。但是過了一會，有一個曾經在我家長期雇用的僕從，把事情告訴了我：

「你底父親發生出乎意外的事情了。那是因為軍隊發生叛變，宰相已經弑殺國王而自己就了王位，我們是奉到他的命令，在這裏埋伏着，等候你的到來而加以逮捕。」

我聽到父親底惡耗，驚駭得幾乎昏厥過去，可是衆人押住了我，解到那篡奪國土的宰相前面

站定下來。但是，我和宰相之間在很久以前開始，就有着很深的溝渠。說起那原因，却是那樣的：我回來喜愛放射弓箭，在有一天上，我正站在宮殿頂上的平台上時，看到一隻飛鳥，停住在宰相家底屋頂上，那時候，碰巧，宰相也在那兒，我對準鳥兒放的箭矢，失去了標的，湊巧不巧的射中宰相底眼睛，把他底眼珠射出來了。那正如詩人所唱的那樣——

我們前進，依從命運的指引，
也不能不遵照它所定的路程；

規定一個地方死的，
決不會在他處歸陰。

而另外的詩人也會這樣唱過——

遵循命運指定的路途走罷，

鼓起勇氣，也服從吩咐，

那麼，無論何事，便沒有哀樂，

事物都將過去而永不停滯。

加麼，宰相雖是那樣地被我射瞎了眼睛，但因為我底父親便是國王，便不敢說出一句怨恨的話。但是，從那以後呢，宰相就永遠地憎恨着我，兩個人開始互相了可怕的厭惡。因而，我現在被他們反綁起雙手，給推到宰相的前面去時，他當場就命令立地斬決。我問他：「犯了什麼罪，

要把我殺死？」他就指着瞎掉的眼睛，回答：「難道還有比這更大的罪嗎？」

「那是過失，決不是因了惡意而犯的！」

「即使你是過失，我也得有意地同樣的加以報復！」宰相說了，便大聲地怒喝：「把這傢伙推上來！」

我被推到他的近前時，他就用手指插入我底左眼眶，把眼珠挖掉。那樣，我就變成現在你們所看到的獨隻眼了。那以後，他又吩咐把我底兩手兩足網縛起來，裝進箱子裏面，這樣地命令劊子手：

「把這傢伙抬到郊外的荒野上去，一刀殺死，然後把屍首讓野獸和飛禽去吞食就是了。」

劊子手帶着我走到沙漠正中，從箱子裏將網住手足的我拖了出來，先把我底眼睛包紮起來，準備斬首。可是他看到我哭的非常悲哀，終於連他也跟着哭了。於是，我對他唸出下面這樣的詩句——

指賴着鎧甲和你來避去敵人底槍，
可憐罷，格去那仇人底槍和劍啊，
我永遠地冀望着你底援助！

爲什麼，你不像我左手幫住右手，
爲什麼，你無情地任我挨人咀罵，
讓嘲弄者底槍和劍像雨花般飛濺，
並不把我從仇敵手中救助，
冷酷地，不作任何衛護？

接着，我又唱出這樣的歌

我認爲同胞是堅牢的鋼鐵鎧甲，
就應該作爲鎧甲——使我底槍抵住敵人，
同胞，我願望你槍尖正確地投放，
是時候了——你須守住我底胸膛。

那個劊子手以前原本是父親的臣下，也會受到過我的施恩，所以聽了我的詩歌，大聲地喊

叫：
「唉唉，王子！奉着命令而行動的我這個奴隸，究竟能够做些什麼事情啊！」接着，他又這
樣地說：「你逃罷！此後不要再回到這國土裏來，不然的話，你是不必說了，連我也會被他殺死
的——」

災難相迫的時候，你且逃脫生命，
任憑談論主人遭遇破家的命運。

你須放棄古土，找尋新地，

不然，你將永遠離以到手新生；

別再留戀這污辱的座席，

要知道安拉的領土廣大無比。

還有嘛，別向人聲求重大的事情，

正因為有事要去惱人，

世間才肩負上咎責。

獅子，牠決不豎起鬃毛躊躇，

獅子，牠決不煩人，也不求人救助。

到了這種地步居然還能逃走，真是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情，因而我在劊子手底手上接了吻。想起能够逃脫生命，失去一隻眼睛是無所謂的了。那以後，我到達伯父的首都，把父親和自身所遭遇的經過，都告訴了伯父。伯父聽了我的話，非常沉痛地哭着說：

「聽了你的話，我更覺悲哀了。實際上，你的堂兄在很久以前就失蹤了，他究竟發生什麼事情，我全然不知道，而且也沒有一個人能够知道你堂兄的消息。」

這樣說了，伯父不住地悲哭，我也隨一起悲嘆。不久之後，伯父爲我在眼睛裏塗擦藥末，看到像胡桃殼那樣的眼窩，驚嘆着說：

「唉唉！多麼可憐！不過，幸而獲得了生命，瞎掉一隻眼睛總還算是幸運的！」

這樣，我再也不能把伯父底獨子，而且又是無比親愛的堂兄行踪，依然那樣地隱瞞下去，便把所有的經過情形完全將出來。伯父知道兒子底這個消息之下，高興得急匆匆地說：

「好，立刻帶我到墓地上去罷！」

「啊，伯父，可是我已經分不清那座坟墓的確實地點了，雖然去找過好幾次，也依然沒有找出。」

但是，總之我和伯父一起到墓地上去，經過到處探找的結果，終於找到了那座坟墓。兩個人

與高采烈的走進墓場，擱起墓碑以及那周圍的泥土，不久之後，打開那塊蓋住的墓門，跨下十級光景的階去看時，那裏面正濛濛地昇揚着煙霧。

「唯安拉有榮光，唯安拉有權力，啊啊，真主啊！」

伯父那樣地唸着除厄的眞言，一邊向前走將過去，出乎意外地走到了一間客室。那裏面的地上，到處堆着粉和糧食以及各種食物，更有其他日常的用品。屋子的正中放着一張臥床，上面罩住天蓋。伯父快步地走近那張臥床，朝裏面看時，那堂兄和堂兄一起到墳墓裏來的婦人互相擁抱着，一起睡在那兒。仔細看時，兩個人都像在籬裏燃燒過的木炭那樣地漆黑。伯父看到這個情形，就在他兒子臉上吐了一口唾沫，說：

「唉，愚蠢的東西！這便叫做報應。這固然是現世的報應，可是在那一世裏，將有更厲害的，更難受的審判等着你呢！」

這樣，托鉢僧依然繼續說下去——

我看到伯父那種無情的舉動，不覺吃了一驚，同時也悲悼齊堂兄和那個婦人，便說：

「啊，伯父，請你平下氣來罷，我雖不知道事情的究竟，但你的心已經要充滿這個悲哀了。堂兄的這種情形是多麼可悲，除去變這像木炭似的黑塊之外，已經搞成一點也不留的狀態，是多麼可怕啊！你就不再用腳踢，不是已經有了充分的報應嗎？」

「不，姪兒，他從孩子的時期起，就愛戀着他自己底妹妹，我雖屢次不想干涉，因為心中那樣地想：「他們兩個終究還是孩子。」可是，到成人的時候，他們兩個人依然陷進在罪惡裏面，雖以爲決不致真的發生，也仍舊把他軟禁，責罵，用非常狠毒的話威嚇；而且，宦官和侍從們也對他規諫：「務須留神，萬勿發生古今無例的事情，不然，醜事傳至外國是不必說了，甚至還將

這與到後世呢！」我也曾對他警告：「你如果做出那種醜事，陰魂們會首先傳揚開去，被世界各國全都知道的。你必須留神有這種事情的發生。不然的話，我一定會把你咀咒死的！」那以來，就使他們兩個各自分居，并且把妹妹禁閉起來，但那可惡的妖女，却無論如何也依然專心對兄長傾注熱戀，兄妹兩人同時被惡魔所驅使了。這最惡行為，在他們兩人底眼中看來，該是認作美麗的吧？因而到我把他們隔離之後，他就建造這個地窖，還準備好這些傢具，在我出外狩獵的時期中，就帶着妹妹到這裏來，想要瞞過外人的眼目隱去行踪。然而，正當的裁審還是降落到他們兩人底身上，終於被天劫的火燒成這種樣子，而且，恐怕還有很長期更苦惱的最後的審判呢！」

說完以後，伯父和我兩人都同時淌着淚水痛哭起來。過了一會，伯父方始注視住我底臉龐，說：

「此後，你得代替他當作我底孩子了。」

我想起這現世的變化無常，從那宰相弑殺我底父親，篡奪了王位，又弄瞎了我底眼睛，再想到堂兄的奇突的死，不覺又和伯父痛哭了好一會。那以後，我們跨上步階，掩上鐵蓋，上面遮住泥土，把坟墓修成原來的形狀，便回到宮殿裏去。

但是，在我們尚未坐定之間，就聽到了大鼓、喇叭、鑼鈸的敲響，也聽到軍人的雄呼，和軍馬的嘶鳴。天地全然被馬蹄所奔騰起來的濛濛的砂塵所籠罩住了。於是，在吃驚之下，就詢問侍臣，這種騷擾是爲了什麼事情？而聽到的回答是：那個篡奪父親王位的宰相，已經領兵前來進攻這裏的都城了。他在沿途招募新兵，又增加了兇暴的阿拉伯的軍力，猶如雲霞般地席捲而來。現在已是措手不及，沒有了防禦的方法。出乎意外受到襲擊的首都，頃刻之間就迫使沒有任何抵抗力的市民開了城門。那樣，伯父死在敵軍的手下，我想到：「如果被那惡徒所捕，便難保性命。」因而胆怯地好容易逃出街市，總算免去遭害。那時，我底心裏重又想起到目前爲止的所

有一切苦難，以及伯父的慘死，彷彿着不知道要怎樣才好。一方面又考慮到假使被城市中的居民，或是父親以前的士兵們看到，一定會想要獲得那叛徒的恩寵，將我逮捕了處死的情形。於是，爲了顧及自身的安全起見，除去剃掉鬚鬚和眉毛以外，便沒有旁的辦法。因此，我就剃去鬚眉，變成托鉢僧；逃出伯父的首都。也爲着想倒在湊巧的機遇下，會碰到誰的幫助，可以晉謁到篤信的君王、代神治理地上的教主也未可知，而走到這地方來的。那是說，我要把經過情形對教主陳訴，請求他的裁判。今天晚上，剛巧走到這個城市，正在不知道朝那裏行走而站立下來的當兒，便碰到這位第二個托鉢僧。問訊之後，正在互相說着小僧是旅人，而他也回答彼此相同之際，又來了這位第三個托鉢僧；因爲也是個旅人，就互相招呼。我們兩人也招呼了他，然後三個人一起步行，可是不多一會，因了天色已晚，便由命運之神引導到這家屋裏來了。——這便是我剃去鬚眉，和瞎去左眼的原因。

——衆人聽了這個故事，不覺很是驚奇，其中尤其是那位教主，對查法爾低低地說出這樣的感想：

「真的，這個僧人的那種遭遇，我還全然沒有見聞過的經驗！」

那時，女主人命令：「那麼，你就打了招呼，快些回去罷。」

但他却回答：「不，若不聽完其他的人說的故事，我決不回去。」

因此第二個托鉢僧就走向前面，在地上接了吻，開始說下面那樣的故事——

第二個托鉢僧的故事

我嘛，女主人，我並不是個生來就是獨隻眼。這完全是有過奇怪的由來的。假使能用雕刀把那些情形刻在眼角上的話，足可成爲世間惡人的一種警告。我本來是一位國王的兒子，所以，從很小的時候起便和任何王子同樣地，受到尊貴的教養。我由了七個教程，學習了占蘭經典，更熟讀了所有種類的書籍，也把那些內容和博士以及科學家加以討論。此外也學習了占星學，學會了詩人的美辭麗句，研究過任何方面的學問，因而超過當時任何有名望的人，而書法又勝過同時的著名的大家，名聲直傳到國外的所有都市和市莊，連全世界的各國國王也都知道了我的名字。那中間，久已聽到我的名聲的印度國王，派遣使節到我的父王那兒，說要把我接到那邊的宮廷裏去，併且送來了適當的禮物、贈品、以及其他無數的珍寶。於是，由父親替我選定幾名侍從，分乘六艘大船，經過一個月的航程，渡過海洋，到達那邊的國土。我們從船裏牽出馬匹，使裝載贈送那國王子底禮物的駱駝走在前面，朝着首都進發。但是，這進開始了不久之後，偶然向前方眺望時，看到有濛濛的砂塵飛揚起來，掩沒了地平線。

過了一個小時光景，那塵霧略微有些稀薄下去的時候，就從那裏面出現了身穿鋼鎧的五十個左右的騎士，現出像猛獅似的氣勢，看來好似一隊阿拉伯的劫賊。我們這邊的人數固然祇有四個，但看到我們裝着堆積如山的十頭駱駝的贈品，所以那些傢伙們就悠然地舉起槍矛，襲擊過來。我們雖用手勢告訴他們：「我們是到印度國王那兒去的使節，請勿加以危害。」可是對方也用手勢告訴我們：「咱們既非印度國王的臣僕，也並非是他的屬國。」那樣，就不問情由，開始了襲擊，不是把奴隸趕散開去，就是加以殺戮。我自己也受到重傷，好容易才逃說出來，但阿拉

伯人在那時候早已把那些帶來的金銀以及禮物，全部搶奪去了。因而，我變成與昨日全然不同的淒惶的姿態，毫無目標地向前進行，却又意想不到地走到某處叢山裏面，那一夜就祇好在那兒的山洞裏露宿。等到天色放明時，竟又開始旅行，那樣地繼續旅行之際，終於走到一座繁華而又富裕的城市。那時節，濃霜正與冬季一起離去，剛由百花繚亂的春來訪問的時令，因而滿開着色彩鮮艷的花朵，小河裏的水游游地流去，小鳥也正在啾啾地啼鳴。那正與詩人所歌唱的，這種都市的情形相同——

不但沒有絲毫可怕的情形，而且，

安逸與平靜還永遠地統治着這個都城，

那是美的土地，那些是美的土地底子孫，

看來猶如在天國同樣的，那幸福的人民。

我在非常疲乏之下，而肚子也感到了飢餓，因而臉色蒼白，身體無力，走到這城市裏以後，方始安下心来。可是，要想借錢，沒有担保的物品，而說要懇求人家罷，也沒有可以探找的人。於是，在沒有辦法之下，就對坐在小店裏的一個裁縫鄭重地打了招呼，那樣，裁縫看到我的揖禮，就親切地把我帶到屋子裏面，很溫和地詢問我到這陌生的他國來的原因。我把事情的經過全部告訴他時，裁縫爲我大爲不安地說：

「啊，青年，你不能把那祕密對任何一個人去說，因爲這個首都的國王，是你父親底最大的敵人，也是和你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對頭。唔，總之，生命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你須要好好的留神才是。」

那以後，裁縫替我準備好酒膳，兩個人一起飲食，說着各種閒話之間，已經到了夜裏，他就收拾好屋裏的角隅上，爲我鋪床被服。這樣地不知不覺的過了三天；到了第三天，他便問我：「你可有什麼糊口的本領？」

我就回答：「我學過法律，也會得到古蘭經典的博士學位，既能讀書算寫，更有著述家的名聲。」

他笑着回答：「哈哈，你的那些本領，在這個城市裏面，却有三個錢的價值；因爲這地方的人，無論是對於科學也好，著述也好，旁的什麼也好，除去知道一件賺錢的工作以外，就沒有了一個人學習過的！」

那麼，我說：「哦哦，那就爲難了，我除去所說的一些以外，就沒有別的本領。」

那時，裁縫便說：「那麼，沒有法子了，總之，祇好準備斧頭和繩索，到沒有開墾的土地裏去，砍伐一些樹木來混些日子，直等到神明來救助你罷。祇不過，千萬別把自己的身世，對任何人去說，不然的話，是會被人殺死的。」

說了，他爲我買了斧頭和繩索，併且也鄭重地託付了樵夫照顧我。因此，我在那些樵夫帶領之下，到森林裏去，在那裏採伐一天的柴木，到傍晚將採得的柴捆頂在頭上回來，賣得半個代擲，一部份充作伙食，而多下來的就積蓄起來。

這工作做上整整的一年，在有一天裏，也爲着工作，和平日同樣地走到荒野的深處，於是愈走愈遠，漸漸和同伴們分開了，獨自向前進行，出乎意外地走到一塊樹木繁盛的濕地上。走到那中間去時，看到一株滿是枝節的大樹，就開掘那周圍的地面，挖起泥土。不久之後，斧頭碰到一隻銅環上面，發出啞的聲音，分開泥土看時，那是裝在地穴門上的銅環，便拉將起來眺望，裏面還有步階可以通到下方。我走下去時又碰到一道門，推開去時，內部却是一間異常華麗的大客

颯，那裏面坐着一個像珍珠寶也似的女郎。在她的美貌之下，我的一切悲哀、煩惱以及所有憂悶，都在霎時之間飛散了。我陷在絕望深淵中的心胸痊癒了，靈魂也爲之恍惚起來。她大約有五呎光景的苗條身段，胸膛飽滿，臉頰猶愉快的花園，看上去使人感到活潑而又明朗，臉龐在烏玉般漆黑的皺髮下，顯出黎明之光也似的光輝，雪白的胸上，閃爍着真珠似的牙齒。詩人對於這種美人曾經那樣地歌唱——

烏黑髮絲初春的草，
婀娜腰兒水般流，那正如
輕垂的柳鞭拂砂丘！

也會有過這樣的歌唱——

那難以齊全的四種美感，
使我胸膛中的血爲之奔流，
怎肯爲妖精攝走啊，
這豈有了四美的——
使人恍惚的頭額，
漆黑潤澤的烏髮，
紅薔薇般的面頰，
亭亭玉立的長身。

我看到了她那姿態，不覺在創造這樣美而愛嬌的女郎的神明前面，俯伏下去。女的看到了我，就問：

「你是個人，還是個魔神？」

我回答：「是人。」

女的說：「啊啊，是誰把你帶到這裏來的呢？我在這裏忍耐了二十五年，從來沒有看到一個人。」

那樣，我說明進來的情形。實際上，她的說話聲音很是可愛，使我底心爲之柔和起來，因而又說：「啊，小姐，是幸福爲了要驅除我底煩惱和不安，把我帶到這裏來的。」

然後，又把不幸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了她，她也非常感動地，吸吸的哭泣着，說起話來：

「那麼，我也把身世告訴你罷：我是阿部納斯島島主，伊菲泰姆斯王的女兒，父親把我許配給叔父的兒子，和堂兄結婚。可是，在結婚的那一夜，母親底妹妹的兒子，也就是我底表兄，住在伊布里斯的，叫做直爾琪斯·平·拉琪姆斯的，是一個不可收拾的無賴漢，也是個妖魔，把我搶到了手，像飛鳥似的飛到這裏關閉起來。而且，也帶來了我所必要的東西，無數珍貴的物品——衣服、寶石、傢具、以及飲食的糧食。那妖魔在十天之中祇來一次，住過一夜便立刻回去；那因爲家裏的人不會允許，便把我搶了過來的緣故。不過，他答應假使有事情的時候，祇要用手指出觸動客室裏雕的兩條線上，那麼，不論是夜間或是白天，在手還沒有縮回來之前，便立即會到這裏來的。今天是他回去以後的第四天，離開這一次的到來還有六天。啊，你可以在這五天之中和我一起住在這裏，到那直爾琪斯來的前一天回去嗎？」

「啊啊，很好，很好！啊，這假使不是做夢，該是多麼好的事情哪！」

女的在我這話聲之下，高興得跳將起來，拉住我底手，走過拱形的門戶，直到華麗而又廣大的，裝飾得精緻異常的蒸汽浴室裏面。我脫去衣服，女的也脫掉了，一起在熱水裏洗浴，女的還親切地替我洗擦背上。完畢以後，離開浴池，她使我坐在她自己旁邊的柔軟的坐褥上，爲我拿來一些麝香氣味的果汁。正感到浴後的身心暢快時，膳食準備好了，兩個人對坐着進食，一邊談論一些各種事情。不久之後，女的對我說：「現在請安息罷，你一定已經很疲倦了。」我於是向她道了謝，睡到床上，忘懷了任何一切，沉沉地酣睡過去。

過了一些時候，張開眼來，那女的正在按摩我底雙腳呢！我愈加高興起來，衷心地爲她祝福，兩個人重又坐在一塊，開始說話。她說：

「噢，真是的，我獨自在這種地下，過上二十五年，胸中已經不知道要怎樣才好。現在，我有了這樣可以說話的對手，真不道要對安拉怎樣道謝才對啊！」接着又說：「你說罷，你愛喝那一種酒。」

我回答：「祇要是你喜愛的，什麼都行。」

女的對到壁櫥那面去，拿出裝有封蠟的上等陳葡萄酒，又在桌子上裝飾了濃香的花草，然後唱出這樣的詩歌——

知道了你的相訪，

心便跳躍，眼亦放光；

迎候着你啊，我底面頰

滿漾起輕綉般的笑意；

傾聽你底腳音，我道眼臉，

更浮泛起掩蔽不住的迷曠。

我等她唱完以後，向她鄭重地道謝，那因為她底愛猛烈地捕捉住我底心意，以致忘去了悲哀與苦痛。我們兩個人喝着酒，說着話，那樣地直到夜深才止，然後和她一起度過那個深夜。——那種夜間，實在可說是一生之中，未曾遇到過的夜間！歡樂直繼續到第二天的正午以後方才中止，而在那些時間中，陶醉在暢爽的心境裏面，全然失去了自主的意志。那時，我搖搖擺擺地站起身來，對她說：

「啊啊，我底戀人！你來罷，我要把你帶出這個地底，破壞那個妖魔的禁咒。」
可是她却笑着回答：「那個妖魔在十天之中祇來一天，而你在九天之中不也可以滿足了嗎？而且，你也得爲你自身的安全打算一下的。」

然而我却倔強地反對，（不，老實說，酒實在有些沉醉了。）說：「不，我現在立刻要打壞那雕有符咒的客室，喊過妖魔，試一下驅除妖魔的手腕，把那傢伙打得落花流水！」

女的聽了這話，駭的臉色蒼白，哀求着說：「哦哦，求求你，請你別這樣地做罷！」一邊開始唸出這樣的詩——

這，這是滅亡的深淵啊，
賢明的人，你休要近前！

接着，又唱出這樣的歌——

可憐的，願望別離的你，
收緊那馬底繮索罷，
不然，你將深深地悔恨；
可憐的，你且留住了罷，
違逆雖是世間的常事，
但一念之錯的分離，
却不會再有重逢的機緣。

我雖是聽着她的詩歌，但也不把那些意思放在心上，依然抬起腿來，一脚踢到壁上。
可是，女主人，我盡力地一脚踢到壁上去時，頃刻之間空氣就沉重鬱悶起來，四周黑暗了，
雷聲開始震響，電光也閃射下來，大地不住的隆隆作聲，猛烈地動搖，立時間看不到任何東西。
這時，我的酒醉回醒了，不覺大聲地喊：

「這究竟怎麼啦！」

那麼，女的回答：

「是那個妖魔來了。我早就關照你，不能那樣的做。唉，我將為你喪掉生命。不過，你還是逃去了罷！快些從你進來的地方逃出去罷！」

因此，我就朝那步階方面飛逃出去，可是因了過分的恐懼，忘記拿回我底靴子和斧頭。剛跨上兩級步階，回頭去看時，多可怕啊，大地的正中分裂成兩半，從那裏面出現了可怕的怪物——那個妖魔。他對女的說：

「特地喊我出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了什麼不幸的事情嗎？」

「不，並不是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祇不過我感到胸口漲悶，覺得心裏很是悲苦，因此，爲了消愁起見，喝了一些酒，又到廁所裏去了一次，但是因爲酒醉，頭腦昏暈起來，倒到壁上去。」女的那樣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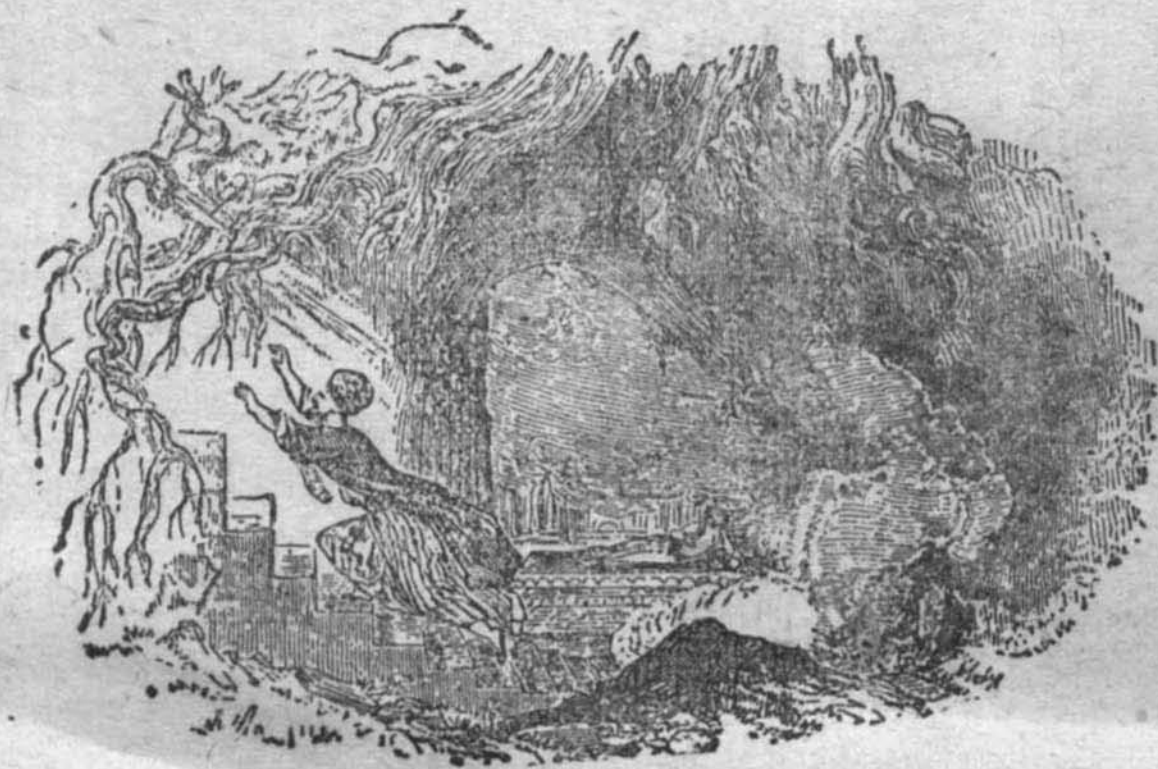
可是，那個妖魔却怒聲喝叫：「胡說！你倒像是一個野鷄哪！」於是，他對大客廳裏到處眺望，終於看到我底靴子和斧頭，就對女的說：

「那不是你們人間才有的東西嗎？」

這樣，她便回答：「到現在爲止，從來沒有看到過那種東西，或許是附在你底衣服上面，把它帶到這裏面來，也說不定的！」

「別說傻話！你這野鷄！賤人，蕩婦！」

妖魔在那樣怒喝之下，剝去女的衣服，赤裸裸地推倒地面上，把她底手足猶如網到十字架上那樣地綁在四條柱子之間，狠狠地拷打着要她招認。我聽到她底嘶喚和呻吟的聲音，再也不能在那兒獸下去了。因此，駭得戰戰兢兢地跨上步階，走完步階，立即把土穴的洞口照舊蓋好，再掩上泥土。我在心裏深深地悔恨着自己底行爲，回想起剛才她的接待，她那美而可愛的容貌，更想像着她經過二十五年平靜生活的現在，被那可咀咒的妖魔所拷問的苦楚神情，以及那所以會有那種事情發生，



全部是因着自己的緣故。我更回憶到父親和他那巨額的財產，自己降身為樵夫的經過，好容易過上短時的穩靜的生活，却又不能不遇到這種悲哀的情景。因而，我猛烈地痛哭，反覆地唸出這樣的聯句——

是幾時啊，那命運的暴虐，

壓住你最緊的？

回顧一下，一天使你快樂，

而另一天裏却使你煩惱！

那以後，我走到裁縫底家裏去，他正在爲我耽心，等候我的回去。他實際上，不分晝夜地儘是想念着我。因而，當那裁縫一看到我的臉龐，就說：

「我儘是耽心，以爲你會不會給野獸咬倒，或者是碰上了什麼災難，甚至連夜裏也不能好好地睡覺呢。啊啊，現在既然能够平安地回來，那真比任何事情還要來得高興！」

我衷心對他厚重的友情表示感謝，走到他給我睡覺的屋角裏去，坐在椅子上，重又回想到現在爲止發生過事情，依次地加以追憶。於是，對於自己過分的愚蠢行爲，踢動牆壁而毫不顧計對方的舉止覺得可恥，同時也叱責着自身。正在作種種思考之間，那裁縫走將進來，這樣說：

「噯，一個老年的波斯人，正在外面找你，替你拿來了靴子和斧頭。他說：『在穆阿星寺院敲響早禱鐘聲的時候，走出外面，偶然看到那些東西，因爲不知道是誰的，便到樵夫們那兒去問，樵夫看到了，立刻知道是你的，所以拿到這兒來了。』現在，那個老人坐在我底店舖裏，你去見了他道了謝，把那靴子和斧頭收回來罷。」

我聽了那些話，在恐怖中臉色駭得發青，像受到打擊似地昏過去了。那樣，在我還沒有恢復神志的當兒，哦哦！屋子裏的地面分成兩半，那裏面出現了一個波斯人——也就那個妖魔。原來那妖魔在拷問女的之下，因為得不到一句話的招供，就拿起那雙靴子和斧頭，怒喝一聲：「要知道我是個伊布里斯底後裔直爾琪斯，一定要把這靴子和斧頭的原主帶來給你瞧！」然後，他立刻變成波斯人，走到樵夫那兒去，巧妙地問到我的地方來了。於是，他短時的眺望了一會店裏的情形，確定是真實不錯時，便突地飛撲過來，猶如大鷹抓鼠也似地抓住了我，飛竄到高空上去。可是，在不久之後，重又霎地降下，帶住昏厥的我跳進泥土裏面，終於到達了曾經度過一次幸福的夜的那座宮殿中間。那地方，她依然赤裸着身體，手足被網在四條柱子上，而側腹上還不絕地流淌着血滴。我看到這種情形，不覺眼睛裏漾起淚水，再也抑制不住了。可是那個妖魔却在她底身上彎下腰去，怒聲地喝問：

「你這淫婦，他不是你的姦夫嗎？」

女的看住我這邊，說：「我不認識他。到現在為止，從來不會和他見過面！」



這樣，妖魔拳跳着怒喝：「什麼！打的這麼厲害，還不說實話嗎？」

「我從出生以來，從來沒有和他見過一次面。假使說，單是神明的答責，也就够怕的了。」

那樣，妖魔就說：「好罷，你既然堅決地說不認識這個人，那麼，就用這口劍斬去他底頭罷！」

因此，女的握起劍，走向我這邊來了。我用眼睛對她注視，淚水流過臉頰猶如瀑布般地降下，她也發覺到這一點，也用眼睛這樣回答：「你爲什麼要使我遭到這樣不幸啊？」因而，我又回答：「現在你正應該發些慈悲，寬恕我啊！」可是，那時的我底心，這樣地大聲呼喚：

我底眼是舌尖的傳語人，
它明白地道出穩秘的戀，
我們的依戀不捨的相見，
雖是不絕流淌着淚水罷，
祇要我底眼睛起了誓言，
舌尖就沉默得猶如啞子。
你也閉起唇片使眼說話，
在我底手指的暗示之下，
充分地汲取這我底心意。
這樣在眉毛的顫動之下，
我們也可通曉所有一切，

我們雖然是無言的戀人，
依舊能高聲地暢談無阻。

可是，她突然丟掉了劍，這樣地說：

「我對於一點也不認識，又對我無害的人底頭，怎能下手斬掉啊！這種行爲，在我所受到的教訓上，是不准許的！」

說着，她又交又起雙手。於是，妖魔說：「殺死情夫，在你該是一件悲傷的事情吧？他也在一起說謊，你才新忍受這樣的拷問，不住地強辯。這樣看來，你們在互相愛憐，是愈加真確了。」接着，他又轉對我這邊狠狠的說：「哼，你也和她一樣，說不認識這個女人嗎？」

「那女人究竟是誰？實在的，我到現在爲止，從來沒有看到過她呢！」

這樣，妖魔就說：「那麼，就拿起這劍，斬掉這個女人底頭罷。那樣的話，我方才能够相信實在是向不認識的證據。祇要有了證據，我就毫不爲難地放你回去！」

「好的就這樣辦罷！」我那樣回答，於是，拿起劍，立即走到她的前面去，現出要把她斬殺的神情。那時，她在眼睛裏說出這樣的話：「我的相戀終究落了空嗎？不單如此，你還要做出那樣狠心的事情嗎？」

我因爲已經知道她底眼睛在說的是什麼話，也就用眼睛回答：「爲着你，我可以犧牲我底靈魂！」

那當兒，我們兩個人底心裏，正互相誦唸着這樣的詞句——

因然是甜蜜的戀人在以眉傳語，

也仍能完全理解到熱烈的心意。

他用燃燒的眼睛，

吹注着熱情，

她也精細地領悟

無言地頷首；

雖是僵硬地互相交視，

而那眼色又多麼美麗，

那是啞子般的語言，

但被解釋得多麼清楚。

現在，他正以眉代筆，

書寫出自己熾熱的心意，

現在，她正用脣隨代嘴，

誦唸出對方猛烈的情緒。

我含着滿眶漾溢的淚水，丟掉了劍，這樣地說：

「唉唉，強力的魔神，這既無智慧又無信仰的女人，尙且能想到斬去我底頭，是一件不對的事情，何況我——是一個男子漢的我，怎能去斬掉一個一生之中從未見過一面的女人底頭呢？即使強要我喝乾死與滅亡的杯子罷，我也做不出那種錯誤的事情。」

這樣，妖魔就大聲地怒喝：「你們兩個人倒商量得很不錯哪！那末，你可以瞧一瞧要做出什麼結果罷。」說着，提起劍來，首先在女的手臂上斬了四次，然後再斬去她底脚。那時，我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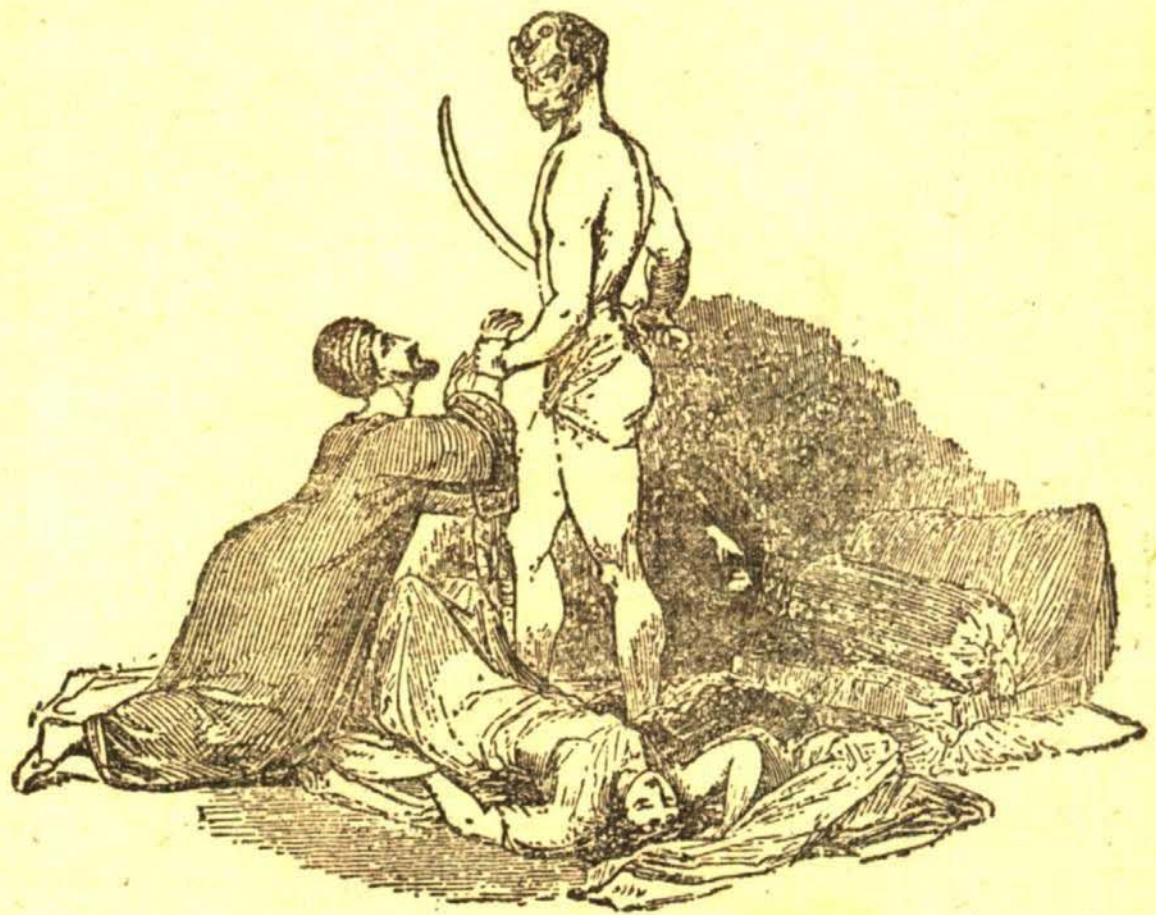
悟到不能免去一死了。女的用昏矇下去的眼矇呆地看住我，對我告別。妖魔一邊怒喝：「你發生過姦情，害得這個我做了沒有面目的東西！」一邊任性地砍倒女的，毫不費力地斬掉了女的頭顱。

那以後，妖魔又轉對我說：「呸，我們的規矩是：妻子發生了姦情，就得把她斬死！這女人十二歲的那一年，在結婚的一夜給我搶過來的，所以，除去我以外，就不知道第二個男人，我變成一個人——變成了一個波斯人，每逢十天到這兒來一次，一起度過一個晚上。可是，她使我受到了侮辱，因而把她殺死的。但是你呢，雖然沒有和這個女人使我受辱的證據，却也不能就這樣放鬆了你。好罷，你就說一句希望的話罷，我可以允許你的。」

我聽了，非常高興地問：「那麼，我應該怎樣希望呢？」

「你可以這樣的說——你喜歡變成什麼東西呢？你喜歡變成一隻狗，還是驢馬，還是猴子呢？你在那裏面希望一種就是了。」

因此，我就回答（其實，我正在心裏哀求安拉的慈悲）：「請你允許我免掉這一點吧！假使



你能够寬恕一個回教徒，一個沒有做過任何惡事的男子。」於是我胆怯地挺直身子，說：「因為我已經受到不少的苦痛了。」

可是，妖魔說：「別說夢話。要你生要你死，都可以由我底意思哪。何況，我還說了由你選定一種想要做的東西呢！」

於是我說：「連那受人嫉妬的人都寬恕過嫉妬的人的，你也寬恕了我，不也很好嗎？」

妖魔就問：「那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那樣，我就開始說述下面那樣的故事——

嫉妬的人和被嫉妬的人底故事

那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座城市裏，在祇用一道板壁分成兩間房間的一幢很長平房裏面，各住着一個男人。那中間的一個嫉妬着另一個男人，常常用惡意的眼光對他看。拚命地用盡心計，想要以什麼災難使他受害。他那樣的無時無刻地嫉妬着隣居，終於心意激昂起來，連飯也不能好好地吃到咽喉裏去，而睡覺也不能好好地睡一夜了。但是，那個受他嫉妬的人，却愈過愈是富裕，愈是受到他的努力要想妨害，反而愈加繁昌起來；不過，到後來，他也發覺到隣人正對自己抱有惡意，以及始終想要加害於自己的情形。於是，他想：「那可不得了！但是，總不見得祇有這個地方才能住人的呀！」因而，他拋棄了這個住屋，到另外的都市裏去，在那地方買進一塊很小的土地，而基地上附有一口乾涸了的使用吊桶的枯井。他便在那兒建造一座禮拜堂，也買了些必要的傢具，定居在那裏面，熱心地禮拜全能的安拉。

四方的托鉢僧和行者們聽到這個消息，都成羣地聚集到這地方來了。他的名聲由那城市傳揚到外面去，甚至全國的冷僻的地方也知道有他那樣的一個信徒。那消息在不久之間，也傳到他以前的善於嫉妬的隣人那兒，知道他得到非常好的幸運，甚至成爲全國聞名的信徒之一底情形。因此，他就出發到那城市裏去，不久之後，便到達那聖者所隱居的禮拜堂裏。可是，那個被他嫉妬的人依然衷心地歡迎他，誠心誠意地招待。這樣，那善於嫉妬的人就說：

「因爲有一句話要對你說，所以從遙遠的地方到你這兒來的。不過爲了要把這非常好的話告訴你，你得把我帶到你自已底房間裏去。」

因此，被他嫉妬的人便站起身來，握住他底手，走到禮拜堂的最深的地方去；可見他又說：

「叫那些僧人都到別的地方去一下罷，假使不是在離也聽不到的場所，是不便說話的。」
因而，被他嫉妬的人就對僧侶們說：「各位，且到各自的屋子裏去過一會罷。」

各人退開以後，兩個一起走到那口乾涸的廢井那兒來了。於是，當他們兩人剛站在廢井旁邊的時候，那善於嫉妬的人就突然推了一下，而那被他嫉妬的人便倒跌進枯井裏去，看不到影子了。善於嫉妬的人看望一下，立刻離開那塊地方，以爲那個人已經死掉，安心地回到自己家裏。然而，偶然的事情是：這枯井裏而住着幾個魔怪，很清楚地看到當時的情形，就輕輕地托住他的身體，緩緩地降落下去，到了井底，大家使他坐在一塊大石上面。不多一會，其中的一個魔怪問話了：

「你們可認識他嗎？」

「不。」大家這樣回答。

「他嘛，」第一個開口的魔怪開始說明：「被那個人嫉妬得不得了，這才逃開了他搬到這裏來居住的。於是，他造成這座禮拜堂，不是說教，便誦唸古蘭經典，使我們受到感化。但是，那個人依然特地趕到這裏來，巧妙地欺騙着他，把他推進我們住的這口廢井裏來了。祇不過，機會也是機會，今天晚上，他底善良的名聲，已經傳到這都市裏的蘇丹底耳朵裏了，到明天，蘇丹就爲着公主的事情，要來看望他啦！」

「難道說公主有些不舒服嗎？」其中的一個問。

「是啊，是爲着惡鬼的作祟囉！那是說：她被達姆達姆底兒子魅蒙，像發狂也似的迷住了。可是，這個虔心的人如果知道醫治的方法，那公主的病倒是很容易地可以治癒的。」

聽了這話，其中的一個問：「難道有什麼藥嗎？」

「他在禮拜堂裏不是養着一隻黑色的雌貓嗎？在那靠近尾巴的臀部，有一塊銀圓那樣大的白

色斑點，祇要在那白色的斑點上拔下七根白毛，拿來去燻一下公主，那麼，不但惡鬼就會立刻逃走，不敢再來。而且同時，公主也可以恢復原來的神志了。」

那些談話都是在那信徒可以聽到的地方說的，所以他每一句都聽得很清楚。

當夜色朦朧發白的時光，僧侶們都跑將出來，找尋那個信徒，那時候信徒剛巧攀住井壁爬到地面上來，映到大家的眼睛的他底姿態，真是異常崇高而又神聖！現在，他因為已經知道要治癒公主的病，除去黑色雌貓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便在靠近尾巴的白毛斑點上拔下七根毫毛，收藏起來。那樣，當太陽還不會完全上昇之前，蘇丹已經使侍從們等在門外，帶着大官到禮拜堂裏面來了。他恭恭敬敬地迎住蘇丹，請他就坐以後，這樣地問：

「陛下爲着什麼事情到這裏來的，且由臣先說一下吧！」

「唔，你說出來聽罷。」

「表面上看來固然是爲了參拜安拉，但實際上却是爲着公主的事情，來和臣相商的。是不是呢？」

「啊啊，信徒深切的堂主，你說的一點不錯！」國王這樣回答。

於是，他又啓奏：「那麼，請陛下派遣使臣，立刻把公主接到這裏來罷。那樣的話，我當場就可以醫治公主的疾病，祇要安拉的聖意能加庇護——」

蘇丹異常高興，立刻派遣侍從到公主那兒去，把公主依照原來綁住手脚的神情拾將過來。這時，被嫉妬的人便使公主坐進一幅垂幕裏面，拿出那黑貓底毛，開始對公主焙燻。那樣一來，依憑在公主頭腦裏的惡鬼，立即悲叫着逃走了，公主也立時回復原來的神志，遮沒臉龐這樣地說：

「啊呀，怎麼一回事啊！是誰把我帶到這裏來的？」

蘇丹看到這個情形，感到無上快樂，不絕地在公主底眼睛和聖者底手上接吻。然後他對着大

官們，這樣諮問：

「這個治癒公主的人，應該怎樣地酬報他才好呢？你們考慮着說罷。」

這樣，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最適當是使他和公主結婚！」

「呵呵，這話說得不錯！」

這樣一來，蘇丹把聖者招爲公主的駙馬，因而，被嫉妬的人一躍而成爲蘇丹底養子了。那以後不多幾時，宰相死了，國王對衆位大臣詢問：「誰可以繼任宰相的職務呢？」

「駙馬甚爲適當！」廷臣都那樣回答。

這樣，被嫉妬的人就担任了宰相。那以後不多幾年，蘇丹也逝世了，百官都聚在一起，大家商議：「應該推誰爲國王？」於是，大家都喊：「宰相！」這樣，宰相立刻承繼了蘇丹的位置，成爲萬民底真正的統治者，也是個有力的國王了。

有一天裏，他騎着馬，在王族和宰相以及顯官的隨從之下，威風凜凜地在城市中巡視，到一條街道上，他偶然看到那個善於嫉妬的隣人，也徒步的站在一旁，於是，國王便回顧着宰相，說：

「把那個人帶到我這兒來，可是千萬別使他受驚！」

宰相把他帶過來時，國王就說：

「由國庫裏支出一千塊金幣給他，此外再備十頭駱駝，裝載經商必需的物品，派侍從把他送到他自己的城市裏去罷。」

然後，國王對這猶如敵人一般的人告別，並不說出一句他以前所作的惡事。呵呵，魔神，你看一下這被嫉妬的人對那善於嫉妬的人所發的慈悲罷。那個對手在開始的時候，對於毫無所謂的人抱着憎惡與敵意，一有機會就加以非難，結果終於把他趕走，却又故意追蹤到新居裏去，推到

井裏，要想謀害生命；但是，那個受人損害的，不是並沒有作一點報復的行爲嗎？甚至相反地寬恕了對方的罪惡，贈送了大量的物品把他送回家去呢。——

這樣說完以後，我就俯伏在妖魔前面，哀哀地痛哭，吟出下面那樣的詩句——

學習一下賢明人的行爲，

寬恕了我底過錯罷，

赦免一切的罪惡，而

仇恨，更應忘却。

雖是有深切的怨恨

也須請你垂憐！

對哀求神明饒恕的人，

便應縮回你那要犯罪縛人底手。

這樣，妖魔說：「停住你的長篇議論！無論如何我不能寬恕過你！我再不願聽你這種哭訴，也休想從我底咀咒中逃脫出去！」

說着，突然抓起了我，從大地飛上天空，直高到看望地球猶如很大的白色雲塊，或是浮漾在大海正中的整子。不久之後，把我放下到山頂上，抓起一些砂粒，對着唸起什麼咒語，紛紛地撒在我的身上，說：

「立刻變成猴子！」

這樣，頓時之間，我的身體，變成使人以為是經過百年以上的，沒有尾巴的大猴子了。

那時，妖魔走了。單留下獨自一個的我，看着這醜惡可憎的形狀，儘是悲嘆。可是，想到所謂命運對任何人都很公平，也決不是不變的一點時，除去度過這慘酷的時期和聽天由命之外，便沒有了別的方法。走下山麓，是一片荒漠的平野，在那荒野上行走一個月光景之後，這才走到海岸邊上。站在那兒眺望時，見到海洋的遠方有一艘船隻，揚起順風的船帆，對準岸邊駛將過來。我就隱身在岩石背後，等候那船靠岸的當兒，就出其不意地跳上船去。那船裏趁着很多的商人和旅客，其中的一個便大聲地喊叫：

「啊，船長，這不吉的畜生，將會變成什麼兇兆的！」

另一個人也說：「把牠趕出去罷！」

船長說：「殺了牠罷！」

第三個人說：「用劍砍掉牠！」

那時，第四個人說：「用箭射穿牠！」

可是，我仍然跳過去，抓住船長的衣裙，嗚嗚的淌着眼淚哀求。船長看到我這種形狀也很覺得可憐，就對大家這樣地說：

「各位，這猴子正在哀求我的救助，所以，就救了牠罷。現在這樣的決定之下，不准有一隻手指去碰到牠，不然的話，我們之間是會發生流血的慘劇的！」

從此以後，船長對我很是關切，而我呢，自從聽到他的話以來，嘴裏雖是說不出話來，就和僕人同樣地，替他做完任何事情，因此，船長對我愈加親切了。船趁着順風，迅快地駛行了五十天光景，終於到達一座很大城市外的岩壁下，拋下了錨。那地方，住着不是神明便無從計數那樣衆多的居民，那其中還有多數的學者。我們到了那兒，立刻便有侍官奉着王命騎馬過來，對商人

們招呼以後，也說了航途平安的祝語，再這樣地說：

「國王很歡迎你們的到來，命令我把這一卷紙交給你們，請你們在紙上各自寫上些什麼詩句。那因為：這兒的宰相是個著名的文筆家，可是當他去世以後，國王曾經嚴正地起過誓，接任那位宰相的人，若不是足能和他匹敵的文筆家，就決不錄用。」

說着，他把長二十尺，闊二尺光景的紙軸遞交過來，於是，能够寫作的商人們每個人都在那上面寫了些什麼詞句。他們將完的時候，我站起身來（身子當然是猴子的形狀）突然從他們手中搶過紙卷。他們該以為我要把它撕破，丟到海裏去罷，都圍繞起來擁在一起對我威嚇，可是看到我裝出手勢表示要寫字的神情，大家都吃了一驚，說：

「噫！會寫字的猴子，倒還沒有看到過哪！」

船長呢，他也大聲地喊叫：

「好罷，就讓牠寫罷，假使寫的不成話，就踢到海裏去淹死牠，不過，如果寫得不錯，我就把牠收作養子，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伶俐，這樣懂事的猴子，老實說一句，我以為我實在的兒子，能有牠那樣的聰明才好哪！」

我拿起蘆筆，伸直手臂，蘸了墨水，不費思索地流利的寫出下面那樣的聯句——

「時勢」啓示了：賜與偉人恩寵，

更顯揚出崇高的神明底光榮；

安拉正是善良之母，仁慈之父，

失去你的，萬人皆將成爲孤鴻！

寫完了，我用拉耶尼文字，以略大一些的流暢的筆勢，這樣地寫——

你拿起來罷，應向世間傳揚的一枝蘆筆，

更使那筆勢表達出世界的繁榮，

尼羅河由了慈愛，成爲密斯蘭姆的尼羅

以五條支流，來嘻笑他處的貧窮。

其次，又用薩爾斯文字這樣地寫——

雖然沒有逃脫死亡的文人，

但他動人的筆，却常受衆人朗誦。

到了審判的日子裏，

你須寫下有益的文句。

接着，我用挪斯克文字書寫——

爲着命運，在

我們底戀情有了分別的時期裏，

墨水瓶底碎片表示出極意。

更使那說話的蘆筆傳言。

我再用屠瑪爾文字書寫——

王的家國能永續到何時，在於是否遵守真理，
那過去的王者現在又在那裏？

握有權力的時間裏，須種植繁茂的樹木，
當你滅亡的一天，正是宣揚盛德的時期。

最後，又用摩哈卡克文字書寫——

打開以富爲名的墨水瓶籠，

也蘸上仁慈的心與恩惠的手底墨汁，

有暇書寫的時間中，要寫出雄偉崇高的事蹟，

在筆與劍底尖端，須發揮出你自己底名譽。

我把卷軸交給侍從官，等大家都寫完以後，侍從官就把那帶了回去，呈交給國王。國王打開那紙面看時，除去我的手蹟以外，沒有一首能够迎合他底心意的詩句。於是國王就對那些羅列如星的廷臣們傳諭：

「把書寫這些詩句的人找出來，賜他穿著華貴的寬服，騎上驟馬，前面由樂隊引路，帶他到

朕的地方來罷。」

在這話聲之下，各個廷臣都不覺苦笑起來，國王就現出憤怒的神色喊叫：

「這批沒有禮貌的東西！朕下的命令，爲什麼冷笑？」

「啊啊，陛下，微臣們雖然發笑，也決不是嘲笑陛下，何況，那也不是沒有緣故而笑的。大家這樣地回奏。」

「那麼，有什麼緣故呢？」

「陛下雖說要召見那個寫詩的人，可是，老實的說，寫那詩的並不是亞當的子孫，而是船長養的一隻沒有尾巴的猴子。」

「那話可是實在的嗎？」

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決不敢有絲毫的錯誤，爲什麼要把虛偽的話對陛下啓奏啊！」

國王聽了這話，又驚又喜地搖動着身子，說：「朕就購買那隻船長底猴子罷。」

於是，準備了騾馬、禮服、樂隊以及衛兵，派遣使臣到船裏去，這樣地命令：

「用不到顧慮，就讓那猴子穿好禮服，騎上騾馬，隨從了衛兵，由樂隊領先帶到這兒來罷。」

使臣們走到船裏，由船長那兒接過了我，替我穿上禮服，騎上雌的騾馬，浩浩蕩蕩地從市街中通過。看到這種情形的人們都大爲驚奇，也感到興味，互相這樣地談論：

「呵呵！難道說國王要委任猴子做宰相嗎？」

於是，無論貧賤富貴的人們，都大事騷鬧地成羣集合起來，市街動蕩了，自下到上形成了一種絕大騷鬧的場面。

由使臣引導之下走到國王前面的時候，我在地面接了三次吻，再對待從長官以及大臣前面各

接一次吻。那時，因為國王賜我就坐，我就恭恭敬敬地，交起雙膝坐將下去。所有在場的人們對於我周到的禮儀，都為之嘖舌驚訝，那中間最覺奇異的，還是國王。那樣，國王就命令眾人全部退出，單留下國王自己和值班的宦官，以及幼小的白種奴隸；同時，也在我的前面陳開宴席。那菜餚更是些所有種類的飛鳥——家禽、飛禽以及鶉鳥，類似砂雉般地幽居窠中的種類，各種鷄肴等等，多得無從計數。陳列完畢以後，國王表示一起進食，我便重又起立，再在地上接了吻，然後就坐陪食。不久之後，撤去食桌，我在七種水裏洗了手，握起蘆筆，寫下這樣的聯句來代替言語——

悲哀罷，放在盆碟裏的小鷓鴣的殘骸，
哭泣罷，油煎的食品和雜湯的荒跡，
悼傷罷，我受傷的戀人，死亡的砂雉，
還有，裹在褐色美麗的蛋餃裏的鷄兒。
啊啊，燻焙的燒餅和點心堆得山嶽地高，
兩尾魚兒，使我底心怎樣燃燒。

哦哦，長麵條啊，爲了你，
我底心是多麼沉痛；

假使沒有你，
會稀淡所有的美味，也消失掉喜悅。

豐盛可口的宴席裏，
增添上切細的肉丁，

鷄子迴轉着黃色的眼，受到火的苦熬。

單是爲了燒肉，也應感謝安拉，

哦哦，多麼豔美的，

油餞的豆和鍋裏的菜。

在飽滿而免除飢餓的時候，

我底手腕便離開麵包，

落向裝飾美麗的布了上面。

這樣，睡眠着的食慾覺醒了，

渴望着灼爛的盆，戲耍地撥動蜜餞的果實，

更被那珍奇、巧妙、不知名的食品引動了心。

忍耐罷，有時驕傲有時嫉妬的，我底靈魂，

今天雖有些暗沉憂鬱，

但明天又可晴朗快適！

然後，我起身，在不失禮節的距離下坐了下來。那其間，國王讀完我所寫的詩句，驚奇得這樣地說：

「啊啊，猴子能够修得這樣風緻的詩格和書法，真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啊！該說是奇蹟中的奇蹟哪！」

不多一會，送上來許多瓶滿盛各種芳醇的美酒，國王喝乾之後，把杯子遞到我這邊來了，我在地上了接了吻，喝乾酒，又在那上面這樣地寫——

當舒開我底舌片時，
酒就以火使我沸騰，
爲着同伴，我能够持有苦痛和忍耐，
因而，人們才虔敬地擁護着我，
我也能吸到比處女底唇片更鮮美的甘露。

接着，又這樣地寫——

說了，朝晨已經對夜間說了：

「好，退走罷，太陽要出來了。」

我們喝過了，喝的沉醉了，

直喝到忘去憂鬱以及苦辛，

杯兒透明，美酒芳醇，

是酒在杯中呢，

還是酒中的杯？

國王讀完那詩，嘆息着說：「唉唉，這樣的才能如果爲一個人類所有，那便能成爲當代唯一的人物了！」然後，國王命令拿過軍棋，說：「可以下一盤嗎？」

那樣，我就點頭表示遵旨，走向前面把棋子放上方位，下了兩次，而兩次都爲我所勝，國王



吃驚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於是我站着提起蘆筆，在棋盤上寫下兩首聯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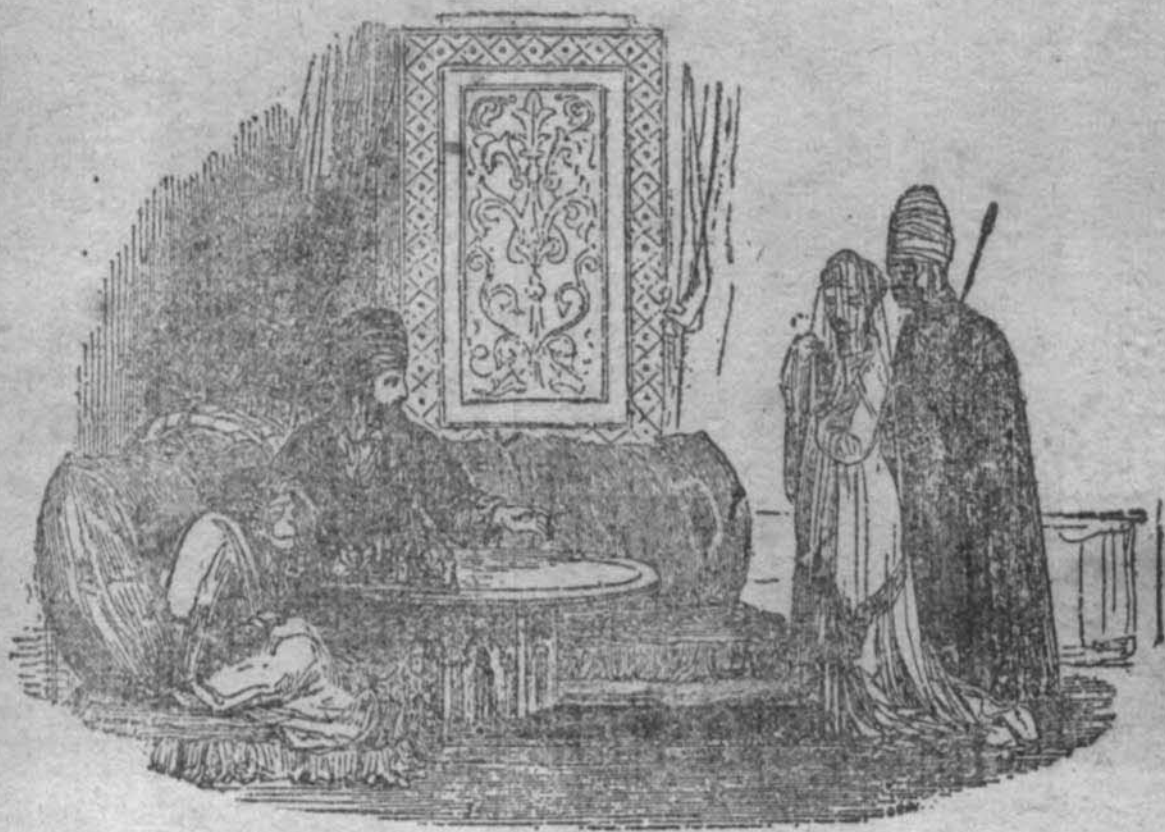
兩個人下着軍棋，
相對地細細吟思，
勝負雖還未見決定，
但周圍業已暗沉，
休止了罷，
且到臥床同息。

國王驚喜地讀完那詩，對宦官說：「牟克皮爾，你到西特·阿耳孚笙公主那兒去，這樣地宣告：『要給你看一下世上罕有的猴子，使你高興，立刻到這裏來回話罷。』」

宦官出去一會，立即帶着一個女人來了。她一見到我，掩住臉龐這樣地說：

「啊，父王！你不覺害羞嗎？特地派人去宣我到來，叫我會見一個陌生的人，怎能愉快呢！」

「啊，西特·阿耳孚笙，在這裏除去這隻小畜，扶育你的宦官，和是你父親的朕以外，並沒有旁人，究竟爲着誰掩起臉龐呢？」



「那因為你以為是隻獐子，却實際是個青年的緣故。這一位是個既有智慧，也懂禮儀，教養又深，而且身份也很高貴的王子，不過，目前却是在妖法的禁制之下。那原因是：伊布利斯的後裔叫做其爾琪利的妖魔，在殺死他自己妻子阿布納斯島主伊非泰姆斯王底公主之後，對他施上了咒語的緣故。」

國王聽了公主的話，大吃一驚，就對我說：

「現在的話可是真的？」

我點點頭回答，表示正是如此，哀傷地痛哭起來。這樣，國王就對公主問：

「你怎麼知道他是受到妖法禁制的呢？」

「父王，我在幼小的時候，曾經和一個老婆子住在一起，但她却是個有怪癖的婆子，人既聰明，而且也懂魔法。因此，我跟她學會了魔法的咒語和方法，就鄭重地記了下來，總共記住一百七十種光景的魔法型式。我祇要略用一些手法，便能把這城市移到居住在世界邊涯上的魔神所住的卡夫山，或是瑟爾克曼皮恩特海裏去，使這地方變成蒼海大洋，而這裏的人，也都化成海裏的游魚了。」

「啊，我底公主，朕以朕的一生來要求，替這個青年解掉那妖法的禁制罷。誠然不錯，他是個有優秀才能，而教養也高，朕想任命他做宰相，把你嫁給他呢。」

「是，我高興地遵命！」公主這樣回答了，就拿出刻有用希伯來文字寫的安拉名字小鐵刀，在宮殿正中的地面上，劃出一個很大圓圈，再在裏面用可非克文字寫上奇妙的名字和咒文。於是，她一邊在嘴裏唱着咒語，但說的是什麼，我們都並不懂得。頃刻之間，四周暗沉下來，使人以為天空落到頭上來了。正在這當兒，哦哦，那妖魔的姿態就出現了。那手猶如有很多鋼條的叉，脚也像大船的桅桿，而眼又似輝煌的篝火。我們看了，大家都驚駭得儘是哆嗦顫抖，但公主

却對妖魔呼喝：

「你這畜生！誰來怕你這種神情！」

那樣，妖魔就變成獅子的形狀，這樣怒吼：

「嘿，叛徒！你爲什麼違背決不違反的誓言？」

「畜生！誰會和你這種東西有過誓言的？」

妖魔聽了這話，就大聲怒喝：「好罷，那麼，你就以手裏的東西打過來罷！」說着之際，獅子張開大口，撲向公主的身上去。可是公主迅快地避開身體，抓住頭髮，一邊唸了幾句什麼話，飛跳到空中，頭髮立即變成了鋒利的刀身。公主就用那刀，在一揮之下，把獅子斬成兩段。這樣，牠底身體飛昇到半空中，那頭顱就變成一隻蠍子，接着，公主也變作大蛇的形態，對那該咀咒的蠍子襲擊。兩種畜類便這樣地糾結在一起，猛烈地爭鬪到一個小時光景；然後蠍子變成禿鷹，而大蛇也變作鸞鳥，對禿鷹飛撲，又追擊了一個小時。這一次妖魔化成黑色雌貓，咽喉裏咕咕作響，露出牙齒，噴着唾沫，因此，鸞鳥就變成斑狼，在宮殿裏面長時間地繼續戰鬥。可是，貓在將要敗北的時候，立刻變成一隻小蟲，對那種在宮殿正中噴水旁邊的紅柘榴裏面，爬了進去，這樣，那柘榴就在空中，



膨脹到猶如西瓜那樣大小，跌到宮殿的鋪石上面，裂成粉碎，果粒全部飛爆出來，散滿地面。於是，狼也搖身一變，化作潔白的公鷄，啄去每一粒石榴果實；但是，偶然的是有一粒滾在噴水池的邊緣，巧妙地隱蔽起來，這時，公鷄啾啾——啾的啼着，拍動翅膀，恰如在歌唱「已經全部啄完了嗎」一般的神情。然而，我們呢，對於牠在啼些什麼，以及爲什麼宮殿也會發出崩潰似的轟音，却全然不懂。那以後，公鷄依然到處巡探，終於給牠發見落在噴水池邊緣上的果粒，就拚命飛撲過去想要啄掉，可是，就在那間不容髮的當兒，那果粒已經迅捷地滾進水中，變成一尾魚沉沒到水底下去了。因此，那公鷄也變成大魚，跟着躍進水裏。這樣，在短時之中，就看不到那兩尾魚的行踪。過了不多一會，我們聽到了震響的高而尖銳的苦悶的呼聲，同時，那個妖魔就竄出水面來了。這一次，他底嘴裏眼睛裏以及鼻孔裏，像燃燒的焰也似地，噴出猛火和煙。跟在他後面公主，也像燒紅的煤塊也似的從池水裏出來，和他兩人重又戰鬪了一個小時光景，火終於全然包住他們兩個，而濃煙也蘊滿了整個宮殿。現在，我們底呼吸完全被煙霧所窒息住，正想到要被燒死還不如跳進水裏的好，就在這當兒，國王大聲地呼喊起來：

「光榮的安拉，偉大的安拉，安拉之外沒有神明，也沒有力！我們是安拉的，是歸依安拉的！唉，我懊悔，不該對女兒說要解除在這隻猴子身上的咒語的。不是那樣的話，我不致和這比任何妖魔還狠的該咀咒的妖魔，發生這可怕的爭鬪了。我懊悔，不該和這猴子會面的！安拉，一定是不喜歡這猴子的到來的，朕倒是爲着安拉的愛，這才想要把這猴子從妖法中解救出來的呢。但是，因爲如此，現在碰到這樣悲慘的事情了！」

可是，我僵硬着舌頭，說不出一句話去回答國王。這時，妖魔突然從火焰中嘶喚着現出身子，飛向我們所在的高台上來，對準我們底臉上噴出火焰。那公主也緊緊地跟住妖魔，在他底臉上噴射火焰，他們兩個人底火焰的火花，就像雨點也似的降落在我們的身上。公主底火花雖是毫



無所害，但那妖魔底火花却落到我底眼睛裏，把我底眼睛爆瞎，使我變成了一隻獨眼的猴子了。那火焰也飛爆到國王臉上的下半部，燒掉所有的鬍鬚，也燒壞了下顎的牙齒。此外，也燒到宦官底胸上，當場就燒死了。於是，我覺悟到我們已經沒有救了，也就死了心。正在那個時候，聽到有一種聲音，在這樣地反覆說述：

「至高的安拉！無上的安拉啊！你要救助信仰真理的人，使他獲得勝利！實現穆罕默德底教

示——對不敬信仰之月的人受到絕望與失敗的報應！」

那是被妖魔燒成一塊焦炭的公主，在那樣地說着。於是，公主走到我們這邊，說：

「去拿一杯水來！」

侍從們把水拿過來時，公主就對住這水，在嘴裏唸着我們所不懂的咒語，然後把水潑到我底身上，這樣大聲地喊：

「在有真理之力、與安拉神聖的稱號之下，我要使你恢復原形！」

這樣，多麼神奇啊！我在轉瞬之間，就回復到原來的人的姿態。不過，祇有一隻眼睛，還是原來的瞎眼。那時，公主又說：

「啊，火啊，火啊，父王，我中了這該咀咒的妖魔計策，負上致命的重傷了。那因為，我鬪不過妖魔。他假使是一個人的話，我可以把他毫不費力地殺死的。在石榴爆裂，果粒迸散的時侯以前，我雖很容易，但那祇有妖魔靈魂的一粒，我沒有找到，如果那時把牠啄掉，妖魔也會當場死掉的。然而，不幸得很，我沒有找到，因而，出乎意外的，妖魔和我就在地上、空中、水裏，發生了猛烈的爭鬪；我施出所有的法術，而那妖魔却施出更兇狠的妖法，結果，妖魔終於使用了火術。碰到火術，簡直沒有了方法。可是，安拉使我底法術勝過了妖魔的妖術，雖是失敗，也能依從回教的教訓，把他燒死了。但是我已經是個死去的女子，安拉召喚了我，代替着你的死亡。」

公主說完，不絕地哀求上天救助，冀望能從火中逃脫，然而，唉，黑色的火花從穿着衣服的公主底腳上，直燒到腰部，噴出煙霧，再燒上胸膛，再延燒到臉龐。燒到臉部的時候，公主便哭着說：

「現在明白了，我底安拉之外別無神明，希望能成爲穆罕默德底神的使徒！」

我們再看公主時，已經燒成一堆灰燼，堆在妖魔底灰的旁邊。我悲嘆着公主的悽慘的死，也以爲能代替公主死去多好，那樣的話，這樣爲我出力的可愛的公主臉龐，就不致爲火燒成枯焦的了。可是，我們未能違反安拉底意志。國王看到女兒的可怕的死，就落殘留下來的鬍鬚，打着臉頰，也撕破衣服。一方面我也做着國王同樣的舉動。兩個人都爲着公主哀哀地痛哭。那當兒，侍從和大官們都進來了，看一下兩堆灰燼，也望一下昏厥過去的國王，覺得非常驚異。過上一會，國王恢復了神志，茫然地站在那兒，把妖魔和公主之間所發生的經過，告訴衆人。大家聽了

這話，都感到非常悲傷，無論是女人或是奴隸們，都大聲地哭喊。這樣地，大家不住嘆息，哭過了七天。那以後，國王發出命令，在公主底屍灰上建造一座有廣大圓天井的坟墓，那裏面點上小蠟燭和幽暗的明燈，而那妖魔的屍灰呢，却由風隨意吹散，一任神明的咀咒。那以後，蘇丹生了一個月光景的病，幾乎陷在危篤的狀態裏去，好容易恢復康健，重又長出鬍鬚，國王便由着安拉的仁慈，也歸宗了回教。那時，他把我喊到他的前面，這樣地說：

「青年人，當你未來之前，朕所過的是非常幸福的生活，可是當你來了之後，所碰到的便儘是災難。啊啊，我假使不看到你這醜臉，那多好啊！正因為覺得你很可憐，我們自己的幸福便全然失掉了。爲着你，第一，失去了朕任何寶物不能交換的女兒，朕自己也受到火傷生了病，掉落了僅有的牙齒，更使宦官喪失掉生命。然而，朕不想來咎責你。因爲，那並不是你底力量所能够防止的緣故。神明的審判，和我們同樣地，也降落到你底身上。女兒固是失去她自己底生命，但她却救出了你，對安拉感謝罷。好罷，你得離開這個首都，雖是說這是我們自己的命運，但也已經够受的了。好，快些去罷。下一次再給朕見到的話，朕一定要殺死你哪！」

國王像驅逐似地喊叫。

這樣，我呢，啊啊，女主人啊，雖是激烈地哭着，站在那兒，但也並不違背國王的命令；固然是沒有到什麼地方去的目標，却就這樣地從國王那兒退將出來。一方面，在心裏回想着自己身上所發生的一切經過；自從碰到裁縫開始，繼上地下宮殿裏的女郎，還有，幾乎被殺，好容易從妖魔手中逃脫，以及怎樣地變成猴子到這首都裏來，和怎樣重又恢復人身而要離開這個地方的所有情形。一邊我說着這樣的話表示感謝神明：

「失去一隻眼睛保全了生命，還是幸運的！」

於是，在離開宮殿之前，洗過澡，把頭髮、鬍鬚、眉毛全都剃光，頭上擦了灰，穿上托鉢僧

底租陋的黑色毛織衣服，開始出發，但每天想到降在身上的災禍，就會哭泣起來，反覆地吟出這樣的聯句——

我感到悲哀，雖是神明的慈悲，真實地與我同在。

各種災殃，固然正叢集在我身子的週圍，

但是我却不知道，那是從何而來的？

我忍耐着，直到難以忍耐的時候才止，

永遠地忍耐，直到眞神完畢我底生命的時期，

我忍耐着，並不悲嘆，

即使受到凌辱而敗北。

我忍耐着，像走向沙漠底砂海中的，

被日光曬焦的旅人一般。

我忍耐着，絲毫不急，直到「蘆薈」自行允許的那個時候，

祇要永遠苦澀的蘆薈，

能够忍受更甚的苦味。

人們，決不會比蘆薈更苦，

也不會比忍耐更爲艱辛，

雖說如此，唯有忍辱於叛逆的，

比那二者，使我更形痛苦。

留着傷痕而萎頓的頭額，
比任何都能證明我的悲憤；
假使有人探索我底靈魂，
就會明瞭那隱祕着的一切。

山丘如果負上超越重量的重荷，
便將在重壓之下崩潰；
那正如狂吼的猛風，
消去了災禍的炎舌。

能說世上快樂的人，大體
不過是在自行證明：
對於蘆葦的苦澀與艱辛，
行將有更形增深的日子。

這樣，我一邊進向巴格達德，一邊順途在各處旅行，參觀各地的城市。那因為想到忠良臣民底君王所在的首都裏，找到訴告的對手，把所有的事情全都說將出來。今天晚上剛巧到達墳裏，就碰到同一神明之下的兄弟，也就是這位第一個托鉢僧；看到現出徬徨的神色站在那兒，我便對

他招呼：「祝你平安！」也和他隨意地談了一些話，不多一會，這位第三個托鉢僧也到那地方來，說：「祝你們平安——我是個旅人。」我們也回答：「我們也是在這愉快的夜到達這裏的旅人。」於是，三個人一起步行，可是，走到這門口來的以前，互相並不知道各人的身世。唔，以上說的，便是我的經過，和所以剃掉鬚髮眉毛，瞎掉眼睛的原因。——

那時，這家的女主人便說：「你說的經過，確實是非常奇特，那麼，就告了別，快些回去罷。」

「不過，假使不聽到他們的經過之前，我是不會走的。」

那當兒，第三個托鉢僧便走向前面，開始說話：

「啊，美麗的的女主人，我的經過和他們不同，而且也是更複雜、更奇怪的經過。他們，命運是在出乎意外之際降落下來的，可是我呢，却是自己去找尋命運，把悲哀賦與靈魂，因而剃去鬚髮，瞎掉眼睛的。啊，請你靜聽罷。」

第三個托鉢僧的故事

啊啊，女主人，我的出身也是個國王，是卡齊布底兒子阿及布，自幼受到成爲王子的教養。父王逝世以後，我就承繼了王位，治理國家，執行正義，重用所有的侍臣。我底首都，前面緊靠在海邊，因此，乘船巡駛，是我最快樂的行動。附近大海一帶，有許多大島，都設有城壘和守備的兵士。我底艦隊，是由五十艘商輪，五十艘娛樂用的快艇，此外是一百五十艘準備與異教徒作神聖的戰爭的帆船。有一次，我又想起要到那些島上去巡遊，就使侍臣們分趁在十艘船裏，裝滿可供一個月食用的糧食，出發作二十天路程的航海。可是，在有一天夜裏，碰到逆風，海面興起像山也似的激浪。大浪猛烈地翻弄我們，同時也被墨一般的黑闇閉鎖住周圍。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覺悟到已經沒有救助的希望，我便說：「在生命發生危急的時候，胡亂慌急，決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此，大家對神明祈禱，專心祈望神明大發慈悲，可是暴風並不停止，波濤也不住地激蕩。到了第二天早晨，暴風方才停止吹括，海面像鏡子似的平靜下來，太陽也開始輝煌地照射。不久之後，我們馳到一座島嶼，就上了岸，準備好食物，舒暢地吃了一餐，連接休息兩天。然後，船隻重又出帆，繼續二十天的航行，海洋逐漸廣大，終於望不見陸地，接着，潮水也發生了逆流，到留神看時，我們已經駛到陌生的海洋上來了。這時，船長不知道要把船向那一方前進才好，儘是在海洋正中徬徨。因此，我對瞭望員發下命令：

「爬上桅桿，睜大眼睛睇罷！」

這樣，瞭望員就爬上桅桿，對各方仔細眺望，過上好一會，方才大聲喊叫：

「啊，船長！右舷方面，看到有一座黑色的魚也似的東西，浮在那兒。左舷方面的海洋正

中，有曠曠的陸地的影子，一會兒黑下去，一會兒又明亮起來呢。」

船長聽到瞭望員的話，突然之間就把頭巾甩到甲板上，扯着鬍鬚，打着臉頰，一邊高聲呼號：

「畜生！我們都要死啦！一個人也活不了哪！」

他哭出來時，大家也在愛惜生命的心情之下，跟着他痛哭起來。我便問他：

「船長！瞭望員看到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於是，船長便這樣回答：

「啊啊，陛下，您也知道，我們在發暴風雨的那天晚上，已經迷失了航線，那第二天的早晨起，又連續了兩天的逆流，那期間，我們就停住船隻，不會行；然而，在那以後的十一天之間，仍是迷失了航路，毫無目標，結果，更不會碰到能回復正確航路去的順風。明天晚上，我們該會到達一座由黑色石頭結成的，喊做馬格內特的山邊了。不管你是否願意，潮流會使船隻駛到那面去的。到那山下的時候，便什麼都完了，船身會爆裂開來，船身上所有的鐵釘，完全都將飛跳出來，一枚也不剩地被那座山吸光。那因為全能的安拉，使那座山賦有神秘的力，和對於鐵器具有非常吸引力的磁石。因此，凡是用鐵所造成的東西，無論什麼都要被它吸走。也因為如此，這座山上，從古代起，便吸有許多船上的鐵器，多得若不是神明便誰也無從知道它的數量。那頂上是從安達盧齊阿來的黃銅圓頂的殿堂，用十條圓柱支架。殿堂頂上有一隻銅馬，騎着一個手執銅槍的騎士，那胸前還掛有一塊刻上名字和咒語的鉛板。」船長底話依然繼續下去：「因此，所謂害人的不是別的，正是那個騎士。而且，祇要那個騎士不從馬背上下來之前，要去侵犯的人是無從把他趕走的。」

啊啊，女主人，船長這樣說完之後，儘是猛烈地痛哭，而我們呢，也愈加覺悟到非死不可



了。於是，無論誰都對朋友告別，在所謂萬一有一個朋友有救的時候，就託他轉達遺言的冀望之下，互相說出自己的遺囑。那一夜，大家一眼也不閉地默將過去，一到黑夜告曉的時候，船雙離開那磁山已是很近了。那當兒，海潮非常迅速，終於把我們擁到那地方去。船剛接近那座山麓，船身便頓時破裂，鐵釘飛爆出去，船中所有的一切的鐵器，正如被網罩住一般地吸到馬格內特山去了。這樣，我們直到黃昏為止，大家都在山邊周圍的海波之中浮沉着，受到異常的苦痛。有幾個人尙還生存，大多數都給淹死了。但是，尙還生存的人因爲受到過於猛烈的波濤的衝擊，再加上狂風的吹括，便昏厥過去，辨不清那一個是誰了。

那麼，女主人，說起我自己呢，因爲忍受不住神明所希望給我的苦難，不幸、和災厄等等，也就護住了我底生命。爲什麼呢，我已經爬上破船的船板，而那風和浪已經把我捲到山麓上了。仔細看時，那地方有一道岩壁鑿成的石階，可以走通到頂上去的小路。於是，我稱呼着全能的安拉，舉行哀求之後，跨上石階，爬也似地靠着石岩的凸凹，一點一點的匍匐到坡道上面。神明已經使風平靜了，上去的路也平易起來，因而就輕便地跨到頂上。但到那兒看時，除去剛才提到過的殿堂之外，沒有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那樣，我就在生命獲救的喜悅之下，跑進那殿堂裏面，虔心地禮拜着，對神的庇護作感謝的祈禱。那以後，便在那殿堂裏面，昏昏沉沉地睡將過去，可是在睡夢中聽到了奇怪的聲音：

「啊，卡齊布底兒子，你如果從睡眠中醒過來時，就挖掘你那脚下的泥土，那樣，就可以發見刻有符咒和文字的銅弓，和三枝鉛箭。你應該拿起那隻弓，去射擊殿堂頂上的騎士，把人們從這苦烈的災禍中救助出去。你射中騎士，他就會倒墮在海裏，而那匹馬也將跌到你底腳邊來了。這樣，你須把那匹馬埋在掘到銅弓的地方。那時候，大海要澎湃起來，終於和山頂相平，那上面便有一個手握雙槳（和你所射倒的那個不同的）而駛在一隻小船裏面的人出現。當他靠近你的時

候，你便趁進船裏，對神明起誓，你須留心不忘，休要稱號全能的安拉名字。由他划上十天的船，終於會把你帶到叫做「安全島」的島上去，很容易地到達一個港口，在那地方你可以找到能把你送回故鄉的人。所有一切經過，祇要你不稱呼安拉的名字，是能够順利地進行的！」

我高興得從睡眠中醒將過來，趕忙依照那神祕的聲音所吩咐的去，果然獲得了銅弓和鉛箭。因此，就用它把騎士射落到海裏去，同時，那匹馬也落到我的腳邊來了。於是我立刻把馬埋掉。不多一會，海裏的波濤奔騰起來，終於達到山頂，再過一會，從遙遠的洋面出現了一隻小船，漸漸划將過來。我在心裏感謝着神明，等小船靠近身邊的時候，看到那裏面坐着一個銅人，胸前掛住一塊鉛板，那上面還刻有符咒和文字的模樣。我不打一句招呼，趕到那隻船裏。那船夫讓我趁進船裏以後，就一天、兩天、三天地，連接划上十天，終於望見「安全島」了。那時候，我異常高興，在得意忘形之下，不知不覺地這樣感嘆起來：

「安拉啊，安拉啊！唯安拉有光榮！唯安拉有權力！啊啊，安拉啊！」

然而，就在這一剎那之間，船頭沉到海水裏去，我被丟進海水裏了。一方面，那船也倒豎起來，沉到海底裏去。不過，我因為向來善於游泳，所以就在海面上浮游，一直到黃昏的時分，但是，到那時候，我底雙臂和肩膀已經異常疲乏，幾乎和死去沒有什麼分別。我想着這一次不能不死，而一心地舉行祈禱，那時，海水依然在吹激的狂風之下捲起浪濤；不一會，看到像一座小山也似的大浪湧激起來，把我聳到半空中，同時，又迅快地把我拋到一塊陸地上面。這，恐怕也是由了神明的意志，才那樣地發生的吧？那樣，我就爬上海灘，脫去衣服，絞去了水，展開在日光下面，把它曬乾。然後，橫躺在地面上，睡了一個晚上。到黎明的時候，立刻穿好衣服，站起身來，眺望一下周圍，想要決定走向那一邊。不久，朝一座低矮而又繁茂的樹林走將過去，隨着探找，方才知道我所在的地方，是四面都被大洋包圍起來的小島，也祇是極小的洲而已。因而，

我不覺自言自語地說：

「剛以爲一難過去，却又碰到一難了！」

於是，我回想起自己所遭遇到的種種，以爲還不如死去的好；正在那樣想時，偶然看到遙遠的海邊，有一隻船正對住這座小島，駛將過來。因此，我立刻爬上樹幹，在繁密的枝條間藏起身子，不多一會兒，船下了錨，十個黑人奴隸帶了鉄鍬和竹籬，跨上岸來，走到島的正中。在那地方，他們深深地掘開地面，出現一塊金屬的蓋子，把那提起來時，又出現一個地穴。當他們把蓋子拿開以後，就回到船裏去，把放有麵包、麥粉、蜂蜜、水果、乳酪、酒類的皮袋，以及其他各種各樣食物，大幫運將過來。接着又搬來了傢具、食器、鏡子、被單、絨氈以及其他生活上必要的物品。他們不絕地鑽進地穴，來回行走，終於把船裏所有的東西，全部搬運到地穴裏面去了。那些完了以後，重又回到船裏去，這一次搬來了非常華貴的衣服。可是他們中間，有一個因着長年的苦勞而全然衰弱了的，異常老年的老人。說起他所殘留着的，懂不過是被青色舊衣裏住的骨骼而已，風吹到那衣服，就會發出啪啪的括動的聲音。詩人對於那種老人，是這樣地歌唱的——

「光陰」使我顫慄，

唉唉，敗北者爲什麼有這樣悲哀，

不絕地過去，當「光陰」正在誇耀威力之間。

所有的日子裏，我儘是前進，

並不關心些微的倦意，

但現在已經疲乏了，我終於未能步行。

不過，那個老人却帶着一個放在「美」的模型裏製造出來似的，優雅而又品性高尚的青年。那差不多是無從譬喻的，眉目異常清秀的青年。他猶如嫩綠的樹枝，溫婉也似小鹿，那種可愛的態度能引動人家的心，那種嬌美的神情就是在女子也是不多見地，足能奪去人底靈魂而爲之精神恍惚起來。詩人所寫的下面的詩，正像是在歌唱着他的一般情形——

人們和他相較時，雖帶來了「美」，

但「美」却低垂下頭，害羞而憂鬱，

人們說：「美啊，你可有看到過這樣的麗質？」

「美」回答說：「我從未見到，即使是在任何地土。」

他們就那樣走進地穴裏面，總有一個小時，或者是兩個小時罷，沒有從那裏面出來。過了那些時候，奴隸們和那個老人出來了，但是沒有帶領着那個青年。於是，他們把鉄板照舊蓋好，更注意地掩好泥土，一起回到船裏，不多一會兒，便駛行得沒有了影子。等他們離開之後，我就從樹上下來，走到剛才他們埋好的地方，把泥土扒挖開來。我一方面抑制着心的跳躍，一方面把泥土完全掘開，那樣，出現了一個大形的，恰如圓臼那樣的木造的地穴。我拉起蓋子，看到一道彎曲的步階，看到這梯子，我不覺大吃一驚。雖是這樣，我也跨下步階，走到最低的一級去時，那地方是一間由各色各樣絨氈和絲織品鋪起來的美麗的大廳，而那裏面很高的睡椅裏，正坐着那個青年，手裏拿着扇子，倚在圓形靠身上面；他的前面，放着香味優美的青草和花朵。可是，這樣大的地下室裏面，祇有那青年獨自一個，別無其他的人。那青年一看到我，臉色立刻蒼白起來，

我就鄭重地對他打了招呼，說：

「你放心好了，用不到害怕，我是不會加害你的。而且，也不是什麼怪物，和你同樣的是一個人，也是一個國王。因着奇妙的命運到這裏來，成爲你的朋友，也安慰你的寂寞。但是，究竟爲了什麼理由，你非要住在這種地下，孤單單地度過光陰不可呢？請你把那理由告訴我罷。」

青年當知道我和他同樣的是人類，確實並非什麼妖魔，就非常高興，臉色也恢復到原來的秀美。那時，他叫我走到他的近旁，開始說起話來：

「提起我的事情，真是非常稀有，唔，大體上是這樣的：我底父親是一個很富有的寶石商人，也有着許許多多白人和黑人的奴隸，能够赶上船隻或是駱駝到非常遙遠的地方去行商。但是，父親並沒有一個孩子。在有一天晚上，父親忽然做了一個這樣的夢，那是：將要賜給他一個孩子，但那孩子却是短命的，父親正在悲憤之際，天色明亮了，也正在那第二天的夜裏，母親就懷孕了。因此，父親記下那個懷孕的日子。到達足月生產下來，那便是我子。因爲是老年方才得子的，所以父親非常高興，舉辦了酒宴，請過隣近的人們，也對托鉢僧和貧民大量地捨施。此外，父親還召集許多占星術者，觀測遊星的天文學家，巫師，當時的賢人，以及善於謀卜九星和生辰的人們！他們描繪出我誕生的圖形，經過推算之後，對我底父親這樣地說：

「——你底公子能够生長到十五歲爲止。在十五歲的一年上，就出現了不吉的相命，假使公子能够平安地度過那一年，那就以非常長命了。而且，奪去你公子生命的，不是別的，而是那聳立在災危之海的馬格內特山。那座山頂上，有一個黃銅騎士，騎着同樣的黃銅的馬匹，胸前掛着一塊鉛板。等那騎士從馬上下來的第五十天，便是你底公子的死期了。而殺死你公子的，是卡齊布王底兒子，名叫阿及布的王子。」

「父親聽了那話，感到異常悲哀，但是，也依然把我非常鄭重地養育，使我受到最高的教

育，那樣地，終於到了十五歲。在十天之前，那騎士已經跌進海裏的消息，傳到我父親的地方來了，而且，也知道射落那個騎士的，便是卡齊布王底兒子阿及布王子。因此，父親知道不能不和我死別，儘是哀痛地悲哭，完全像是着了魔的一般。但是，父親對於我的將近死亡，總是不肯甘心，就爲我在這地方造成地下的居處，同時也備齊足夠維持最後數十天的，必要的物品和糧食，用船把我載到這裏來，讓我獨自一個人住宿。現在已經過了十天，假使以後的四十天也能平安無事的話，那麼，父親又會來迎接我的。父親之所以這樣地做，完全是爲了畏懼阿及布王子的緣故。這便是我的身世，也是這樣孤獨的原因。」

我聽了這話，覺得非常驚奇，便自言自語的這樣地說：

「說起原因，那都是這個我所做的事情呀！不過，祇要神明和在一起的話，是斷乎不見得會要殺死這個青年的。」

因此，我就對他說：

「啊，你現在說的，要碰到危害的話，不見得會發生的。而且，也哀求安拉，祈望你不致有一點點的苦痛和不安。爲什麼呢，因爲我打算和你住在一起，像僕人那樣地服侍你，然後，大家分離。我們在這裏一起過上四十天之後，再一起到你底家裏去，那時候，還希望你能够借給一些白人奴隸的保衛兵，我想帶着他們，出發到我的都城裏去呢。這是全能的神明爲了我，命令應給與你的酬報。」

——青年聽了我的話，覺得非常高興。那樣，我就站起身來，點上大蠟燭，也準備了油燈和三隻提燈，預備好飲食的物品和糖菓。然後，兩人一起進食，一邊談論到各種各樣的話，直到夜深才止。過了夜半，青年睡熟了，我替他蓋上被服，也沉睡過去。第二天早晨起身的時候，我燒了一些開水，輕輕地抱起青年，使他回醒過來，把溫暖的水拿來給他。那樣，他洗了臉，這樣地

說：

「希望安拉會賜給你各種恩惠。我假使能够免去這次災難，一定要向父親要求，重重的答謝你，使你平安而又富裕地回到故鄉去。即使被殺了罷，也不會忘記你的恩情的。」

我對他回答：「是的，希望沒有凶惡的日子會使你臨到。更希望在你失去生命之前，安拉先來召喚我底生命！」

於是，我準備好食物，放在青年前面，一起進食。過後，又在屋子裏焚起香來，青年更覺愉快了。那以後，我又做出種種遊戲方法，兩個人一起玩耍；我們一會兒遊戲，一會兒進食點心，一直快樂到黃昏才止。等傍晚的時候，我站起身來，點上油燈，在青年前面陳列好膳食，一邊吃，一邊說話，又到夜很深的時候，方才停止。然後，當青年睡過去時，我替他蓋好被服，自己也就寢了。

啊啊，女主人，我這樣繼續過了幾天幾夜的同樣的生活。那時，對於那青年的友愛之情，已經漸漸深切起來，在心裏種下了根，而自己的悲哀也慢慢地柔和起來。因此，我就對我自己的心這樣地說：

——說過這青年要被卡齊布王底阿及布王子所殺的，不過是那些占星術者底胡謔而已。無論如何，我怎肯殺他呢？我在這三十九天之間，一直侍候着他，一起談話，一起飲食，也說過各種各樣的話過下來。——

好容易，到了第四十天的那一夜，青年高興得這樣地說：

「啊啊，兄弟，祝神明有榮光！神明已經從死中保護住我了。雖說如此，那也託了你的福，託了你到我這兒來的宏福哪，我也祈禱你能够平安地回到故鄉去。所以，兄弟啊，你可以爲我燒一些開水嗎？我打算舉行祈禱，要洗一下身體，更換衣服呢。」

因此，我回答：「我當然很高興為你燒開水的。」

於是，立刻燒沸大量的水，運到青年的地方，用藤皮替他細細地洗擦了身體，也就是進行了所謂病後的健康溫浴。然後，揩乾了，再替他換上衣服，使浴後舒暢欲睡的青年，躺到很高的睡椅上面。

這時，他說：「請你剖一個西瓜，放一些砂糖，調得甜蜜一些罷。」

那樣，我到藏食物的地窟裏，拿出美而大的西瓜，盛在盤子裏，放到他的前面，問：「有小刀沒有？」

「有的，在我頭上的攔棚裏面。」

我立即站立起來，拿住小刀，拉掉刀鞘。但是，出乎意外的是：我從踏住脚的泥台上跨下來時，滑開了脚尖，沉重地從他頭上跌倒下來。而那把小刀呢，正遵照這青年犯定的最後日子裏所應盡的義務，完成了它的使命，宛如種上樹木也似地，刺進了他的底心臟，青年就這樣地斷絕了他那最後的呼吸。我看到他的死，而且知道是自己底手所刺死的當時，便毫無辦法地大聲號哭，一邊毆打着自己底臉頰，也撕毀了衣服，這樣地喊叫：

「唉唉，真的，我們是屬於安拉的！而



且，不久之後，都將歸依安拉！哦哦，摩斯楞啊！哦哦，神之選民啊！占星術者以及學者們豫言過的，危險的四十天之間，祇不過單留下這一天，而這個美少年終於逃不過死在我底下的命運。唉，假使不想剖西瓜的話！無論我是否願意，我那要担負的不幸，又是多麼可怕的不幸啊！這是一種什麼災難啊！怎樣的苦痛啊！啊啊，神明，請你寬恕我罷，請你讓我說一句，這青年的死，並不是我的罪惡罷。雖然，一切都是依從神明底意志而進行的！

那以後，我站起身來，跨上步階，蓋下洞門，照以前同樣地掩沒泥土。於是，我對海洋那面眺望，便看到有一艘船，衝開波浪，正對着島這邊駛將過來。我吃了一驚，說：

「他們到這裏來了之後，看見青年已經死掉，立刻便可以知道下手的人是我，就會當場把我殺死的哪！」

因此，我便爬到高樹上，把身子躲在葉蔭裏面。正在那當兒，船早已下了錨，奴隸們和那個老人，也就是那青年底父親，一起跨上陸地來了。他們一直走到那塊地方，可是扒開泥土的時候，大家都吃了一驚，因為覺得泥土很是鬆軟。然後拉開門蓋，跨下步階，那地方有現出浴後清淨的臉龐，穿着華美衣服的青年，抑天地倒在那兒，心臟中深深的刺進了小刀。大家看到這個情形，一邊高聲地咒罵殺人者，一邊也悲哀地哭號，這樣，那個老人也頓時昏厥過去了。奴隸們看到這個情形，以為是忍不住兒子死去的悲傷，所以死掉的了。終於，奴隸們把青年底屍骸用衣服裹好，抬到外面，以絹的帳幔掩遮起來，放在地上。一方面，老人在奴隸們將要回到船上去的時候，回復了呼吸，看到僵硬地橫在一旁的兒子，就伏倒在地上，搞的滿頭都是砂泥，一邊拍打臉頰，也拉住鬍鬚，想念着被殺的兒子，哭着重又昏倒過去。不久之後，有一個奴隸拿來一幅絹布，大家便使老人躺在上面，也讓他靠住枕頭。那些舉動的進行之際，我都在樹上看的很是清楚。因了不幸的命運、到現在為止經過而來的苦惱，以致雖是尙未到白髮的年齡，心情却感到異

常地蒼老了。這樣，我就唸出這樣的詩句——

順從着神明的意志，不論失去多少歡樂，

那在賢人底眼中該是多麼迅速；

雖然那以後，會有快樂的日子行將到來；

世間的幸福，大量地來罷，別接住災禍，

要過上多少悲哀的日子啊，

悲哀的心，也將在喜悅中戰慄。

女主人，那老人直到黃昏時候爲止，還是昏迷得不知人事，那以後，好容易恢復了神志，但看到兒子的屍體，便又回想起一切經過，以及過去豫期着要發生的這種可怕的事情，毆打着他自己底臉龐和頭額，一邊唸出這樣的詩句——

與友相別，我底心感到沉痛，

兩條淚水，永久地從我底眼眶流激，

希望斷絕了，無辦法地同看淚水一起，

噢，我將說些什麼，做些什麼？

再也看不到了啊，你那面影，

你的生命多麼短促，而道路又是多麼狹窄；

有什麼力量，能治癒我底悲哀，

當我胸中愛之芽的憧憬已被燒完的時候？

一起行走罷，這死亡的道路，

我們還不應遇上這種別離。

啊啊，神明，請賜給慈悲的心意，

使我們連結，別使我們分離，

如果住在一家，該會多麼幸福，

有的是歡樂，沒有悲哀，

在命運之神把分別之箭射中我們之前，

哦哦，誰能忍受住這離別的悲情！

死的投槍，在人民的上面閃出朝光，

它射去了真珠般的年齡。

在申說這些經過之間，我要呼號：

可憐的孩子啊，以死來延長你那命運罷，

死，是你最易碰到的道路，

我的孩子啊，給與我你的靈魂。

我呼喚太陽，太陽沉下，我喊叫月亮，月亮虧蝕，

你的不幸是多麼悲慘，唉唉，世間的命運。

你的居住，雖還依舊，但

你底父親見到了你已紊亂了心神，

智與才敵不過命運，

惡魔底眼睛，正看住今天這一天的咒文，
和過去同樣的，把你父親推入冥府。

老人儘是吸吸地哭泣，那靈魂就飛開了他底肉體。奴隸們尖銳地喊着：「啊啊，老闆！」把頭抵在砂土上面，格外悽慘地慟哭起來。過上一會，奴隸們把主人和他兒子的屍體，都一起抬到船上去，然後，從地穴裏面把傢具全部搬到船中，解開纜索，駛到遙遠的彼方消失了影子。我從樹上下來，拉開那地穴的蓋子，走到地下室裏面去，所能看到眼睛裏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那青年的追憶。我守住那殘留下來的僅有的幾件紀念物品，反覆地唸出下面那樣的詩——

看到這遺跡，我苦惱，歎息，

流淚在破爐上，更使我的思念深切；

我會經這樣地祈禱，對那賜與分別的命運的神明，

那一天上，請你再賞給平安的回歸。

然後，啊啊，女主人，我又走出到地穴的外面，每天每天的在島上各處徘徊，每到夜間，便回到那間地下的屋子裏。這樣地過上一個多月，在有一天裏，正對島的西方眺望時，發覺到每天每天的潮水引退之後，就漸行留下淺灘，即使是漲潮的時候，也不再回復原狀了。再過一個月之後，甚至出現了陸地。看到這個，我知道自己已經可以獲得救助，高興得雀躍起來。因而立即站起身來，拔涉過殘留下來的僅少的淺水，到達對面臨地的岸上。那兒是連駱駝也會沒却膝踝的，細軟的砂丘。於是，鼓起勇氣，在砂地一步一步的行走過去，看到遙遠的前方，有赤紅地在燒

燃的火焰。因此，我想着到那地方總可以得救，就將它當作目標，不絕前進。一方面，不知不覺地唸出這樣的詩句——

我底命運，正有着可怕的變動，

「時光」雖善妬，但也能賜與幸運；

我迫切地希望，而苦痛也更深重，

過去了的災禍，將由這幸運來加以賠償。

走近火焰看時，啊啊，那原來是被擦得赤精的宮殿式房屋外面的銅門，那映上朝陽，從遠處眺望的當兒，就全然像火焰一般的輝煌地顯光。我看到這些，覺得異常愉快，便坐下去倚在門上。可是剛坐下不多一會時候，就看到十個服裝華美的青年，走將過來，而他們都像同一模型中製造出來似地，都同樣的瞎掉了一隻左眼。他們之中，有一個年齡高大的老人混在一起。我看到他們同一形狀地瞎掉左眼而聚在一起，感到非常驚訝。他們看到了我，打過招呼，詢問我的來由。於是，我把到目前為止的事情，完全告訴他們，說出我是碰到多麼衆多的不幸而來的經過。青年們聽了我的訴說，大為驚奇，招請我到府居裏面去。走到裏面看時，那大廳裏有十隻癡椅圍成一圈地放在中間，上面各鋪着青色的坐褥和椅背的套子，在椅圈相圍的中央，也有一隻同樣的比較小的椅子，上面放着青色的被褥。走到大廳裏面，青年們立刻坐到各自的椅子裏去，老人也坐進那隻較小的椅子，對我這樣地說：

「啊，青年，你坐在地上罷。不過，要請你別問起我們底身世，以及所以變成獨隻眼的原
因才好。」

不多一會，老人站起身來，在每一個青年前面放好盛有食物的大盤，也在大杯裏面倒上了酒，同時，也同樣的給了我一份。飲食完畢之後，大家依然坐着，重又仔細地詢問我底身世，和我身上所發生過的事件。因此，我繼續地說述，直到夜深方說完。那時，青年們這樣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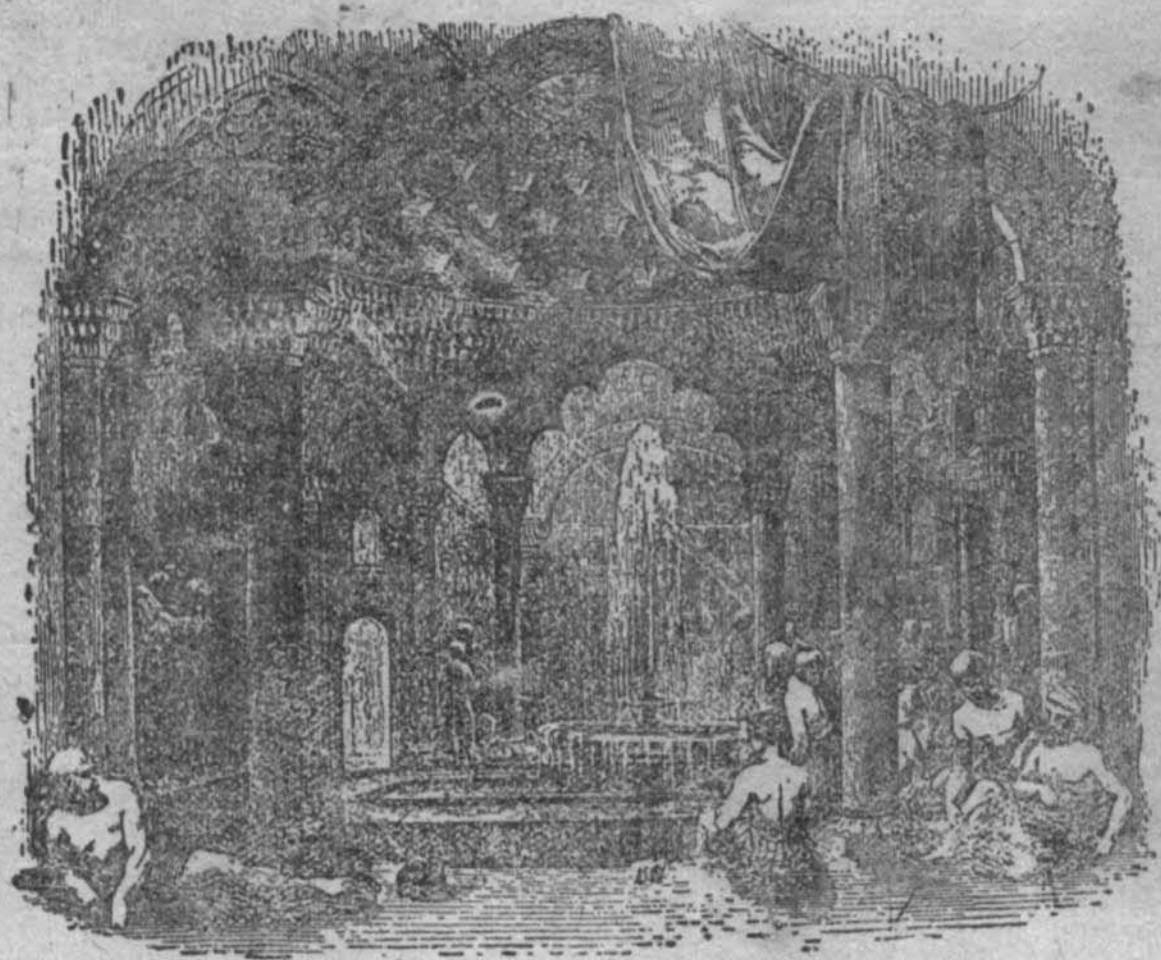
「啊，老爹，可以照例的把那些東西拿出來罷，已經到了規定的時間了。」

老人回答：「唔，很好！」

他說着，站立起來，到小屋子裏去，一會兒又走了回來，頭上頂着各舖有一幅青布的十隻盆子。他把那些放在每一個青年前面，在十枝蠟燭上點了火，豎立在每隻盆子裏面。然後，他又拿去遮蓋的布片，啊啊，那裏面除去灰和炭粉以及鏟煤之外，便沒有別的東西了。於是，青年們把衣袖捲到手臂上面，哀傷地慟哭，一邊染黑臉龐，也搞髒衣服，拍着頭額，捶着胸膛，不絕地喊叫：

「我們本來是可以很安樂地度日的，可是爲着好奇，以致變得這樣地不幸！」

幾乎到黎明的時候爲止，大家都繼續地做着同樣的動作。到了黎明，老人便站立起來，爲青年們燒好開水，於是，青年就用那水洗了臉龐，另外換上華麗的衣服。



唔，女主人，看到那種形狀的舉止，我在過分的奇怪之下，全然失去了分別和畏懼，終於忘記豫先警告的不要詢問任何事情的話，覺得無論如何若不詢問一下這種奇妙的舉動，就很難安定下來。因此，我便這樣地問：

「剛才，你們是那樣地愉快，而到了現在，又爲什麼要做出這種舉動呢？在神明的保佑之下，各位的神志不是很健全的嗎？既然如此，又爲着什麼，要做出好像被惡魔所驅使那樣的行爲來呢？對不起，請把各位的身世告訴我罷。我要求你們，請你們把所以變成獨隻眼的原因，以及用灰和煤擦黑臉龐的理由，都告訴我罷。」

他們聽到這話，大家都對我說：

「啊，青年的朋友，希望你休要受到那青年人底好奇心的驅使才好。對不起，請你不要動問任何事情。」

那以後，因爲大家都睡覺了，我也睡將過去。當大家從睡眠中醒過來時，老人就托食物搬了過來。膳食完畢，把盆子和杯子收拾好以後，大家依然一起談話，直到黃昏才止。到了黃昏，老人又站起身來，點上蠟燭，在我們前面準備好食物和酒，在飲食完了之後，大家又談說到半夜裏，一邊也喝着酒，到午夜的時候，青年們便對老人催促：

「請照例的把那些東西拿過來罷，因爲不久就要睡覺了。」

那樣，老人站立起來，拿過煤和灰以及盆子。於是，絲毫沒有不同地，反覆地做出和前一夜同樣的舉動。

我這樣地，在一個月之中，和大家過着光陰。那期間裏，他們儘是用煤和灰染黑臉龐，到了黎明，便又洗臉，接着更換衣服。因而，我愈來愈覺得奇怪，甚至連食物和酒也失去了欲望那樣地，心裏充滿了好奇和疑問。我底心，被不能消滅之火，或是掩蔽不住的焰所驅使，終於忍耐不

住，這樣地發問：

「各位，請你們使我安心下來罷，無論如何，請把這塗黑臉龐的理由，以及你們所說的：『各們本來是可以很安樂地度日的，可是爲着好奇，以致變得這樣地不幸！』——那幾句話的意味，告訴我罷。」

「那個，你還是不問的好。」

但是，我被那些青年們所作的舉動，苦痛得連膳食都幾乎通不過咽喉，再也忍耐不住，重又開始詢問：

「我無論怎樣也忍耐不下去了。不管怎樣，請把那理由告訴我罷！」

這樣，對方就回答：

「不把事情告訴你，正因爲是爲了你自己。你如果要安心的話，那麼，你也將遭遇不幸，和我們同樣地要瞎去一隻眼睛的。」

可是，我反覆地說：

「現在我再也不忍不住了，假使無論如何不肯把理由告訴我的話，還不如讓我回去，不再看到你們的行動來得好呢。諺語不是也會這樣地說嗎？——

若不讓我去，

眼見心悲哀。

因此，大家都這樣地說：

「唉唉，青年的朋友，不過你要好好的記住，假使有什麼錯誤發生的時候，這裏是不能再留

住你了。」

然後，他們牽過公羊，把牠殺掉，同時剝掉牠底毛皮。最後，又把那小刀遞給我，這樣的說：

「你就橫躺在這剩下的羊皮上面罷，我們要把你縫在裏面，不久之後，有一隻叫做洛克的鳥會到這裏來，抓住你飛到高空上去，然後，會在一個山頂上降下；因為那鳥不能再飛更遠的路了，所以你可以用這小刀剖開羊皮，走到外面來。那鳥看到你時，便會驚駭得逃走，把你留在那裏的。那時候，你走上半天的時間，就可以走到有一幢連你底眼睛也會發眩的宮殿的地方。那是用卡賴琪(Khalanji)、沉香木、以及紫檀建造的，更張上黃金，鑲嵌着可以用作指環的一切類類的翡翠，和高貴的寶石，高聳在空中的宮殿。走進裏面去時，你的希望就可以達到了。我們也會經到過那座宮殿的。也因為託着到過那兒的餘蔭，瞎去了一隻眼睛，不能不把臉龐塗成黑色。要把我們底經過一一地全部說述出來，單是靠有生之年，也決計說不完的。因為我們之中的無論那一個，都因着那個冒險，以致瞎掉了左邊的眼睛。」

我在那些談話之下，不覺雀躍起來，就請他們替我依照那個辦法進行。這樣，叫做洛克的鳥把我抓將起來，降落到一座山上。在那兒，我從毛皮裏出來，一直走到宮殿的地方去。因為門是打開着的，就逕自跨將進去，裏面便是一間馬場那樣寬廣的高大而又華麗的大廳。大廳的周圍並列着一百間小屋，各自有着用紫檀和沉香木造成的門戶，門上鑲有赤金金線的裝飾，更有為來客而設的銀鈴。大廳的上手，有四十個女郎，全體穿上華麗的服飾，每個人都生得和滿月同樣地皎艷。那種麗姿，無論是誰看到了，也該是永久不會厭倦的了。即使是堅心的行者罷，祇要看到她們一眼，也將成爲她們底奴隸，不能不順從她們底命令。她們的任何一個，都非常可愛。女郎們常看見我的進去，就一齊走到我的身邊，這樣地說：

「好極了，你來得好極了！我們等着你，已經有一個月多了。真應該對神明感謝，爲我們送來了和我們異常相配的美男子。」

於是，女郎們使我坐上很高的長椅子，重又這樣地說：

「從今天起，你便是我們底主人，而我們是你底侍女，是你底奴隸。無論有什麼事情，請你吩咐就是了。」

我對於女郎們所說的話，不能不感到奇怪。過上一會，一個女郎站起身來，在我前面準備好膳食，因而我便開始進食，女郎們也陪同着一起飲食。那以後，有的因我燒水，有代我洗手足，有的替我換衣服，有的爲我準備了果汁，給我喝下。她們那樣地對於我的到來，衷心的表示出愉快，聚在我的周圍，互相談着話，直到夜間。

到了夜裏，五個女郎站立起來，陳設了盆子，在那裏面放進山那樣高的花朵、香味幽雅的草藥、水果和乾果、以及點心等等。最後，又拿來了濃厚的陳酒，準備舉行酒宴。那樣，我們就一起入席，大家喝酒，有的唱歌，有的彈奏琵琶、絃琴、笛子，以及其他樂器，酒杯也愉快地在滿座之間巡迴。

這種歡樂全然吸引住了心境，忘去這世間的所有的一切悲哀，我不知不覺地這樣喊叫：

「這才是真正的的人生！如果沒有這種生活，那麼，該會多麼悲傷啊！」

我到睡眠的時間到來爲止，儘是和女郎們一起歡樂；終於，大家底頭腦裏昇起了酒醉的熱意。等快要睡眠的當兒，女郎們就這樣地說：

「啊，主人，請你從這些人的裏面，挑選一個陪伴你過夜的人罷。不過，這個人若不經過四十天光陰，便不能再度和你一起睡覺。」

因此，我就挑選了一個眉目清秀，睫毛非常濃黑的女郎；她那頭髮長而且黑，門齒隱約透

明，雙眉之間很是緊湊。那正如柔嫩可愛的小枝條同樣地，還有，也像香味幽雅的綠草細莖似地，使人底情思感到暢快，也使人着惱也似的優婉的姿態。詩人對於那種女郎，也會這樣的歌唱——

若與那美女相比，綠的嫩枝又何足在意，
祇有愚人，才把一羣小鹿看成異常美麗，
這樣纖美而可愛的手足：

小鹿要想獲得，請到那一天？

是的，祇有美人底唇片，纔會有甘露，

銷魂的眸瞳，方能使人死戀，

又是誰啊，將爲那戀情底犧牲？

我底心迷茫着，已不能回返幼年的時日，

是的，着惱於戀情的人，正可憐地期望回復童年。

還有，我也把下面那樣的歌曲，對那女郎吟唱——

雖有無數留戀的事物，却儘是對你注視，

也有不少觸目的姿態，但祇對你感到驚異。

我已被這可愛的容貌羈絆，我已被這可愛的容貌羈絆，

就讓我那樣地死去罷，就讓我那樣地昇天。

這樣，我在那一夜，就和她一起睡到床上去，自從出生以來，還不會有過一次，嚐味到那樣的快樂。到第二天早晨，女郎們把我帶到蒸氣浴室，替我洗過浴，也替我穿上非常華貴的衣服。然後，準備好膳食，一起進食，杯盤交替地一直繼續到黃昏的時候，方才停止。到了夜間，我又在她們中間，挑選了一個容貌姣美，胸脯飽滿，全然可說是美底典型那樣的女郎。那是詩人這樣地歌唱過的同樣的美女——

那麗美的下腹，我在注視，這是她底珍寶，
爲了不被戀人所欺，我將用麝香堅固地封起；

女郎底眼瞳像箭般地守護住自己，
對那動手觸摸的人，要射出眼光的箭。

那一夜，我和那個女郎度過快樂得無從形容的一夜。女主人，簡要地說一下罷，總而言之，我和女郎一起飲食，也一起談話，也共張酒宴，每夜都交替地選定一個女郎陪寢，在一切的安慰與人生底歡喜之中，度着光陰。然而，剛到新年的季節，那女郎們一邊流着眼淚吸吸哭泣，一邊緊緊地圍住我底身體，愁苦地對我說出離別的話來。我覺得很是奇突，就向她們問：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不是叫人很不安嗎？」

「唉唉，真是的，我們很不願意把這種話來告訴你，因爲到目前爲止，曾經受到你種種溫柔的愛顧，而我們呢，到現在爲止，也從來沒有見到過像你這樣有趣，這樣幽雅的人。」

女郎們那樣說了，儘是哀傷地痛哭。

「可是，請你們說得更清楚一些罷，爲着什麼理由要哭呢？我底胸膛都要漲裂開來了。」

「噢，主人，我們是爲了要分別，所以悲哀地哭泣。因而，所有的淚水，也都是爲着你流下來的。不過，假使你能够聽從我們的話，我們就可以不致分別；如果不肯聽從的話，那麼，我們從此以後，便不能不分離了。但是，我們想到你反正是肯傾聽的，所以在流淚痛哭的。」

「是怎樣的事情，告訴我罷。」

「那末，主人，請你聽罷：我們這些人的出身，老實地說，是國王底女兒，聚在這兒已經有很長的時期了。可是，每年之中的四十天，是非要離開這兒不可的。過了那以後，就又回到這裏住在一起，吃着可口的食物，喝着酒，度過愉快的光陰。爲着這個習慣，我們現在便要離開這裏了。想到在這離別之間，你不見得肯遵從我們所託的話，依照着去做，因而很是不安。好罷，現在且把這宮殿的鑰匙交給你保管罷。這一邊有四十間小屋，但那到第三十九間爲止，你要打開去看的話，是沒有關係的，祇不過請你注意，（這是我們對着神明，也對着我們底生命，向你要求的。）無論如何，請你不要打開那第四十間小屋子的門戶——因爲那裏面，有着能使我們永久分離的東西。」

「唔，我決不把它打開。如果那裏面有要使我們分別的東西存在的話——。」我說。

這時，一個女郎走到我的旁邊，擁抱在我底頸頸，唸出這樣的詩——

不久之後，當我們相見的時候，

艱辛的世間也要對我們微笑。

你的回來，會使我們底眼睛清醒，

我將寬恕你往時的惡行，過去的虛詐。

因而，我也誦唸着下面那樣的詩句——

鬆弛的心，在情人來告別的時間裏，

煩惱的那一天啊，胸膛裏儘是感到依戀。

你，不住流淌的珠淚，

與紅花相似的我底淚水，

嘆嘆的正不絕地溜滴，

墮下眞珠的淚水，你底面頰是悲哀的河流。

我看到那個女郎依然哭泣，就這樣地安慰她：

「一定的，我決計不去開放那第四十間小屋子底門戶，決計不會的！」

這樣，我便和女郎們告了別。而女郎們呢，大家都揮着手，把我一個人留在宮殿裏面，像鳥兒一般地飛走了。到了黃昏的時候，打開第一間小屋子的門，走進去看時，那地方好像是和天國的花園相同，庭園裏長滿蒼鬱的樹木和成熟的閃出金色光耀的果實；小鳥兒正爽朗而又高昂地啼囀，小河流柔和而逶迤地在地上流漾。那景色，那歌聲，使我底心感到無限的安慰。我在樹木之間徘徊，在微風中的花朵底香氣下陶醉，側耳傾聽以嘹亮的唱歌讚美全能的唯一之神的小鳥底歌聲。同時，也眺望着詩人像下面那樣地歌唱的，由赤與黃彩飾起來的蘋果——

透熱的蘋果，醜麗的色素，

那，使我想起她底泛紅的臉頰，

愛的女郎啊，愛的悲愁的黃。

其次，我再眺望榿梓，聞嗅那比麝香或是龍涎香更幽香的芬芳，那個，詩人是這樣地歌唱過的——

榿梓本是優良的果實，

因着崇高，榿梓是果實底女王，

那味是美酒，那香是麝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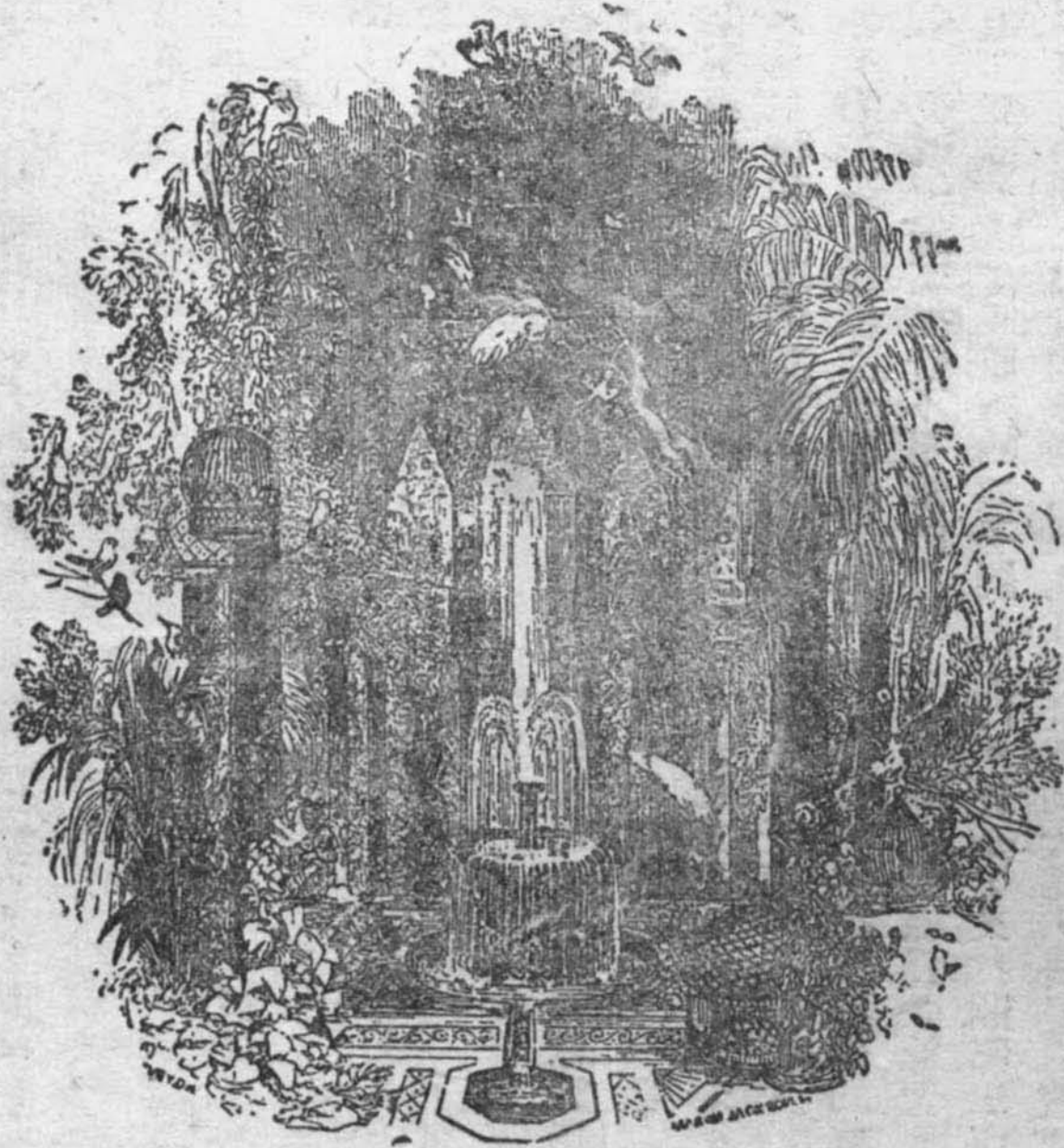
那色是黃金，那形是滿月。

其次，我又毫不厭倦地眺望那滋味比果汁或是砂糖更甜的梨子，猶如琢磨過的紅寶石似地，使人爲之醒目的潤滑的杏子。不久之後，走出那個地方，把門照舊關上。到第二天早晨，打開第二間小屋子底門，跨進裏面時，走到廣大的野原上來了。那地方長着高大的老棕櫚樹，小河滋潤着地土，河堤上面，是薔薇和素馨的花叢，那一邊是玉茶花、野薔薇、菊花、紫蘿蘭、百合、水仙、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花朵，像絨氈似的繚亂地開放。微風在這香味濃厚的草花上吹拂時，暢神的芳香就四散開來，使這一邊蕩揚着不平常的芬芳，也使我底靈魂爲之恍惚。短時的浸沉在這種快感中之後，我走出那兒，重又照原來的樣子關上了門。於是，又打開第三道門，那裏面，是鋪着種種彩色的大理石，和嵌上高貴的珍品以及他各種寶石的大廳，掛着白檀或沉香木的鳥籠，裏面滿是成羣的鳴奏悅耳啼聲的小鳥——例如學話的鸚鵡、山鳩、鷓鴣、黃鸝、紐俾亞斑鳩等等。我底心充滿了喜悅，忘却了悲哀，整夜地在小鳥的屋子裏度過，直到第二天早晨。那以後，

又打開第四間小屋子底門，那裏面更有着有四十間小小屋子的大廳，小屋子底門都是開放着的。因此，走進小屋子裏裏面去看時，那裏完全是真珠、橙色寶石、綠玉、翡翠、珊瑚、紅寶，此外還有即使用嘴或是用筆也難盡述的，各種各樣貴的，各種各樣貴的寶石類；看到那些東西，我不但驚奇得幾乎昏厥過去，甚至還這樣的自言自語地說：

「能聚集這樣多的寶物的地方，除去王中之王底藏寶庫以外，恐怕是不見得會再有的了。而且，就是世界底意思，任何人也不能碰到一隻手指了。」

那以後，我依然挨次地打開各間小屋子底門，終於到達第三十九天的終了，所殘留下來的，



的大君王，恐怕也不能夠蒐集到這麼多吧？」

說着，我的氣性寬大起來，全然消失了悲哀，又這樣獨自地說：

「現在，我正是這世界上的帝王哪！由於安拉的保佑，這絕大的財富，已經爲我所有了，而那四十個姑娘呢，也可依照我

祇有公主們吩咐無論如何不能開放的，那一間小屋子了。但是，女主人，我底心，並沒有想要開放那嚴正禁止過的第四十間小屋子底門，然而，惡魔的那傢伙，却誘惑我去打開那道門，要使我沉入不幸的深淵去。互相約定的日子，雖是僅祇留下一天，可是我已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因此，我就站到那間小屋子的前面，略微躊躇一下之後，便打開那用赤金鑲起來的門，悄悄的跨進裏面。這樣，鼻子裏嗅到一種向未聞到過的芳香，在那尖銳強烈的香氣之下，感覺就完全像被猛烈的酒所沉醉也似地，昏眩過去倒在地面上了。這種情形，大約經過一個小時光景罷，重又恢復神志，提起勇氣，走到裏面去。地上鋪着蕃紅花，黃金的燭台或是油燈，由麝香、龍涎香似的香油燃燒起火光。還有，兩隻大杯似的巨大香爐裏，飄蕩起沉香、龍涎香、蜂蜜似的香煙，使屋子裏滿蘊住幽雅的芳香。不多一會，又看到一頭像夜間似的漆黑而壯健的馬；按住黃金的馬鞍，也帶着韁繩，而馬的前面，放着兩架像水晶似的透明的秣槽，一隻裏面盛的是去殼的胡麻，另一隻裏，盛的是灑有麝香和龍涎香的薔薇水。我看到這個，吃了一驚，獨自說：

「這匹馬，一定有異常的祕密，是不會錯的。」

我依然受着惡魔的誘惑，把馬從大廳裏拉將出來，騎了上去。但是，馬在那地方並不走動，就是用腳蹣跚和肚腹罷，馬也依然毫不動彈。這一次，我用韁繩當作鞭子抽打。這樣，在耳朵裏開始聽到雷轟也似的嘶聲，張開一對翅翼，背住我，直向曠野看不到邊際的大空飛了上去。正以為飛上一個小時光景，馬就在一家屋宇的平頂上降落下去，把我從背上聳落，用尾巴啪的毆打我底臉龐，掙出了我底左邊的眼睛。眼珠從臉頰上滾下，落在地面上了。於是，馬立即飛向遠方，消失掉影子。我從屋頂上下去看時，那裏面，不是正有鋪上青色坐褥的睡椅的，十個獨眼的青年們坐在那兒嗎？他們一見到我，便一起喊叫：

「你不能到這兒來，來了就很爲難！我們都會過的很幸福，吃着喝着很可口的飲食，在錦織

綾羅上休息，把美人底胸膛當作枕頭。然而，我們爲着獲得一年的歡樂，却不能有一天的浪費。」

我就回答他們：「你們賤罷，我也變成和你們同樣了。爲着染黑我底臉龐，請把盛盪的盆子拿來給我罷。同時，也請允許我加入你們的中間。」

「不，不行，不行！你不能和我們一起居住。好罷，請你從這裏出去，」

那樣，就把我趕了出來。

看到這樣地拒絕我時，就感到事情有些愈來愈困難了。於是，一邊浮想起神明在我額上啓示的種種不幸，抱住沉痛的心流着眼淚，一邊反覆地說：

「以前雖會安樂地度過日子，但爲了好奇心的驅使，以致陷進在這種不幸的境地裏的。」

說着，便立刻離開那個地方。那以後，我剃掉鬚眉毛髮，拋棄浮世，穿上僧衣，在神明統治的這個世界中到處遊浪。於是，在全能的安拉底庇護之下，終於在今天晚上到達這座巴格達德的城市裏面。我因此碰到茫然地站在路旁的兩個托鉢僧，我打過招呼，這樣地說：

「我是個旅人。」

而那他們兩個人也回答：

「我們也是旅人。」

我們是因着命運的惡戲，不期而然的同樣遭遇過不幸，而三個人都是完全瞎去左邊眼睛的托鉢僧。啊啊，女主人，我的剃去鬚髮，變成獨隻眼的因緣，就是如此。——

那時候，女主人便說：

「你謝過罪，出去就是了。」

但是，托鉢僧回答：

「若不聽到他們說的身世，我無論如何，決不回去。」

因而，女郎就對查法爾和馬斯魯爾命令：

「你們也把身世說出來罷。」

於是，查法爾走向前面，將那要走進這屋子的時候，在門口對開門的女郎所說的話，重新說述一遍。女郎聽到他們都是摩蘇爾的商人，因了迷途而到這裏的話，就說：

「看在你們談說經過的分上，赦免你們的一死罷。好了，回去就是了。」

那樣，大家都從那家裏出來，走到街上的時候，教主就對托鉢僧們詢問：

「不過，各位，天色還沒有黎明，你們都打算到那裏去呢？」

「老闖，要到什麼地方去，都沒有決定。」

「那麼，跟我們來，一起度過今夜再說罷。」

然後，教主又對查法爾說：

「把他們帶回去罷，到了明天，把他們帶到我那兒來，我要將他們所經過的冒險談，記錄下來呢。」

查法爾就依從教主說的話辦理，而那忠良的臣民底君王，便回到宮殿裏去了。但是，他在那天夜間，却無論怎樣也睡不成覺，張開着眼睛，儘是思考那三個托鉢王子底不幸的遭遇，也想要知道女郎們和兩隻母狗底身世，覺得異常焦燥。一到天色將明未明之際，教主就離開寢宮，坐到王座裏去，召集了大官以及侍從之後，對查法爾發下命令：

「把那三個女郎，兩隻母狗，還有三個托鉢僧，都帶到這裏來罷。」

這樣，查法爾就離開座席，把衆人都帶到教主前面。女郎們都披上面紗，掩住臉龐。那時

候，宰相便代替教主，這樣地說：

「你們對於我們的捉弄，和無禮的舉動，看在一起先親切的分上，寬饒你們就是了，那因為你們不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人物——。你們現在，是在王家之祖的穆罕默德之子，阿爾沙法底兄弟的穆罕默德之子阿爾曼斯爾之子，牟沙·阿爾哈其底兄弟阿巴斯底第五位王子，哈倫·阿爾拉喜德的御座前面。所以要把真話毫無虛偽地，完全說出來才好。」

查法爾代替忠良的臣民底君王這樣地說時，那年齡最大的女郎就俯伏到前面去，說：

「啊，信仰虔敬的人底君王啊，我底經過，如果用雕刻在眼角的話，那麼，對於世間的惡人可以成爲一種警戒，而對於看到家覆轍的人，也可以當作一種教訓的。」

這樣，她開始說述她底經過——

第一個女郎的故事

我要說的話，實在可說是非常奇怪的故事，請你聽罷——

在那兒的兩隻黑毛的母狗，實際上是我同一父母所生的，我上面的兩位姊姊，還有這邊的另外兩個，帶有條紋徽章的和修道院俗事組的，是另外的母親所生的姊妹。父親去世的時候，大家都分得了遺產，可是那以後不久，我們底母親也給我們同胞姊妹遺下三千個金幣去世了，因此，我們每個人都分得了一千個金幣。年齡最小的我，當然也分到一千個。那以後過上幾年，兩個姊姊都依照習慣，舉行了鬧猛的儀式，結了婚，各和她底丈夫同居一起，而她們兩人底丈夫就用妻子底陪嫁金收買貨物，共同出發旅行。這樣，我就被她們遺留下來了。姊夫們在那以後，帶着妻子一起離開故鄉五年，那期間，所有的金錢全部化光，變成破產了，終於在陌生的土地底人們之中，拋棄掉兩個姊姊。五年之後，最大的姊姊穿着乞丐所穿那樣的襤褸的衣服，裹上破舊的外套，突然回到我的地方來。我起先再也想不到那便是我自己底姊姊，好容易認將出來時，就說：

「哦哦，這可怎麼啦？」

姊姊的回答是：

「唉，無論怎樣說，過去的事情是沒有辦法的了。那是命運的女神完成了神明的命令啊！」於是，我便叫姊姊洗了澡，給她穿上我自己底衣服，也特地爲她燒熟肉湯，拿出上等的葡萄酒，這樣地說：

「啊，姊姊，你是我底大姊，在我們說來，現在你便是父親和母親的代理。幸虧，託着神明的恩惠，我和姊姊們同樣分得的遺產，已經增加了不少，雖然並不會精細地計算，但由着紡織和

洗滌綢緞，已經貯存起相當多的金錢，因而，就以我底財產，和你一起使用就是了。」

那以後，我就盡着我的可能，親切地接待她。這樣地，姊姊在我的地方，整整地住上一年，兩個人常常望念不已的事情，便是那個二姊了。可是，在那不久之後，我們想念着的那個二姊，也比大姊穿上更骯髒的，更悽慘的服裝，走回來了。因此，我就比大姊那時候更切心地招待她，把我自己底財產，分送給她們兩個。那以後又過上一些時候，兩個姊姊這樣地對我說：

「唔，我們告訴你，我們想要再結一次婚，因為，我們忍耐不住沒有丈夫度過空虛的光陰，也不願為欺騙我們的男人，把寡婦做下去。」

那時，我就回答：

「啊啊，我底親愛的姊姊，你們到現在為止，不是苦痛地嚐到過所謂結婚的幸福嗎？這是說，所謂善良正直的男人，在現今的時勢裏，是絕不會有的，何況，你們已經受到過結婚的失敗，所以我並不以為你們的考慮是適當的。」

可是，兩個姊姊都不肯聽從我底忠告，也不徵求我的同意，就結了婚了。雖然是那種情形，我也毫不在意，痛心地依然從我底財產裏，撥出兩個人底費用和陪嫁的金錢。那樣，姊姊們就各自挽住丈夫底手走了；那以後不多幾時，她們底兩個丈夫欺騙着姊姊，拿起手邊所有的一切物品逃走，使姊姊們非常困苦起來。因而，兩個姊姊現出狼狽的神情，含羞地走到我的地方，謝罪一般地說：

「請你不要生氣，寬恕了我們的過失罷。你的年紀雖輕，但以智慧來說，還是你的老練。從此以後，我們不會再想要結婚了。所以，你就是把我們當作使女也好，再收留我們，讓我們度過光陰罷。」

那樣，我就說：

「啊啊，姊姊，你們來的很好。我沒有再比姊姊們可以親愛的人。」於是，把姊姊們收留進來，比以前更親切地接待她們。

那種充滿情愛的生活，整整的過上一年之後，我決心要到外國去，賣掉自己所有的物品，於是，決定先着手預備到巴斯拉去的貨船。那樣，準備好一艘巨大的船隻，自貿易用的商品、高貴的貨物，以及食糧，此外是航海必需的物品等等，都載進船裏，然後，對兩個姊姊詢問：

「我在旅行的時期中，你們一直住在家裏呢，還是和我一起出發航海？」

「一起出去罷，我們不能和你分別。」姊姊們回答。

這時，我就把財產分成兩部分，一半帶在自己身邊，一半交給她們兩個保管。那因為我自己對自己這樣地說過：

「萬一船隻發生了什麼變化，單是身子遇救的時候，祇要能回到家裏，便還有可以依賴的東西度日。」這樣，我便同兩個姊姊趁上船隻，繼續地過着幾天



幾夜的航海生活。

然而，因着船長的不注意，錯誤了航路，船載住我們到處迷茫，終於駛進全然出乎意外的海

洋裏去了。當然，在開始的短時之中，還完全不會知道那種情形。大約過了十天，船趁着順風駛行之際，担任瞭望的水夫找尋着船長，直跑到船桅的頂上去，大聲喊叫：

「好消息哪！」

那時，船長也高興地下來，說：

「看到了一座城市，好像和鴿子的形狀一般呢！」

我們聽到這個消息，也大為高興。到黃昏的一個小時以前，已經開始可以看到有城市的建築，平坦地出現在遙遠的那邊了。

「那城市，是什麼地方呢？」

我這樣問時，船長就回答：

「我完全不知道，總之，那城市，我到現在為止從來沒有看到過，首先，到這海洋裏，我從出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呢！可是，總而言之，已經免去危險，駛到安全的地方來了，以後祇要把商品卸到陸地上，可以賺錢的話，賣去它掙些利益，如果不然，就在這裏停留兩天，載些食糧，再開始出發就是了。」

那樣，我們就到了海港，船長上陸到城市裏去，過了好一會之後，方才回來，這樣地說：

「好罷，你們且到城市裏去，看一下神明加在造物身上的可驚的事業罷。不過，希望你們舉行禱祈，要別去觸犯神明底正當的憤怒才好！」

因此，我們就從船上下去，走到城市去，首先映到眼睛裏的，是那站在城門前的男子們，手裏握着桶板。但是，走近去看時，怎樣呢，那不是些觸犯神怒而變成化石的人們嗎？再走進城市裏而去時，這城市裏的居民，都已經變成黑色化石，看不到一幢住人的房屋，也根本沒有一個在燒火工作的人。我們底眼睛裏看到那種情形，不覺感到很是可怕，但那以後走到市場去看時，却

又見到各處都散亂着物品和金銀的錢幣。於是，我們愉快地說：

「這裏面一定有什麼深奧的神祕，是不會錯的。」

那以後，我們各自依照自己，分開了走到各條街道裏去，同船的朋友和同伴們都毫不他顧的，拚命地爭先拾取財寶、貨幣、以及值錢的物品。而我呢，獨自走進建造得堅固異常的宮城，穿過黃金的宮門，跨進國王底宮殿看時，那地方陳列着金和銀的盆盤，國王自身和廷臣、太守、藩侯、以及宰相們坐在正中，各人都穿着華美的服裝。略微走近一些去看時，國王是坐在滿嵌真珠與寶玉的豐艷的王座上，那些侍從所穿的金地的服裝，都一一飾上星也似地閃爍的各種各樣的寶石。國王的周圍，站着五個白人奴隸，穿的是各色絹綢的衣服，也握住出鞘的刀。可是，當更走近去看時，啊啊，那又是爲了什麼啊，任何一個人都是黑色的化石。看到這種情形，我底頭腦不覺有些紊亂起來，但依然鼓起勇氣，進向裏面，走到後宮的大宮殿裏去了。大宮殿的牆壁圍有黃金條紋的毛絲絨氈，地而上舖的是邊緣縫有金色花紋底花邊的絲絨氈子；這地方坐着的，是穿上衣裾鑲有嫩珠的衣裳的女王，長身地靠在椅上。女王底頭上戴着即使改作指環也不會低劣的，各種寶玉鑲嵌成的花冠。頸上是連有領襟和頸飾的首飾。這些服裝和裝飾雖是極其自然，但女王也是觸犯了神怒，變成黑色化石的形狀。偶然再看時，看到一道開放着的門戶，就再向前進行，那門的裏面有一道七級的步階。跨上那步階，走到一間屋子裏，鋪着大理石，圍住金絲的毛氈，也鋪上金絲的絨氈。屋子的正中，有一座嵌着真珠和寶石，翡翠雕出瘤形的杜松木王座。內部的牆壁那面：是一間寢室，掛着縫有真珠的門帷，有隱約的光從裏面透將出來。因此，走過那邊去看時，那光是寢室內側鏤嵌着與象牙的臥床上，另嵌着的一顆鴉鳥底卵那樣大的寶石中發出來的。這寶石猶如太陽那樣地輝煌，把光線向廣大的四方照射。所謂臥床，也由各色種類的絹布披覆，那種豪華與麗美的情形，使看望的人不能不爲之瞠目不已。我看了這樣景狀，非常地吃驚，

但更覺驚訝的，是這地方還有剛點上火的蠟燭。

「一定有誰點上這枝蠟燭，是無疑的了。」我在心裏那樣地想。

然後，從這寢室走到廚房，又從廚房走到酒倉，再進向國王的寶物倉庫。

這樣，從這裏走到那裏地挨次的到處行走，在王宮裏面的各處探望。我在驚奇中忘去了自己，驚嘆着眼前這些看到的事實，正在深深思索之際，終於到了夜間，因而，要想回去的當兒，却迷失了原來的進路，在沒有辦法之下，就以蠟燭底光當作目標，回到剛才去過的寢室，在臥床上坐下身子。那時，我反覆地誦唸了一二節古蘭經典以後，拉開毛氈想要睡覺，但是，興奮的心却難以安靜下去，以致無論如何睡不成覺。

那一夜直到夜深過半的當兒，偶然側起耳朵傾聽時，聽到不知道什麼地方，有人用爽朗而抑揚的音調，正在誦讀古蘭經典。我不覺翩然的坐起身來，細聽那打破周圍沉寂的聲音，依照着音浪向前探找，直走到門戶半開的廁所附近。在那兒我找到了間隙，對那認為是目標的屋子裏窺望，哦哦！那是一間很小的祈禱室，壁龕上點着兩枝蠟燭，天井上也吊下了一盞油燈。這間祈禱室也舖有祈禱用的氈毯，那上面坐着一個眉目清秀的青年。青年前面的臺上，翻開一冊古蘭經典，而那青年正在熱心地誦讀。我在變成化石的全市居民之中，看到這個唯一生存的青年，不覺大吃一驚，因而走進裏面對他打過招呼，那青年也抬起眼來，對我行了額手禮回答。

於是，我便這樣地說：

「對你所讀的古蘭經典底真理起誓，請你回答我要問的事情罷。」

青年現出微笑，看住我說：

「啊啊，神底侍女，先請你告訴我這裏來的理由罷，那樣的話，我也會把這城市的人民們身上所降下的事情，以及祇有我獨自一人免去這城市人們的命運底經過，完全都對你說明了。」

因此，我就把自己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青年睜圓眼睛，現出吃驚的樣子。接着，我就問他這城市的人們底事情，青年說：

「啊，我的姊妹，請你略等一會罷。」

說了，他恭恭敬敬地把古蘭經典開起，收藏在緞子的口袋裏，叫我坐在他的近傍。我接近青年，看到他的樣子，不覺又驚訝起來。那該說是和滿月一般的吧？他那秀美的臉龐，雄偉壯實的軀體，和高大身材互相勻齊的姿態。假使要比喻的話，那該和下面所唱的聯句非常吻合，有差酒韻糖（Tonbon）或是糖點那樣的感覺——

賢人窺望星星的時候，

就出現了清秀的青年容貌，天體的構圖，

大空張開黑色的眼，對那青年眺望，

染了那髮辮的頭髮裡，以西羅的磨石之色。

火星染上紅顏，弓手星座中眼放射出

閃閃燦爛的箭。

青年底傑出的智慧，當作水星的結晶，

出自大熊星座附近的，看去隱約的星星，

——那沙哈的溫和的庇護之下，

遠避開人們的威脅，憎惡的眼，

看到這幸福之子，賢人不覺爲之吃驚，

就在那青年足下的地面，明朗的地面上，

同着月亮一起接吻。

——至高的安拉替這青年穿上多麼優美的衣裳，而又在他那臉頰上裝飾了多麼齊全的美和豐饒的
愛啊！那正如詩人唱的同樣地——

我起誓，由於那散發馨香的眼臉，和那秀美的腰

由於持有魔法底棘刺的那枝弓箭

由於那看腹底柔和的微小，和眼光眨動時的閃光

由於那宛如眩目的正午之光的額，和那黑髮的夜晚

由於那使潛視者踟躕，還有，也會發下命令與禁忌

常常配合着喜悅與悲哀的睫毛

由於那修飾着面頰的薔薇，和桃金娘的花朵

由於那在櫻唇底花壇上開放的風信子，和在微笑中漏洩的真珠

由於那柔和地傾側的頸頸，

和按上一對西番蓮實的、豐艷的胸膛底曲線

由於那每逢走動便誇張地顫抖的、軟綿綿的臀部

由於那載有無比纖腰的臀部

由於那肌膚紺織、以及不淨的妖精

由於那齊備着明朗與親切的美態

由於那永遠張開的手，由於那舌根的爽直

由於那祈禱着的尊貴的血統、和崇高的地位，我起誓

連那麝香也將由你借去喜愛的香味散放，

而龍涎香底氣息，也未能比你更爲芬芳，

猛烈的太陽將淡去它底影子，在我底戀人之前，

即使沒有日光罷、也可由你剪下的指甲屑末，分辯出事物。

我單是看到一眼，也透上了千次的呼吸。我底心被他所吸引住了。因此，我便對青年說：

「啊，我底君主，賢明的人，請你把我問的事情，告訴我罷。」

青年就這樣地說：

「好的。哦，神底侍女，實在說，這城市是我父親底首都，那個觸犯神怒變成化石而坐在那座裏的國王，是我底父親，你在寢室裏看到的女王，是我底母親。自雙親以及這城市裏的市民，都不是崇敬全能的安拉的人民，而是信仰拜火的馬齊教徒，常常對火、熱、影、光、以及日夜迴轉的天體，舉行祈禱的。我底父親在多年以來，沒有孩子，到了晚年，方才出生了我。那以後，父親直到我長大成人，對萬事都有成功希望的時期爲止，週到地撫育着我。可是，幸運的是，在我們家裏住着一個老年人的回教徒的老婆子，虔心地敬仰着安拉以及安拉底信徒，但從外表上看來，都和家裏其他人們底宗教，很能融合。父親也以爲她是個可靠的女人，所以由一到十地信任着她。何況，從開始的時候起，就以爲她是個同一宗教的人，以致對她的信任也日益加重起來了。到我年齡相當大的當兒，父親就把我託給老婆子，這樣地說——

「你接受這個孩子，注意地授他教育，教給他我們的宗教底教義，希望你能授給他良好的教育，一方面，也希望你能目不離睛地監督他。」

「於是，那老婆子把我接受過去，把那神聖的戒齋沐浴底教義、日常舉行的五條祈禱底教義等等之中，教給我唯一真宗宗教的教理；也使我暗誦古蘭經典，一方面常常對我叮囑——

「『除去全能之神的安拉以外，不能對旁人說出信仰的話！』

「到了那知識大概已經習得的時候，老婆子就偷偷地對我吩咐——

「『啊啊，孩子，這事情對爸爸要守祕密，不能說出任何一句，不然的話，要被爸爸殺死的！』

「因此，我就依從她的話，瞞住父親，直到老婆子逝世以後，還是隱祕在自己底心中。然而，城市裏的人們愈加表示出不信仰而又驕橫的態度，也做出更行錯誤的行為來了。

「有一天裏，人們正照平時過着光陰的時候，突然地，聽到了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可怕響響在震響，用雷鳴也似的聲音高聲地嘶喝：

「『城市裏的人民，你們要放棄拜火教，信仰慈悲深切的神明安拉！』

「這聲音不分遠近，每一個都聽到了。聽到了這種聲音，城市裏的人民便在恐怖中顫慄，成羣地擁到父親的地方來（因為父親是這座城市之王），這樣地問：

「『現在聽到的那種聲音，究竟是怎麼一會事呢？因為過於可怕，都在戰慄呢！』

「父親就對他們回答：

「『聽到一些聲音，決不可動搖堅固的心意，或是更改正當的宗教！』

「因而人們也就信從父親底話，依舊繼續崇敬那拜火教，自從聽到那聲音以——整整一年之間，還是盡量地作那叛逆的行動。這樣，到了第二年的同一個日子裏，重又聽到同樣的聲音，第三年的開始又是第三次，總之，每年都可以聽到一次那種聲音。雖然如此，城市裏的人們也依然並不停止邪惡的行為，終於到了有一天將要黎明的時分，天底審判與憤怒突然間降落到他們的身

上，受到安拉的譴責，人類是不必說了，甚至連家畜們也都全然變成黑色的石塊，除去那時正在舉行祈禱的我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够避免這種刑罪。自從那一天以來，直到今天的現在為止，就像你看到的這樣地，我就不絕沉溺在祈禱、斷食、以及誦讀古蘭經典之中，實際上，根本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對手的人，儘是獨自一個孤單單地，過着厭倦的生活。」

那樣，我就對青年（實在的，這青年已經佔有了我底心，成爲我底生命與靈魂的主人了）說：

「唔，我說，你可有意思和我一起到巴格達德市去，訪問那些神學博士、法律學者、和神學者們，來增長你的智慧和分別以及神學的知識呢？假使你有意思去，現在站在你前面的我就成爲你底侍女；雖然你也是個一家的主人，使用着許多男子和宦官、婢僕和奴隸的身分。真的，我在見到你以前的生活，並不甚生活。我現在帶來的，是一艘滿載商品的船隻。實在的，命運爲了要我親眼看到各種情形，把我送到這座城市裏來，給我們兩個人相會，總該是有着什麼因緣的吧？」

我這樣地使用巧妙的言語，盡可能想要說伏那個青年，也用出種種技巧；終於，使那個青年答應下來。

那一夜，我就躺在王子的腳邊睡覺，但因着過分的高興，差不多連自己在什麼地方，也有些茫然起來了。到曉色開始朦朧發光的時候，我們（那最幼的妹妹對教主繼續說下去）立刻起身，走進寶物倉庫裏，把值錢的東西順手收集起來，然後，兩個人並在一起出了宮城，走向市街，剛巧那時候，碰到來找尋我的船長、兩個姊妹，和奴隸們。他們看到我時，大家都覺得異常快樂，一邊問我爲什麼化上那麼多的時間，我就把親眼看到的經過情形，全部說給他們聽，也把這王子的身世，以及這城市的人民爲什麼全體變成化石的原因，告訴他們。大家聽了都覺得非常驚奇，

可是，我底兩個姊妹，（唉唉，忠良的臣民底君王啊，這便是這兩隻母狗！）看到我和年青的情人相並地站在一起，就因他而對我發生嫉妬，非常地生氣，便打算好異常可怕的陰謀來對付我。

大家等到順風，高高興興地趁上了船，我因為已經獲得非常貴重的物品，所以高興得幾乎不住歡躍，但是，無論怎麼說，最最使我愉快的，當然還是那個王子。

等了不久之後，發起異常順利的風向，我們就張起船帆，開始出航。

且說，當我們坐在一起談話的時候，兩個姊妹就向我問話：

「你把這位秀美的青年，究竟打算怎樣呢？」

我回答：

「打算把他當作丈夫。」

然後，我又轉對王子那邊，說：

「噢，我說，我有一個要求，無論如何，希望你不要拒絕。所謂要求，是這樣的：我到了出生的故鄉巴格達德城市，想要和你舉行神聖的結婚儀式，當作你底侍女，貢獻出我底整個生涯。那麼，你便是我底主人，同時我也成爲你底妻子。」

王子也說：「那好極了！你是我底妻子，也是我底愛人。我對於你要做的任何事情，是決不反對的。」

這樣，我又對姊妹們說：

「這是我所獲得的寶物，我單有這位青年，已經是充分的了。能使我的財產增長的人，無論那一個，都可以把那當作是自己的利益，用不到客氣。」

「真是欽佩極了。」

姊妹們雖是嘴裏那樣地說，但實際上，却在肚子裏進行黑心的陰謀。

船不絕地趁着順風前進，終於從危險的外海駛進安全的內海，幾天之後，便駛到在黑閣中也清楚地可以看到浮現着的巴格達德市街底建築物的地方了。然而，就在那一夜，睡到床裏，正在沉沉熟睡之際，兩個姊妹偷偷地過來，把我連臥床抬將起來，拋進海裏去了。那以後，接着把王子也同樣加以處置，可是那不懂游泳的王子，不到一會便已淹死，神明就將王子底名字，當作一個崇高的殉教者而記憶下來。我雖在出乎意外之中，也快要和王子同樣地淹死的當兒，却由神明救助了我。因而，當我突地驚醒轉來的時候，發覺到身子浮在海裏，而船已像雷光也似的迅速地駛到遠方去了。那時，神明在我的前面，投下了一段木材，我抱住那段木頭，委身於波濤的泛蕩，結果，被波浪拋擲到一座略微高聳的無人島底海灘上面。我爬起身來，全夜地在那島上到處走走。

夜色開始黎明的時候，看到眼睛裏的，全是些人所不能行走的，想像不到的高低不平的道路。那以後，也發見到這是和連接在小島和陸地之間的，可以通到淺灘上的道路。我等到太陽上昇，立即在滿照日光的地方，展開潮濕的衣服曬乾，吃了野生在島上的果實，喝了水，充實了肚子，然後依循淺灘上的道路，一直走向陸地。

然而，當走到再二個小時就能進入街市的地方時，那又怎麼呢，正對面有一條椰子樹那樣粗的大蛇，左右地蜿蜒着軀體，垂下有九吋光景的舌尖，沿着土丘邊緣，狼狽地逃將過來，直竄到我的近前。這大蛇被還不到兩枝槍連在一起那樣長度的，軀體細小的龍所追住，不絕的左右地奔騰着軀體，拼死也似地逃遁過來，終於，龍咬住了大蛇的尾部，大蛇流着瀉一般的淚水，痛苦地伸出舌尖。我看了，覺得大蛇很是可憐，就拾起身旁的石塊，心裏祈求着神明的援助，對準龍頭，盡力地拋將過去，龍却就這樣被我打死了。這時，大蛇在兩側長出翅膀，霎時間飛上高空，頃刻之間消失了影子。茫然發呆的我，就暫時時間在那地下坐將下去，因為感到異常疲乏，就這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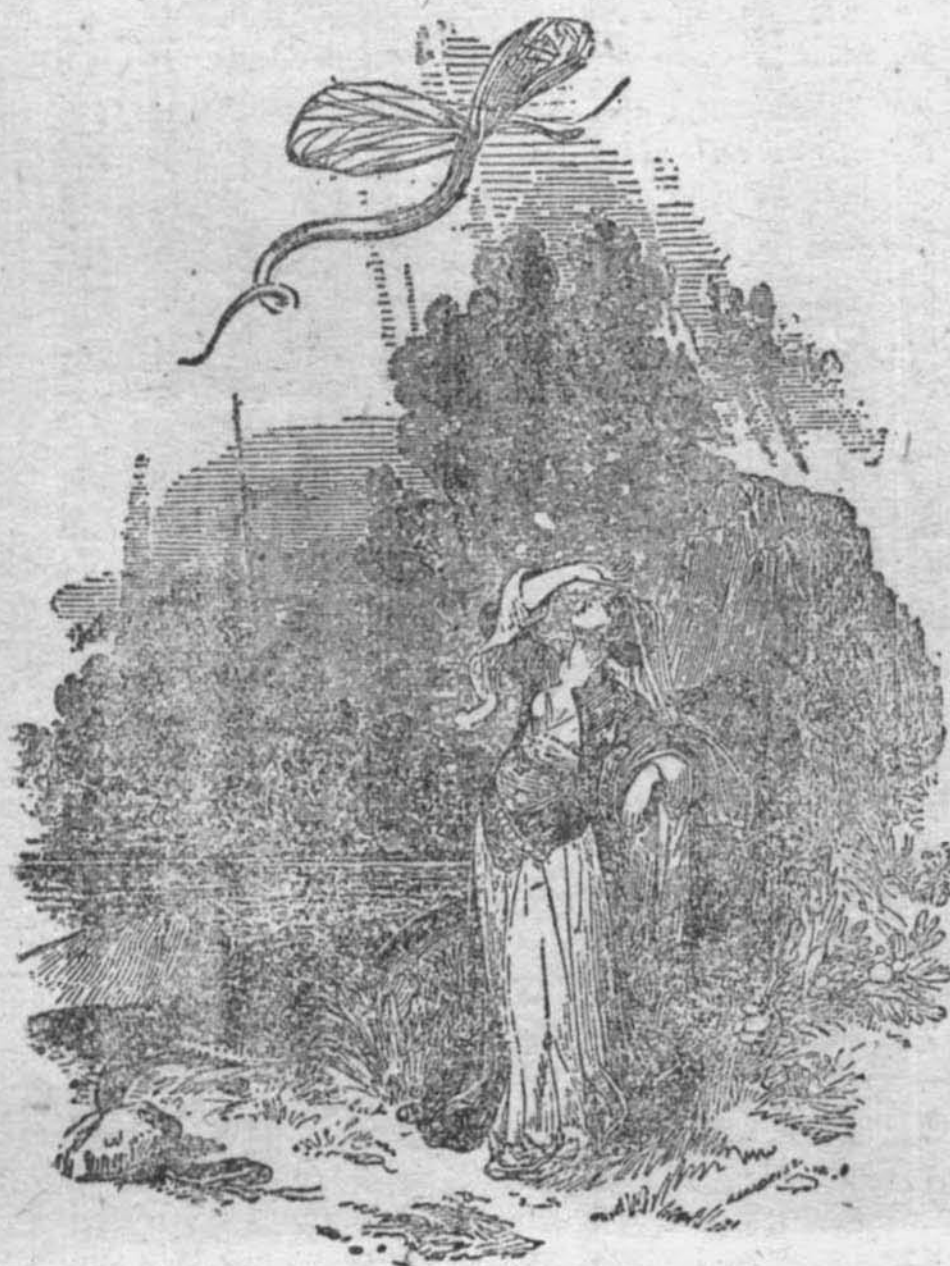
昏昏沉沉地睡熟過去，短時中就在那地安睡起來。

回醒過來睜開眼睛看時，一個穿着漆黑衣服的女子，坐在我的足邊，正在替我揉摩雙腳；而她的旁邊，還站住兩隻黑色的母狗。（唉唉，忠良的臣民底君主啊，那便是我底兩個姊姊。）我因為她那樣親切地待我，覺得很不過意，就站起身來，對她詢問：

「啊，你，你是那一位？」

那個女人說：

「你是多麼會忘記事情啊！我是剛才承你殺死敵人，受到你大恩的那條大蛇，是你借着神明的援助，從那龍的危害下救助出來的大蛇。我，實際上是個女魔神，而那龍是憎恨我的魔神。因而，除去你以外，沒有一個能够救我的人。你把我從魔神底手中救出之後，我立刻乘風飛到你底姊姊們把你拋到海裏去的那艘船上，把船裏所有的東西，全部搬送到你底家裏。然後，命令侍從馬里茨把船沉沒，再將你底兩個姊姊變作兩隻黑狗。那因為你和你底姊姊之間所發生的事情，我是



完全知道的。但是，那個青年呢，却已經淹死了。」

女魔神一邊這樣地說着，一邊拉住我和兩隻黑狗，正以為她在飛上去時，眨眼之際，却早已在我那傾斜的屋頂上降落下來了。屋子裏面堆齊了我底船中的物品，並沒有任何一件損失。這時，女魔神這樣地說：

「就是對所羅門（祝他平安！）底雕印指環起誓罷，無論如何，你在每天之中若不把這黑狗每隻都鞭打三百，我就會再到這裏來，把牠們永遠地監禁到地下去的！」

「遵照你吩咐的辦理就是了。」

我這樣回答之下，女魔神就立即飛走了。可是在飛行之前，又叮囑了一次：

「對創造地中海和印度洋兩片海洋的神明底聖名起誓，（這是我第二次的起誓。）你如果有什麼違反我的時候，就立刻會到這兒來，把你變成和姊姊們同樣的形狀的！」

唉，忠良的臣民底君主啊，從那以來，我流着淚水，直到混着血斑，把這兩隻狗依照約定的數目，一點也不忘懷地鞭打。有時也覺得很是可憐，但兩隻狗也知道那責罰的原因並不是在我的緣故，所以非常服從。這便是我能說的我底身世了。

教主聽了這稀有的談話，不覺睜開驚怪的眼睛，於是又對查法爾暗示一下；查法爾便對第二個開門的女郎詢問：

「你身體上底那骯髒的痕，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呢？」

這樣，女郎就開始說話——

開門的女郎的故事

啊，忠良的臣民庶君王，我當然也有父親，幾年前遺下許多財產去世了；我在短時間獨身的過着生活，不久之後，就和當時的一個被稱為財主的人結了婚。經過一年之後，他也死了，根據古蘭經典底神聖的承繼法，拿到八萬塊金幣的遺產。這樣，我在一時之間成爲一個富裕的人，曾經購置過十次足值千塊金幣的衣裳，那傳說到處在人家底口頭上喧騰。

有一天，我正坐在家裏，進來了一個老婆子。她下巴很尖，顴骨低陷，眼睛細小，眉毛幾乎全是燎痕，頭上好像沒有一根頭髮那樣地尖禿，牙齒不是污垢，便已落脫，頭頸不住嗦嗦攪動，麻臉上還垂着鼻涕，僅有的頭髮也像有黑白斑點的蛇，真可說是生着可怕的面貌。歌人對於這種形相是這樣地歌唱的——

好個不吉的鬼婆，罪惡實難容赦，

即使你要斷氣，也不會有人對你可憐；

提起惡計，鬼婆祇要一根纖細蜘蛛絲，

連個強逃遁的驢馬，也能一手帶起。

而另外一個詩人是這樣地歌唱的——

若和這鬼婆相比，惡漢倒有着良好心田，

還以為任何計策，都是正直的主意，

這鬼婆正是：殘酷的餓鬼、女妖、淫婦、女纏婆！

那老婆子搖搖晃晃地進來，在我的前面的地上接過吻，這樣地說：

「我家有一個沒有了雙親的女兒，今天晚上要舉行結婚儀式，打算替她換上七次衣飾，再讓她嫁到新郎那兒去。我們是些在這城市裏沒有親人的，可憐的旅人，因此，不知道心裏有多麼難受。所以，希望你發些慈悲，可不可以請求你參加這個儀式呢？祇要聽到你也出席參加的話，那麼，這城市裏的夫人們，一定也肯全體出席的了。那樣的話，就可安慰一下女孩兒的煩惱。女孩兒已經痛心得幾乎失去神志，以為除去神明之外，是不會再有可以求託的人，因而很是懊費呢。」

她那樣說着，在我底腳上接吻，唸出下面那樣的聯句——

在你美麗的容貌之前邀請，

你如能參列我們的宴席，

便是給我們深切的恩義。

假使你不去時，

又有誰能代替？

那時，我覺得很是可憐，就說：

「我答應你了。不，不但如此，還可以替你担任一些對新娘有什麼幫助的工作，首先第一，先讓新娘穿上我底衣裳、服飾和寶石，再到新郎的前面去罷。」

老婆子非常高興地低下頭來，一邊在我底脚上接吻，一邊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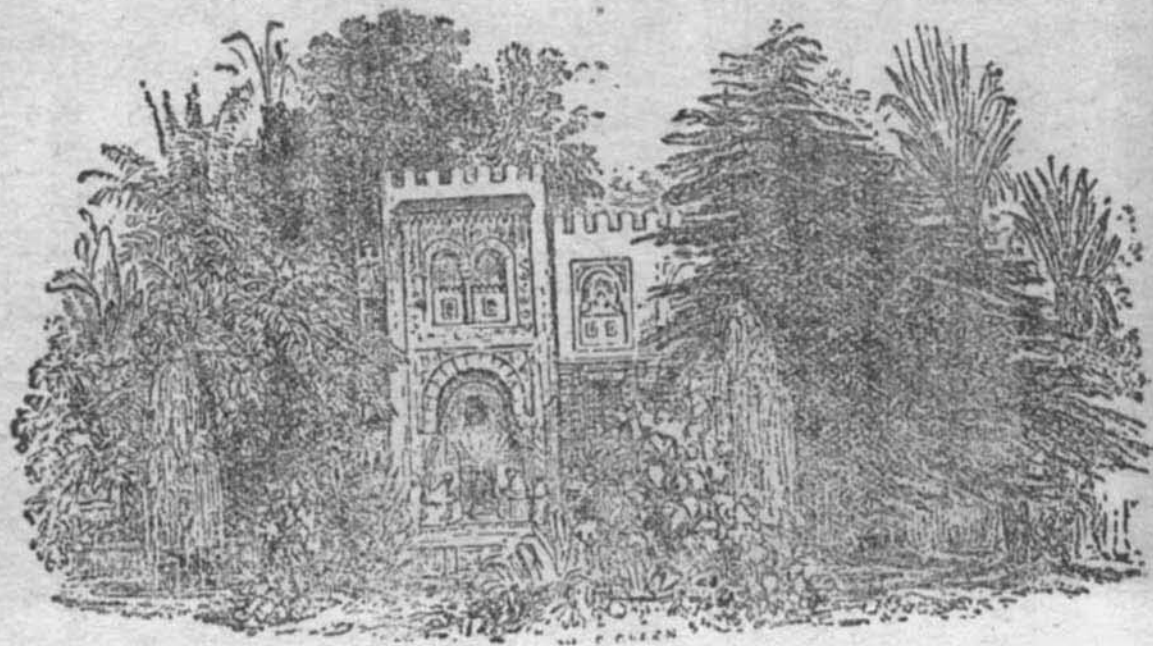
「祈望安拉賜給你幸運，就像你使我安心那樣地，也使你平安愉快。不過，太太，時間並不是在現在，請你在晚餐以前準備好一切就是了。我會再來迎候你的。」

說完，又在我底手上接了吻，然後回去。我一點也沒有留心到那眼前正有什麼命運在等候我，穿結起真珠，着上錦繡的衣裳，化過粧；當我預備好所需的一切時，突然，那個起先來的老婆子出現了，嘻嘻地笑着站在一旁，終於又閃出牙齒笑將出來，一邊說：

「太太，城市裏的夫人們也肯參加了，當我告訴她們，你也肯出席的話時，大家都非常高興，正熱心地等候你的光臨呢。」

於是，我披上面紗，吩咐侍女跟住，隨着老婆子行走，不覺走到撒過水，也打掃得很清淨的，而涼風吹得人覺得舒暢的路徑上了。那路旁，有一道基石砌得很堅固的，更設有大理石的圓天井的門廊。那門廊裏面，又是多麼壯麗的宮殿，而聳立的尖塔頂，也高昂地插入雲層裏面。留心看時，那進去的門扉上，還刻有這樣的聯句——

我正對永久的「慈悲」微笑，



在世間所有的『喜悅』中居住；

這內庭中央的清淨的噴泉正在噴激，

無論淚水和煩惱也未能將它染污，

用紐曼王因愛而賜與的種種花朵：

桃金娘、水仙花、加密爾菊、美麗地陳飾周圍。

老婆子在那掛有黑色門帘的門口站立下來，
噤噤的叩着門，門輕輕地開了，出現的是鋪有絨氈的門屋，
輝煌地點着吊燈，使人眩目的飾有寶石和貴金屬的大燭臺上，
也燃燒着蠟燭。我們走過這兒，
跨進客廳裏去，那裏面的富麗的情形，幾乎要令人不以為是在這世間。
整個屋子裏的牆壁和地面，都張上絹布，裝在樹枝上的提燈和細蠟燭，
燦爛地排成兩列；屋子的上首，連接着一條走路，
那前端放着一張滿嵌真珠和寶石的臥床，用木春菊花環裝飾起來的緞子蚊帳，
上面按着華蓋。我正在呆呆地觀望時，不多一會，一個年輕的貴婦人從那兒走出來了。
這樣，哦哦，忠良的臣民底君王啊，我不覺對她那比滿月底姿態更美麗的，
像詩人所歌唱的那樣地，遠較曙色更形輝耀、而氣色比蕃紅花色更柔美的容貌，細細地注視起來——

眺望你在宮居步行的綺麗的姿態，

猶如基斯拉、或是凱薩之夜的新娘。

正如龍底血在奔騰，

在薔薇色的一頰上，飄揚着薔薇花底香氣，

對那白髮、鬚洋洋的夢也似的眼睛，

蘊有着恍惚的，戀之甘味。

憎惡的，額上掩住的頭披，

隱去了朝晨的光，覺醒了該咒咀的夜。

那美麗的女人走向我這面，一邊這樣地招呼：

「承蒙你的光臨，我真是非常高興。我底可愛而又親切的姊姊！我多謝你底光臨！」

然後，她誦出下面那樣的聯句——

知道你的到來，

我家是多麼歡欣！

願在你腳邊的塵埃上接吻，

如果牆壁生有唇舌，它將說：

「歡迎，歡迎你的光臨，

幸福的人啊，祝你光榮。」

於是，她坐將下去，說：

「我的姊姊，我有一個兄長，他曾經在每次的結婚宴席，以及節日的儀式上看到過你。兄長雖是個比我更秀美的青年，但對於神明庇佑的，你底無可比擬的美貌，發生了瘋狂一般的戀情。

因而，把銀錢送給老婆子，請託她前去找你。那老婆子想出能和你見面的機緣，也就是說，想定了現在的這種方法。兄長知道你是一位貴族，但兄長本人也正是貴族。兄長設法想使我能和你成

爲伴侶，更希望實行神明的命令，能够高興地同你結婚。依從神明的命令，進行正當的手段，總不會是什麼羞恥的事情吧？」

我聽了這話，方始知道我已投進他們巧妙的圈套裏面了。可是，我也就這樣回答；

「我接受你的意思。」

她非常高興，立刻拍着她底手掌，這樣，門開了，一個青春秀壯的青年，穿着華貴的衣服，從門裏出現。那是個清秀、可愛、調和得無從比喻的傑出的美男子。那面貌使人恍惚，眉毛猶如按上箭矢的弓弦，那眼睛比神明底眼目還要喜悅，有着在他底魔術之下，無論是誰也不能不被吸去心神那樣的美。詩人底詩，正像是在歌唱這種青年的一般——

那臉龐猶如新月，皎潔地輝煌，

命運之神將用真珠代替黑子，加以修飾。

而神明也會唸過這詩人的言語——

願這樣清秀的容貌，永有幸福，

祝創造這樣異彩的神，有悠久的光榮，

在一身之上已蒐集起諸般美麗，

在他的愛之光中，甚至掩沒了人底道路，

他是美之精，那額上顯示着：

「我可作證，這是唯一的秀美之人。」

我看到一眼這個青年，心就被他吸住，終於對他發生了愛戀的情意。青年坐在我的一旁，說了一會話，年青的貴婦人又拍起手來。這，又是什麼事情呢？原來，那邊門打了開來，由僧侶當作證人，帶進來四個財產估計人。於是，他們在我們對面坐下，替我和青年寫好結婚證書，重又退將出去。然後，青年對我這邊說：

「希望我們的夜間能受到祝福。」說着，立刻接下去說：「啊，我告訴你，我有一個條件，希望你能够把它遵守。」

我問他：「那是什麼呢？」

青年站起身來，拿過一冊古蘭經典，說：

「請你對這古蘭經典起誓，此後除我之外，不再看誰，也不將身心委給他人。」

我立即起了誓，青年異常高興地用手圍住我底頭頸，緊緊地擁抱起來，而我底心，現在也充滿了我對於他的愛情。那以後，大家坐到食桌邊去，任意地飲食。雖然如此，我依然焦躁得幾乎要死那樣地，等待着夜的到來。好容易到了夜間，青年把我帶到新婚的房間裏去，在一張床上休息，兩個人不絕地擁抱接吻，直繼續到第二天早晨才止。——這種連呼吸也差不多會窒息起來的夜間，我到現在為止，總是在夢裏也不會見到過一次。

這樣地整整的在一個月之間，度過幸福與歡樂的生活。可是，到了那一月的月終，我因為想走到市場上去，買些特別的物品，就向丈夫要求，他允許了，我就披上面紗，帶着老婆子和女奴隸，走到出賣綢緞的隊商客棧裏去。我在老婆子所誇張着的青年商人底店舖前面，坐了下來，老婆子說：

「這個青年底老頭兒，當他還在孩子的時候，就留下許多遺產去世了，所以這青年有着大量的存貨，因而，你要買的東西，無論什麼都可以到手的。這兒的市場裏，沒有一個人能够比他有的

更多的好的貨色了。」

說着，又轉身對青年說：

「把你這兒的最高貴的貨物，拿出來瞧瞧！」

「知道了。」青年回答。

這時，老婆子對我輕輕地說：

「你要把話說得親近一些才好。」

「我已經對丈夫起過誓，不再對男人說話。」我回答。

然而，老婆子依然不絕地讚賞這個青年，因此，我就厲聲地攔住她的話，說：

「你的這種瘋話，我已經聽够了！我希望的是快些買好東西，早些回去！」

那以後，商人把我需要買的各种物品，全部配齊，正要付錢的當兒，青年却並不接受，而且

說：

「願望這些物品，能够當作今天對於客人的禮物。」

我對老婆子說：「假使不肯收錢，就把貨物退還給他。」

那樣，他就說：「就是一個小錢罷，我也決計不肯收受的。我的出賣貨物，並不是爲了希望

賺到金幣或是銀幣，我祇希望能够接到一個比我店裏任何物品都要來得尊貴的吻，就肯把這些物

品奉送。」

老婆子先對他詢問：「接吻對於你可有什麼利益呀？」接着轉身對我這邊，喊喊地說：「聽

見了沒有，太太？譬如說，你給他接了一次吻，能够得到所要的東西，那不是沒有什麼損害的

嗎？」

「這種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難道你不知道我會經起過誓嗎？」

「啊！你輕一些，單是給他接一次吻呀，既不是對他說話，又不是偎倚到他底身上去，因而不致違背誓言或是損失金銀，所以就是這樣地做了，也不會有什麼災禍的。」

因為老婆子用盡所有言語要想把我說服，終於使我也以為接吻是毫無關係的事情，結果在心中潛進了惡魔，對準陷坑把頭伸將進去。這樣，起先我以為無論如何不能答應的事情，也會輕易地允許下來了。於是，閉起眼險，把到現在為止隔開人家和我自己底面紗下裙，揭到上面，而那青年就將他底嘴唇湊近我底面頰。然而，不知道青年爲了什麼緣故，狠狠地咬住我底面頰，啃破我底皮肉，從那傷口上淌出血來，我也就此昏厥過去了。

老婆子用她底手臂支住我的身體，等到我恢復神志的時候，那店舖已經關起門堂，老婆子一邊就心我的身子，一邊這樣地說：

「不過還得感謝神明，幸而沒有發生更兇惡的事情。現在趁這事情未被人家知道之前，回到家裏去罷。怕怕地回到家裏，你得裝出生病的神色，躺到床上用被服蓋起來罷。我去替你拿治癒傷痕的藥，那麼，至遲三天，就可以痊癒了。」

她這樣說了，我好不容易才站立起來，在極度的失望與恐怖之下，駭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於是，緩緩地回到家裏，藉口說是生病而躺倒床上去。到了晚間，丈夫走到我底房間裏來，對我問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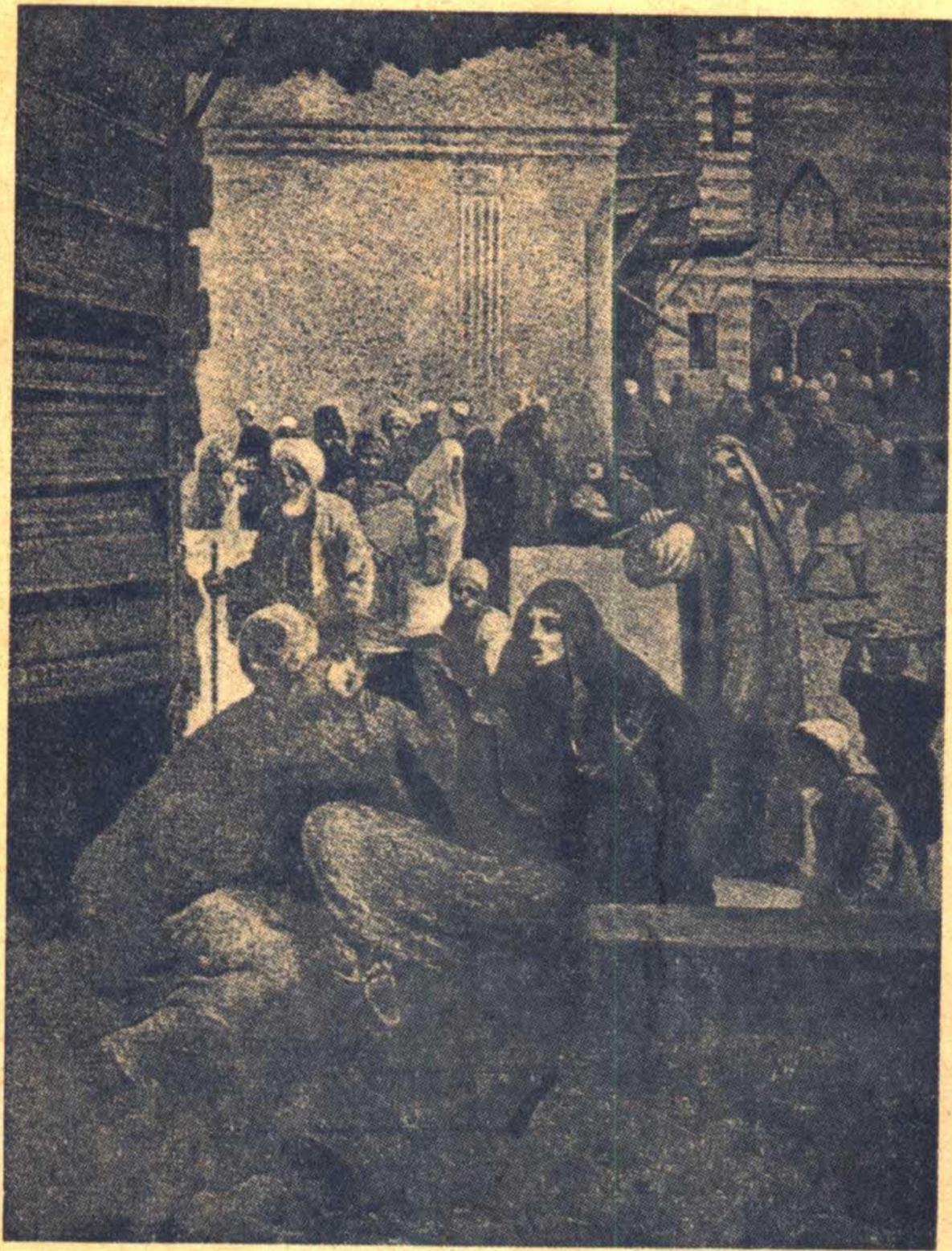
「你今天出去，可有了什麼事情嗎？」

「心情有些不舒服，因為頭腦非常地痛。」我這樣回答。

丈夫拿過蠟燭，細細地眺望我底臉龐，然後問我：

「你底面頰，在這柔輦的地方，有着傷痕，那是爲了什麼緣故啊？」

「今天得到你的允許，出去購買東西的時候，那載柴枝的駱駝碰到了我，挑破了我底面紗，



也擦傷了我底面頰，因為那條街路很是狹窄。」我回答。

這樣，丈夫生氣來，怒聲地說：

「好罷，我去告訴都督，叫他把巴格達德的買藥人全都科處絞刑就是了。」

「啊，不，不！那又何必責備他人呢，實在的說罷，我騎過驢馬，因為驢馬絆了交，把我滾到地面上，那當兒，被棒梢或是碎玻璃那樣的東西刮破的。」

「既然如此，我就到巴爾馬基的查法爾那兒去，把這話告訴他，該會把巴格達德的馬夫全部殺死的。」

「爲着我的受傷，總不見得會那樣地殺人的吧？何況我的受傷，也是神明和命運的命令啊。」

我雖是各種各樣地辯解，丈夫却說：

「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寬恕的！」

一方面，他還說出各種的話開始攻擊，我結果變成胆怯地說不出回答的話來，祇能說：

「這不過是神明的意志啊！」

我這樣說時，嗚嗚，忠良的臣民底君王啊，丈夫終於逐漸地猜測到事情的真相，就用大聲怒喝：

「嘿，你該是背棄了誓言哪！」

這樣，頓時之間，門開了，出來了七名黑人奴隸，丈夫把我從臥床上拖將下來，吩咐他們拉到房間的正中，不但如此，還命令一個奴隸將我拷上手銬，架在頭上，再吩咐一個奴隸坐在我底膝上，替我套上腳枷，然後親自拔出劍來，交給第三個奴隸，說：

「沙特，打這個女人，然後，斬成兩段，每段都替我丟進底格里斯河裏去，給魚做食餌罷。」

背棄誓約，違反愛情的東西，就得有這種報應！」

說着，更加忿怒起來，誦唸出這樣的聯句——

賤人，你應知何謂戀情，

不然，你會殺死戀情，也因戀而絕去生命。

唉，靈魂啊，你遠不如死，

可咀咒的，兩人底徒然的戀！

丈夫重又反覆地對奴隸說：

「打這個女人，啊啊，沙特！」

因而，坐在我身上的奴隸，在執行命令之前，彎下身來，說：

「太太，你說出你信仰的供狀罷。還有，也想一想可有什麼希望，因為這將是你生命的最後時刻了。」

這樣，我就說：

「多謝你，那麼，你暫時下去一會，讓我說幾句最後的話罷。」

於是，我抬起頭來，細細地眺望自身的周圍，注視一下從高貴的身份墮落下來，已變成怎樣卑下而又可恥的身份。也想到由着自行招來的罪而受罰，那樣幸福的生涯現在正將終結，想到這裏，淚水就無盡窮地漾溢出來，終於毫無任何思慮地痛哭起來了。但是，丈夫依然用兇狠的眼光睨視着我，唸出下面那樣的詩句——

告訴你，違反我戀情的叛徒，

你的所爲必須受到報應，
你不誠的戀，該怎樣處置啊，
對言行不符的你，我已欲言無語。

聯句——
忠良的臣民底君王啊，我聽到這詩，格外激昂地痛哭起來，凝視住丈夫那面，朗誦出下面的

我底戀情無心地犯了罪惡，你却冷眼旁觀。

我爲了你，眼臉漲起淚水，睡不成覺，

我的哭訴又復何用，也無從安息。

爲你睡不成覺的，那衆多的夜呵，

不絕地，儘是不絕地，流淌着淚水。

使我締成婚約，也起上誓言，

現在你又罵我是個叛徒。

你不是個不知戀情的幼兒，

世間的智人啊，要請你寬恕！

我要對神明願誓，

我如死去，須在我墓上書寫：

「她爲戀而狂，爲戀而死！」

深情的人若經過這裏，

那胸中的悲哀，將不致隨着前進而消逝。

唸完那三詩句，新的淚水重又湧激出來。但是，無論這詩句也好，這淚水也好，祇是增加丈夫的憤怒而已。因此 丈夫又重新開始誦讀——

你已厭倦，所以離棄了我，

你的不誠，已使我骨肉碎裂；

我們的愛已被惡徒分離，

那罪惡使我難堪，我冀求的是真誠的契約。

丈夫唸完以後，我又哭着求乞寬恕，跪在他的前面，和婉地對他說話。一方面在心裏暗暗地想：「用言語去打動他底心意看罷，那樣的話，即使沒收了我所有的物品，但生命總能獲得赦免的吧？」

因而，我說着各種苦情，唸出這樣的聯句——

你啊，是我底生命，尊貴的生命，

無論你怎樣想要把它切斷，

祇要你知道這些經過，

那破裂戀人們的，違背神聖的意志的，

究竟這原因何在？

我肩負着戀慕的哀情，

心已荏弱，而胸也不堪忍受。

我並不驚駭我底生命、我底靈魂的破裂，

僅不過，我哀求，

在這種悲嘆之下，我底身子已難担負。

我唸完這些詩句，又猛烈地哭泣起來。可是，丈夫狠狠地瞪住我，儘是用骯髒的話咒罵，接着，又唸出這樣的聯句——

你無情地背叛了我，轉向他人，

我若不和你別離，又安能忍受，

你去罷，我也將離開，

正如你戀慕他人同樣地，我可別求新人，

算了罷，快些終了這種悲哀，

這祇能答責你的自身。

丈夫唱完這詩句，又用高聲怒喝奴隸：

「把這女人斬成兩段，快些結果了罷。這種女人已經沒有什麼用了！」

因此，奴隸就走近我的身旁。我不再誦唸詩句，觀念中已失去有救的希望，而致把自己的的一切都委諸神明的意志。這樣，正在這當兒，那個老婆子跑將進來，投身在我底丈夫的腳邊，在那



脚上接着吻，哭着說話：

「看在我長時期撫育你，碎心勞骨的辛苦份上，請你寬饒了這個女人罷。她不是並沒有做過應受到這種刑罰的事情嗎？何況，你自己還是個青年，我恐怕着，她的處死，會不會成爲你底責任呢！諺語說得很好；咒人者兩敗俱傷。這個淫蕩的女人（因爲你是這樣地想的），祇要把她從家裏驅逐出去，忘記她，不是足夠了嗎？」

由着她的哭着警解，丈夫也好不容易，略微平息了一些怒氣，說：

「既是那樣說，就饒怒她罷。不過，必須在她底身體上，替她加上一生之中也不能消滅的記號！」

說着，命令奴隸將我拖倒，剝去身上所有的衣服，推翻在地面上；然後奴隸們按住我，使我不能轉動，那時，丈夫拿過花柶樹的鞭子，用脚踏住了我，連續地在背上和側腹上抽撻，我因爲忍不住這慘烈痛苦，終於昏厥過去了。

那以後，丈夫吩咐奴隸，到天暗的時候，立刻由老婆子帶路，抬起我的身體，去丟到我結婚以前住的屋子裏。

直到天色黎明的時候，我方才恢復呼吸，於是，在傷痕上親自搽上軟膏以及其他藥物，悉心

地休養，但是，雖是如此，也像你們所看到過的同樣地，殘留下鞭打的痕跡。我因着身體非常病弱，儘是睡在床上不能轉身，過上四個月，方始恢復元來的康健，好容易能够起床行動。到第四個月的終了，我就到現在提起過的屋子那兒去，可是，那屋宇早已成了廢墟。而那條路呢，也早已毀壞，有屋子的基地上，更是堆得山同樣高的塵埃。究竟爲什麼會變成這樣情形呢？我可一點也不知道。因此，我就去拜望異腹的姊妹，但出乎意外的是姊妹家裏，養着兩隻黑狗。我打過招呼，把我自己所發生的經過，從頭至尾地說了出來，姊妹就說：

「我說，誰也逃不過『時間』的屈辱，你還得感謝神明，總算獲得了生命。」
接着，她這樣地歌唱——

那雖是在憂愁的現世，

失去財產，也別去戀人，

但望心能堅強，已是萬幸！

那以後，她也說出她自己的所有經過，和兩個姊妹發生的事情，以及後來怎樣的結果。由此，我們就在一起居住下來，這幾年以來，就一直不曾提到過結婚的話。那以後不久，現在的這一個，在修道院裏擔任廚娘的姊妹，也來加入，一起度着光陰。她每天早晨到外面去，替我們購買需用的一切東西。唔，是的，這種生活，直繼續到昨天晚上才止。

這一天的早晨，姊妹照常出去購買東西，帶回來了一個向未見過的脚夫；那以後，又收留了三個托鉢僧，以致發生一些爭論。我們對於他們，曾經親切而又鄭重地招待，可是在夜間，又來了三位風采高雅的，說是從摩蘇爾來的商人，也加入我們一起，說了許多冒險經過。當我們正坐

着談話之際，他們爲着在某件事情上，冒犯了我們的禁約，因此就罰他們說出各人自己底身份。因爲大家都依照吩咐的做到了，也就寬恕他們，各自出去，但是到了今天早晨，却出乎意外地被宣召到這兒來了。這些便是我的經過。

——教主聽到這開門的女郎的故事，不覺張大了眼睛，於是，他吩咐把這些談話，全部記錄下來，保存到教主的圖書館裏去。

然後，教主再對那家的女主人問：

「你可知道對你姊姊施行魔法的女魔神，在什麼地方嗎？」

第一個女郎就回答：

「啊，虔心敬神的君王，女魔神曾經把她底一股髮髮，送給了我，約定：『你要見我的時候，可以燒點這裏面的兩根頭髮，那樣的話，即使我是在羅卡薩斯山的那一面罷，也能够立刻到你這兒來的』。」

教主就說：「把那頭髮交給我罷。」

女的把頭髮交出來時，教主就把頭髮全部丟在火裏燃燒；當頭髮燒枯的臭味正在屋子裏飛揚時，霎時間，宮殿動搖了，在場的人都聽到有雷鳴的轟音，和拍動翅膀相似的聲音。於是，就在那一瞬間，那個原來是蛇的女魔神，突地在教主前面站立着了。

這時候，女魔神穿的是回教徒的服裝，對教主行着禮，說：

「對傳達神道的君王，恭祝平安！」

教主也回答：「也祝你平安，能獲得神明的仁慈和祝福！」

這樣，女魔神繼續說下去：

「這位女郎曾經把我從死中救出，也消滅了我底敵人，對我有過難以報答的親切。但是，因為我看到過她的姊姊們使她受過慘烈的苦痛，所以，無論如何非使她們吃苦，而替她復讎不可。起先，我本想把她們兩人一起殺死的，因為想到那未免使她悲哀，這才使她們變成兩隻黑狗。不過，假使你能寬恕她們，希望她們恢復本來面目，同時也能使你和這女郎愉快的話，那麼，我當遵從你底命令照辦，因為我也是一個回教徒呢。」

教主便說：「既然如此，就寬恕了她們罷。那以後，再仔細地調查一下被鞭子抽打，又被拋棄在原來家裏的女郎的事情。假使這女郎所說的都是真話，就替她對那個使她受苦的男人報復就是了。」

女魔神說：「啊，那麼，我就把這兩個女人解放出來罷，同時，我還可以告訴你使這女郎犯上過失，搶去她底財產的那個男子底名字；他，是你最接近的人呢。」

說着，拿起一杯滿滿的水，對着杯子，唸出誰也不會的咒語。然後，再用這水在兩隻黑狗臉上灑了一些，一邊說：

「恢復原來的人形！」

在這話聲之下，她們頓時間就回復了原來的人形，在大喜之際高聲地讚唱着創造主的聖名。這樣，女魔神又說：

「忠良的臣民底君王，老實地說，鞭打過這個女郎的男人底名字，是阿爾馬馬底兄長阿爾亞明，也就是你底公子。他在傳聞中聽到她底美麗、可愛，就用了巧妙的策略，騙她到手，一邊依法結了婚，一邊使她犯上可用鞭打的罪過。（實際上，那並不是罪過，但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的說。）然而她雖是受到鞭打，其實却沒有應該受打的過錯。這因為有意使她起誓說不能做某一件事情，又說是她破棄了這個誓約而非常生氣，開始的時候，甚至還想殺死她，可是為着恐怕全能

之神，這才像你聽到 的那樣，把她鞭打了事。於是，再把她拾回原來的家裏去。這樣，那以後的事情，你才能從這第二個女郎知道一切情形。」

教主聽到這女魔神的話，方始知道鞭打這個女郎的是誰，就大為驚訝，說：

「啊，讚美神明，崇高而全能的神垂賜廣大無邊的仁慈，才使兩個姑娘從那咀咒和極酷之中救助出來，也使我知道這些姑娘底世上的祕密！此後，就是在我死後罷，也將永記神明底聖名了！」

這樣，他就喊過那兒子阿爾亞明，質問他那作爲第二個女人的開門的女郎底經過的眞僞。阿爾亞明承認那是眞的，於是，再喊過僧侶、證人、三個托鉢僧和第一個女人，以及被魔法禁治過的兩個姊妹。教主開始任命以前是國王底王子的三個托鉢僧爲自己的侍從，而和三個姊妹結婚，替他們定下俸給，不論任何事情都可自由啓奏，更使他們住在巴格達德的教主底官殿裏面。那個受到鞭打的女郎，重又返還給阿爾亞明王子，使兩人之間重新訂立婚約，并且賜給她莫大的財產，也建造華夫的住宅給她居住。教主自己迎娶採辦的女郎當作妻子，當夜就在官殿裏度夜。

第二天早晨，他立刻在後宮爲新妻裝設新房，派遣衆多的侍女侍奉，使她每天能够對任何事情舒適，而不致有缺。因而人們都對教主的寬大和他那出奇的智德，表示感歎。

教主在此後，又把這奇特的故事，毫不遺漏地記錄下來，留傳給後世傳誦。